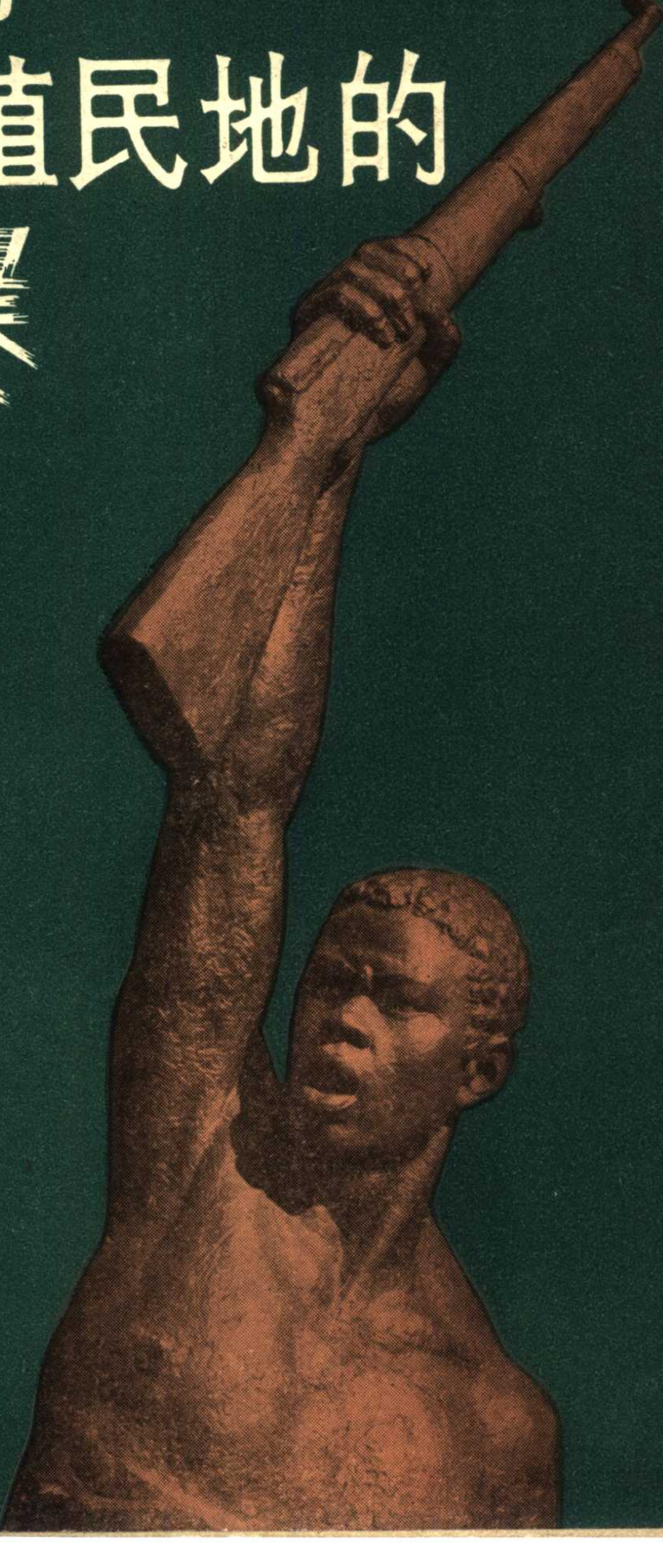
#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



#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

兵　軍等編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北京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

兵　軍等編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0.42元**

1962年8月第一版　1962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4 $\frac{1}{2}$・字数91,000

統一书号 3003・640

# 編者的話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一向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称为“沉默地带”。但是，在这个所謂“沉默地带”，长期以来就酝酿着革命的风暴。在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統治下的葡属殖民地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遭受着残酷的奴役和掠夺。哪里有压迫，那里的人民就要起来反抗。1961年2月，安哥拉的爱国者为了拯救被捕的同志英勇地襲击了安哥拉首府罗安达的监獄。3月，安哥拉北部的人民发动了广泛的武装起义。长期压抑在安哥拉人民心头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武装斗爭的烽火迅速地延烧到安哥拉的中部和南部。安哥拉的人民武装力量控制了广大地区。葡萄牙当局增調大量軍队对安哥拉人民进行血腥鎮压，妄图扑灭人民斗爭的火焰。但是，安哥拉人民并沒有被吓倒，人民的武装力量仍坚持斗爭，給葡萄牙殖民軍以沉重的打击。在葡属几內亚和莫三鼻給等地，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也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葡萄牙殖民者受到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支持。美帝国主义是葡属殖民地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葡萄牙殖民軍用来屠杀安哥拉人民的武器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垄断資本控制着安哥拉的钻石开采和石油勘探权。面对着葡属殖民地人民日益高涨的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支持葡萄牙对安哥拉人民进行血腥鎮压，另一方面也假惺惺地表示“同情”葡

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企图最后取代葡萄牙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美国新殖民主义还施展挑拨离間的慣技，制造和利用非洲人民各部族和各民族主义政党之間的不和，阴謀分化民族主义的力量。美国新殖民主义的阴謀为葡属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是艰苦的，他們还可能经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是，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鎮压和分化阴謀都不能阻挡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洪流。觉醒了的葡属殖民地人民必将逐步团結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謀，最后取得民族独立的胜利。

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国家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我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1961年5月8日，我国首都各界人民举行集会，严厉譴責美葡新老殖民主义者殘酷屠杀安哥拉人民和其它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滔天罪行，坚决支持葡属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我国人民热烈响应亚非人民团結組织书記处关于从6月21日到30日举行"声援安哥拉人民和其它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周"的号召。

我国人民密切关心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我們从中外文图书报刊上搜集有关葡属殖民地的文章和文献資料編成本书出版。书中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的几篇文章，譯自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眞相"一书。为了避免各篇内容重复，有些文章没有全文翻譯。附录部分輯录了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的一些文件。

1962年5月

# 目　录


編者的話 ………………………………………………………… 1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眞相……………………阿貝耳·賈西 1
安哥拉人民为独立而斗爭……… 馬里奥·德·安德拉戴 23
1960年的莫三鼻給…………… 馬塞林諾·多斯·桑托斯 37
"我們拿起了武器"…………………………… 张自忠 56
——訪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記
維里亚托·达·克魯兹

*　　*　　*

烽火中的安哥拉…………………………'B·西兼科 62
安哥拉居民……………………………A·И·索布謙柯 84
莫三鼻給說話了！……………………Л·柯尔涅也夫 91
"葡萄牙"的几內亚將成为非洲的
几內亚………………………………Л·柯尔涅也夫 99


## 附　录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第一次会議的
总宣言和决議 ………………………………………… 105
在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第一次会議上
关于葡屬几內亚和佛得角群島人民解放斗
爭的报告…………………………阿米卡耳·卡布腊尔 阿·佩雷拉 112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党章和党纲 ……………………… 119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党章和党纲 …………………… 130

#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眞相[①]

阿貝耳·賈西[②]

一千一百万非洲人正遭受着葡萄牙殖民压迫的苦难。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面积有二百零七万六百七十一平方公里，占非洲大陆领土的二十分之一，超过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英国面积的总和。这些殖民地的人民被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小国奴役着。

在这些辽闊的土地上，自然条件是极其优越的。这里可以从事农业和发展畜牧业。地下蘊藏着铁矿、煤矿、錳矿、铁矾土，还有石油、钻石、黃金和其他貴重金属的矿藏。

但是，这些自然富源正遭到殖民者的剝削，而非洲人本身却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他們在自己的国土内实际处于奴隶的地位。

## 种 族 歧 視

在欧洲各国之中，葡萄牙是首先在非洲进行扩张的国家，第一个做販卖黑人生意的，也是它。販卖奴隶、武装掠夺和殖民战争，彻底地破坏了非洲社会的经济結构和社会結构。非洲人的土地和財富被掠夺一空。葡萄牙强迫非洲人

① 阿貝耳·賈西著："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眞相"，AUDC出版，伦敦，1960年。——俄譯本注

② 阿貝耳·賈西是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总书記，又名阿米卡尔·卡布腊尔。——中文譯者

繳納“国家税”，强迫他們种植“規定品种”的农作物，还建立了强迫劳动制和輸出非洲劳工。这些殖民者将非洲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都置于自己的全面控制之下。

随着欧洲移民人数的增长，欧洲人对非洲人的歧視也日益增强。很多工作，甚至包括某些不需要任何技术的工作，始終不准非洲人担任。

这些欧洲人或是公开地表現种族歧視，或是用虛伪的言詞进行掩飾。他們从还留在非洲人手中的少数肥沃地区把非洲人赶走，好在那里給欧洲人建立“柯洛納脫”①。他們禁止非洲人成立政治組织、社会組织和工会組织。非洲人連最起碼的人权都沒有。由于联合国宪章宣布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葡萄牙急忙修改宪法，把“殖民地”改称为“海外領土”。这使葡萄牙可以强詞夺理地說，它并沒有殖民地，所以无須向联合国提交有关“非洲領地”的报告。

当非洲人开始觉醒、并展开爭取独立自由的运动时，葡萄牙加强了对他們的监督，并大大加紧了对他們的压迫。葡萄牙在这些殖民地建立了秘密政治警察，加强殖民地的軍队，增召預备兵，举行旨在炫耀“軍事威力”的战斗演习，修建空軍基地和海軍基地，还派遣軍事观察員到阿尔及利亚去研究殖民地战爭的经验。

葡萄牙制定了对付非洲人的战略計划。它还同其他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签訂了軍事协定和政治协定。它向外国公司提供了許多新的更优惠的租借权。

为了对付非洲人的要求独立和成立秘密反抗組织，殖民者采取了慘无人道的鎮压手段。这个世界上最反动的殖

---

① “柯洛納脫”(Colonato)是为欧洲移民建立的农場群。——作者

民国家，不論过去或是現在，都是在“文明和基督信仰”的招牌下进行这一切罪恶勾当的。

这些葡萄牙殖民地中的人民遭到极端残酷的剝削，他們的自然資源陆续受到窃夺。殖民者把基督教的訓誡置諸脑后，拒絕尊重自己的同类，并且千方百計地掩飾“文明使者”所带来的眞实后果。

正当全人类为美好的将来——建立一个和平共处、承认人权、各国人民都享受自由和平等的世界——而进行斗争的时候，葡萄牙殖民者却在准备发动一場新的殖民战争。

## 殖民者的站不住脚的論据

为了掩飾罪行，葡萄牙殖民主义搬出根本站不住脚的理論来替自己辯护。这些理由非常容易被事实駁倒。殖民者所提出的主要論据是这样的：

1、葡萄牙对殖民地享有“历史上的权利”。

事实是：如果指的是“葡属非洲”，那末殖民主义列强之間早在1885年的柏林会議上就对这些权利有过爭論了，可是非洲人从未承认过他們有这些权利。

2. 葡萄牙給非洲带来“文明”的光輝。

事实是：推行“文明”的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一个甚至解决不了本国内部問題的国家，当然談不上使殖民地发展了。

3. 葡萄牙奉行的是“同化論”。

事实是：这一概念无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实际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它以非洲各族人民是“劣等民族”这一种族主义的理論为依据，以非洲的文化和非洲的文明无任何价值为，

出发点。

4. 葡萄牙主张在殖民地建立"多种族的社会"。

事实是："多种族的社会"在法律上是建立在土著居民法——葡萄牙一种歧視非白种人的条例——上面的。这一法令阻碍土著居民同所謂的文明人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使99%的当地居民过着非人的生活。

5. 葡萄牙力求与各殖民地做到"民族統一"（这一概念是为了使葡萄牙脫卸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責任才匆匆列入葡萄牙宪法的）。

事实是：这个概念同地理、历史、人种、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切因素都完全矛盾。它甚至同殖民地法本身，特别是同該法中詳細規定着殖民地和葡萄牙关系的条文互相矛盾。

6. 用薩拉査的話来說：葡萄牙的殖民地充滿了一片"和平气象"。

事实是：在各殖民地，非洲人都丧失了政治权利，并且不能建立工会。非洲人連最起碼的人权都沒有。尽管遍地都是秘密警察，尽管殖民地行政当局肆虐逞凶，尽管士兵和由移民組成的警察残忍凶暴，但是非洲人的爱国組织不論过去或是現在，都一直在积极地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

## 眞实情况

有些人会提出一个問題：难道葡萄牙帝国主义对非洲果眞沒做过一点好事嗎？对近五百年来一直在葡萄牙統治下受尽煎熬的非洲人来說，葡萄牙殖民主义只是一个充滿了灾难的人間地獄。对于别的人，尤其是那些幸而沒受过殖民压迫的人，在回答之前需要先来了解一下事实。

那些确实想知道眞相的人，必須排除葡萄牙对于打算訪問葡属殖民地的人所布置的重重障碍，然后还不要让自己受到矇騙。如果他們能仔細地研究人民的眞实情况，如果他們能了解殖民地內种种事情的全部眞相，他們才能对葡萄牙的“文明的影响”作出眞正的評价。这些人了解眞相以后，才能理解葡萄牙領地上非洲人的极端恶劣的处境。葡萄牙殖民主义一貫剝夺非洲人最必需的生存資料，它对于非洲人的死亡、苦难和屈辱应担負严重的責任。

葡萄牙是个不发达国家，它的49%的居民是文盲。这是在欧洲生活水平最低的一个国家。

像这样的国家，如果还能对哪一国人民給以“文明的影响”，那可眞是一件奇迹了。而且保持殖民主义这种目前正在消失的历史現象，从来也不是奇迹所能决定的。葡萄牙只能給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所能給与的“文明影响”。葡萄牙的影响是一个经济、文化和文明都很落后的殖民国家的影响。

## 经济情况

法令也罢，移民和殖民地行政当局互相配合的实际行动也罢，都是为了使非洲人无法在城市或农村中拥有任何财产。

大部分非洲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实际上都不属于他們所有。安哥拉和莫三鼻給大約有70%的农产品，葡属几內亚的全部农产品，都是非洲农民生产的。但是殖民地当局强迫农民按当局所規定的、人为地压低的价格把食品出售給移民，而且买主还要压低这种价格。

殖民者把非洲人从肥沃的土地上赶走，然后把土地交

給殖民公司，現在这些土地被欧洲人的“柯洛納脫”所占有。例如，在莫三鼻給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即一半以上的耕地——而且都是最肥沃的土地——由占人口极少数的欧洲人所占有。安哥拉的二千五百万公頃耕地之中，大約有二百万公頃的土地是属于几千个欧洲移民的，五分之四的咖啡（这种作物能带来极高的收入）种植园也是属于移民的。移民从非洲人手中夺去大片的土地，然后又利用强迫劳动制逼迫非洲人去耕种这些土地。仅在寬扎（安哥拉）盆地一处，就有十多万公頃土地撥給了欧洲移民和殖民公司。在圣多美島上，几乎全部耕地（可可和咖啡种植园）都属于欧洲人所有。移民和殖民当局用暴力从非洲人手里非法地搶走这些土地。多少万非洲人家庭（仅在安哥拉的凱拉“柯洛納脫”一地就有一万四千多戶非洲人被赶走）被葡萄牙移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殖民公司往往拥有多少万公頃土地。例如，“安哥拉农业公司”大約占有二十五万公頃土地，其中有一万七千公頃是咖啡种植园。“安哥拉钻石公司”获得了壟断开采钻石的租借权。五十七万安哥拉和莫三鼻給非洲人被迫在三十二万公頃土地上种植棉花；在葡属几內亚，殖民当局强迫六万农戶只种花生。

非洲人过着极其貧困的生活，而各殖民公司和移民却大发横財，积累了惊人的資本，并且把大部分資本从殖民地汇走。我們以1957年的数据为例来看看吧。

在这一年，“殖民农业公司”（圣多美島）、“安哥拉銀行”、“安哥拉钻石公司”、“康热拉·普利菲納公司”、“卡塞盖耳农业公司”（安哥拉）、“塞納糖业公司”（莫三鼻給）几家公司所得到的純利，都超过固定資本的49%。如果用这些

收入支付1957年佛得角群島、葡属几内亚和圣多美島社会事业的全部经費，不但綽綽有余，并且还能剩下五千万埃士庫多（合六十五万英鎊）。这笔收入比同年安哥拉国民教育的全部经費还多。"瑪利奥·古尼雅"农商公司（安哥拉）在里斯本建有成片的住宅，价值数十万埃士庫多。这家公司居然还設立了两种"慈善"基金。但是，难道誰能忘記，这些基金是由安哥拉非洲人强迫劳动——实际上是奴隶劳动——中榨取的利潤建立的嗎？

为了維持宗主国衰敗的工业，葡萄牙不但强迫非洲人以高价购买葡萄牙的次等商品，还强迫他們以远低于市場中的价格向移民收购商出售产品。

多年以来，酒类都在安哥拉的进口中占第二位①，仅次于紡织品。

非洲人必須繳納五花八門的捐税，其中还有所謂的国家税。"土著居民税"在葡萄牙殖民地是預算中最大的一項收入。每个年滿十五岁的非洲人应該繳的税款，经常超过他那菲薄的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葡萄牙企图把自己这些所謂的海外省，特别是安哥拉和莫三鼻給，变成类似南非联邦② 的地区，以便进一步剝削

① 第二屆全非人民大会上关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报告中說道："1958年从葡萄牙运进安哥拉的酒类占該殖民地全部进口額的16%，但同年机器、工农业工具以及药品的进口，比酒类进口的总値还少八千万埃士庫多。

"1951到1955年期間，莫三鼻給的每个非洲人，一年平均只消費一公斤的肉和不到一公升的牛奶，而同一时期內，每个白种人却消費五十八公斤的肉和六十三公升的牛奶。可是，1958年一年，平均每个莫三鼻給的居民（包括儿童在內）所消費的葡萄牙酒，却有五公升左右"。——俄譯本注

② 1961年5月改称南非共和国。——中文譯者

殖民地的自然資源和非洲人的劳动。葡萄牙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就是組织欧洲人大規模地移民。葡萄牙对此不惜支付巨款。

仅仅在安哥拉一地，葡萄牙就准备花費五亿埃士庫多（合六百二十五万英鎊），以便在扩展到四万公頃面积的凱拉“柯洛納脫”中建立五百三十个农場。这些经費都是从剝削非洲人的强迫劳动中得到的，比1957年用于安哥拉农业和林业方面的支出多二十倍。

要建立一个欧洲人的家庭，安哥拉得付出一百万埃士庫多。如果一个非洲家庭要掙到这些錢，就需要劳动一千年。

葡萄牙的落后，也影响了它的殖民地的经济情况和財政情况。葡萄牙从来沒有建立起、也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开发殖民地的基金。葡萄牙本身就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現在，就連经济遭到最轻微破坏的安哥拉和莫三鼻給，都已瀕临经济危机的边緣了。

## 社会情况

葡萄牙的殖民地法令把安哥拉、葡属几內亚和莫三鼻給99.7%的人民都当作是“不文明的人”，只有0.3%的人才被认为是“已经同化了的人”（“同化人”）。

一个“不文明的”非洲人如果要获得“同化人”的地位，他需要证明：他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他过的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能够繳納一切捐稅，服过兵役，而且会正确地說葡萄牙話和写葡萄牙文。如果用同样的条件衡量葡萄牙人自己，那末其中会有50%以上的人沒有資格当“文明人”或“同化人”了。

"不文明的"非洲人被看成是一种动产，被殖民当局和移民随意支配。葡萄牙殖民体系的存在，就是以非洲人这种地位为基础的。"不文明的"非洲人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是强制性劳动力的来源。法律把非洲人划为"不文明的人"，认为种族歧視是合法的，并且认为葡萄牙在非洲的統治是正确的。

"文明的"非洲人（他們的人数极少），在理論上被认为是葡萄牙的公民，但絕对享受不到欧洲人的特权。其中一部分人是很孤立的，因为他們既脫离了非洲人民群众，又不能进入移民的社交界。实际上，他們仍然受到公开的或是隐蔽的歧視。大部分"文明的"非洲人也是生活在法律强加于"不文明的"非洲人（即絕大部分的本地居民）的那些条件之下。

所謂葡萄牙多种族社会只是非洲人民的压迫者捏造的神話。事实上，这种社会把彻底的种族隔离看成是正当的行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里像南非一样，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間是沒有任何社会接触的。欧洲孩子只有在学校里才和少数"同化人"的学生来往。能跑咖啡館、电影院、酒吧間和大飯店的几乎都是欧洲人。任何一个非洲人，如果竟敢走进上述某一个場所，那就会遭到凌辱。在罗倫索馬貴斯和貝拉（莫三鼻給）以及新里斯本和罗比托（安哥拉）这样的城市里，种族隔离是公开进行的。

随着殖民地中欧洲籍居民的增多，葡萄牙种族主义也表現得更加猖狂了。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一千万居民中，"黑白混血种"只有六万人，这决不是偶然的。最近五十年以来，"黑白混血种"的人数几乎一直沒有变化。大部分"黑白混血种人"都是欧洲人父亲遺弃的私生子。黑白种通

婚的夫妻——尤其丈夫是非洲人、而妻子是欧洲人的时候——会遭到葡萄牙移民的百般侮辱和嘲笑。因此，黑白种通婚的人在公共場所出現时，尽量不在一块儿。

农村的非洲人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生活的。在城市里，"不文明的人"的住宅区都远离市中心，他們簡陋的小草屋簡直不能叫作人住的房子。这些"房屋"和南非联邦的市郊小鎮一样，也是修建在殖民地当局特意划出的地区中。

只有很少的"同化人"才有像样的住宅；只有受过教育的单身汉和不顾种族歧視的人，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才能在国家机关中得到一个职位。最近期間，非洲籍官員数量已显著减少。可是大部分欧洲人却住在叫作"維文达斯"① 的住宅里，这常常是一些闊綽得像宫殿一样的住所，可以同葡萄牙最富丽的庄园媲美。

在殖民地，特别是在城市里，都实行着宵禁；晚上九点以后，"不文明"的非洲人一概禁止外出。吃过苦头的"同化人"身上总是携带着身份证。在殖民地当局和移民看来，只有这张身份证才能正确地证明他們可以称得上是人。

## 强迫劳动

在圣多美島的移民农場里，有两万名土著工人，还有从安哥拉和莫三鼻給运来的非洲工人，他們每天要在热带的烈日下工作十二小时。在葡属几内亚、安哥拉和莫三鼻給，兴建公共工程时广泛地使用强迫劳动；除此之外，私人企业也在使用强迫劳动。

每年都有二十五万安哥拉人被送到农业、采矿业和建

① 葡萄牙文 vivenda，意义是"住宅"。——中文譯者

筑业的各个康采恩去劳动。每年都有四十万莫三鼻给人从事强迫劳动，其中十万人是运到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矿山去的。

販卖契約劳工是葡萄牙取得外汇最稳妥的来源之一。前殖民地官員恩里克·加尔瓦奥曾直言不諱地說："只有死人才能躲开强迫劳动……非洲人的处境比眞正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还要恶劣得多……在某些企业里，工人的死亡率高达30%，但是企业主在补充新的劳动力方面从未发生过困难"。仅仅是"安哥拉钻石公司"，一年就使用着将近两万名工人。这种新式的奴隶制度(除了叫作奴隶制度，还能叫作什么呢！)破坏了成百万非洲人的家庭①。

提供劳工的当局，每年能从每人身上捞到大約一千五百埃士庫多(合十八英鎊十五先令)。工人的工資只按75%支付，而且还要等到他們回家的时候才能拿到这笔錢。

只有扣除全部捐稅，而工人又給国家无偿地劳动十五天以后，才能結清賬目。理論上工人享有医疗的权利，而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不存在的。可是总得喂飽劳工們的肚子吧，但是就連葡萄牙当局也承认，非洲劳工是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当局还广泛地强迫儿童和少年去劳动。移民們像使喚奴才那样利用着"不文明的"非洲人。

"同化人"工人的工資只有作同样工作的欧洲工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他們永远是"次等"工人，即使技术熟练也是如此。除了少数官吏以外，其余的"同化人"都受到

---

① 反殖民主义运动人士向第二屆全非人民大会的代表們报告說："几年以前，罗安达大主教写給安哥拉总督的秘密备忘录中指出，殖民地当局以一千到一千二百埃士庫多的价格出卖每一个被强迫招募来的劳工。"——俄譯本注

失业的威胁。甚至像堂倌和彩票发售員这类工資很低的工作，也只准欧洲人担任。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給，实际上是禁止非洲人担任出租汽車司机和售貨員的。

非洲工人被剝夺了捍卫自己权利的机会。“不文明的”非洲人不得成立社团，而“同化人”虽然能参加薩拉查法西斯的“工会”，但却沒有表决权。在农場和矿山里，无論什么地方，工作日的长短完全由雇主决定。非洲劳工得不到任何保障，移民可以任意懲罰他們，甚至加以毒打。

## 医疗“事业”

在总面积达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几个国家中的一千一百万居民，只有三百八十名医生“照顾”他們的健康。这些殖民地的公路也是全非洲最糟糕的。拥有十四万七千居民的佛得角群島的十二个島屿，平均每一万人才有一名医生；在1956年，那里只有一名助产士。安哥拉的情况比葡属几内亚和莫三鼻給好一些，平均每二十八万人有一所医院，每两万人有一名医生，每一万人有一名助理护士。

某些資料指出，儿童的死亡率超过40%，个别地区高达80%。在1956年死亡的本地居民，有84%都被断定为“死亡原因不明”。但是，我們要指出，由这种“原因”丧命的都是非洲人。从1940年到1950年，在佛得角群島上，由于过度繁重的劳动和飢餓而死亡的非洲人大約有四万。

## 文盲占99%

“不文明的”非洲人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操在天主教教会手里。这种教育“必須符合葡萄牙宪法的精神和条文，还要符合地方当局的計划。”这就意味着，99.7%的非洲居民不

得进入非教会学校。由于天主教教会的垄断，基督教教会对教育的影响是很小的①。

在安哥拉、莫三鼻給和葡属几内亚，99%的居民是文盲。在某些面积比葡萄牙还大的省份里，連一所学校都沒有。

1937年，在拥有四百万居民的安哥拉，只有四万个儿童在教会学校讀书。同年，比属刚果的小学生有一百三十万人，这就是說，刚果②入学的儿童的比例較安哥拉多十倍。

"同化人"（占人口的0.3%）的儿子可以进非教会的中小学和大学。但是，由于殖民地学校、特别是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学校盛行种族歧視，以及非洲人家庭的貧困，只有少数人能受到完全的教育。

在中学里讀书的几乎全是移民的子弟。

葡属各殖民地沒有大学。約有一百名非洲人在葡萄牙上大学或在准备上大学。可見，在一千一百万人口中，大学生还不到一百人！

大部分小学教員和全部中学教員都由欧洲人担任。只有在佛得角群島，有大学毕业文凭的非洲人才能在中学里教书。

---

① 在第二屆全非人民大会上，葡属殖民地的代表們在发言中指出："說到教育的性质和质量，那只要举出安哥拉民政当局不久前秘密通令中所引用的殖民地政府秘书长紧急报告里的几句話就够了，紧急报告中說：'誰要和那些在基督教教会影响下教育出来的当地居民接触，他就会发現，这些居民和天主教教会培育的学生之間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容易和人接近，具备良好的劳动技能，从文化和职业的角度来看，对实际生活有更好的素养；而后者情緒不开朗，靦腆拘謹，态度可怜，这无疑是更适合葡萄牙的軌范的。'"——俄譯本注

② 据1959年的統計，刚果人口为13,984,170人。——中文譯者

整个葡萄牙教育系統的方針是凌辱非洲人和貶低他們的文化和文明。学校中禁止使用非洲人的語言。在教科书和各种书籍中，总是把白人描写成上等人，把非洲人描写成下等人，把殖民侵略者——“征服者”——說成圣徒和英雄。非洲孩子一进小学，就养成他們的“自卑感”。教他們害怕白种人，教他們对自己是非洲人感到羞恥。对非洲的历史和文化，不是干脆不談，就是极力歪曲，还强迫孩子学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

## 傀儡和走狗

非洲人沒有政治权利。非洲人原有的政治体系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完全破坏了。残存的一些部落酋长都受到殖民地当局的控制，殖民地当局把他們当作傀儡。大部分酋长被安置在实际上不属于他們的村社中为首領。

由总督任命的所謂地方行政会議，有时也有非洲人的“代表”参加，但一般是由欧洲人担任。同意担任、或者往往是被迫担任这种代表的少数非洲人，根本不可能維护本地居民的利益。

在安哥拉曾经有一个“黑白混血种”顾問想要批評当局，他立即被赶出行政会議。一名非洲籍医生——他是少数非洲籍医生中的一个——被聘任这一职位。他托辞除了作医生以外什么都不懂而拒絕了。最后，只是在罗安达大主教的压力下，一名非洲籍神父才同意担任这一职位。

在宗主国的議会里，一百二十名議員中只有一名非洲人，这是圣多美島的“議員”。佛得角法西斯政党的首領——一个欧洲人——总是“被选”为代表佛得角群島的“議員”。安哥拉、莫三鼻給和葡属几内亚的“代表”也都是和庞

大的殖民地康采恩有密切关系的欧洲人。来自各殖民地的“議員”都受到葡萄牙法西斯政府的完全信任。他們同非洲人毫无共同之点，99.7%的非洲人在种种借口下都不得参加选举。

有三个非洲人情願充当政治傀儡，让葡萄牙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議上利用他們。这三个人是杰姆斯·平托·布拉(葡属几內亚人)，“黑白混血种人”奥古什图·桑图什·李瑪和朱里烏·蒙太魯(这两个人是佛得角群島人)。在他們的同胞的眼里，这是一些卖国賊。他們都是薪俸优厚、为葡萄牙殖民主义效忠的官員。

游行示威和集会結社一律遭到禁止或者受到殖民地当局的严格控制。就連足球俱乐部也很少。在莫三鼻給，除了当局出版的一份杂志“非洲吼声”以外，一切非洲人的报刊都在被禁之列。

## 葡属非洲的觉醒与葡萄牙

葡萄牙不承认葡属殖民地的人民有自决权，否认他們具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葡萄牙认为非洲人民沒有自决的能力，独立自主的非洲人民不能够对人类进步作出貢献。

葡萄牙法西斯政府无視当代一个最重要的現象——殖民主义的崩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殖民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它之所以注定要灭亡，不仅因为殖民主义同二十世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要求不相容，而且还因为殖民地人民已经决定要一劳永逸地結束殖民主义。

得到其他各国人民支持的非洲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他們正在贏得独立并着手建設新的国家。可

是，正当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葡萄牙总理却神气活現地宣称："整个非洲都在燃烧……因为火种是从外面带进来的"。这个葡萄牙独裁者不肯承认，非洲人能够自己主动地起来反对殖民剝削。他不认为非洲人是具有自尊心和渴望自由独立的人。

葡萄牙独裁者的一意孤行，决不能扭轉历史的車輪。被烧毁的将不是非洲，而是殖民主义；葡萄牙殖民主义也和所有其他殖民主义一样，将被烈火所烧毁。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民将把这种烈火搧得更加熾旺，直到葡萄牙殖民主义变成灰烬为止。葡属殖民地人民获得自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 葡属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民，虽然处境极端困难，但是从未停止过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在殖民战争的过程中，尽管葡萄牙人的武装优良得多，非洲人却对殖民者进行了頑强的抵抗。此后一个时期则进行了消极的抵抗。当殖民主义的危机来临时，当非洲觉醒过来并庄严地要求給予民族独立时，他們又开始进行頑强的地下斗争。

尽管困难重重，但爱国者的秘密活动已大大提高了非洲人的政治觉悟。这些地下組织向全世界揭露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眞相。現在，所有的葡属非洲殖民地都已有了地下政党和組织，目前任何力量都无法制止它們的活动。安哥拉人、佛得角群島人、葡属几内亚人、莫三鼻給人和圣多美島人，在争取自由的共同斗争中正把他們的力量联合起来。

被迫进行秘密活动的各非洲政党，不但在自己的祖国，

并且在国外建立了抵抗組织。現在它們已經联合起来，并建立了葡属殖民地爭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以便协調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爭。

領导全民斗爭的有下列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葡属几內亚非洲独立党，爭取安哥拉民族独立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安哥拉人民联盟。

前四个組织目前已联合組成葡属殖民地爭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几乎所有侨居国外的葡属殖民地非洲人都积极地支持革命陣线。

現在，在剛果共和国大約有一百万安哥拉侨民。莫三鼻給有数十万人侨居坦噶尼喀、尼亚薩兰、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成万葡属几內亚和佛得角群島的居民侨居塞內加尔共和国、馬里共和国、几內亚共和国和岡比亚。这些非洲人也建立了一些組织，进行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爭。居住在欧洲的非洲人（其中不少是葡萄牙警察正在通緝的爱国者）也下定决心要为本国人民贏得自由。

进步力量在最近一个阶段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切政党和群众团体联合成統一陣线，扩大各組织在殖民地內部的活动，把居住在非洲其他国家中的葡属領地非洲人动員起来，爭取渴望和平和尊重人类尊严的各国人民的积极支援。

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非洲人組织参加了1958年和1960年举行的两次全非人民大会。这些組织曾派遣一名代表和一名观察員出席了阿克拉的大会。在突尼斯召开大会时，又派遣了五名代表出席。他們提出了（并得到大会贊同）譴責葡萄牙殖民主义和要求立即給予葡萄牙統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独立的决議。

## 眞相是掩盖不住的

世界公众越来越了解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眞相。居住在欧洲和美洲的非洲爱国者，为传布葡属殖民地的眞情实况做了許多工作。某些作者，例如英国作家和新聞記者拜齐尔·戴維逊、美国作家和新聞記者約翰·根室、美国教授馬尔丁·哈尔維斯等居然騙过了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耳目，在当地获得证实葡萄牙殖民主义本来面目的材料。他們写出了向全世界介紹这些事实的书籍。

由于葡属殖民地非洲人所进行的斗争，在联合国第十四屆大会上，某些代表团，特别是亚非国家的代表們，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了抨击。这些代表团揭穿了葡萄牙人为了替自己保持非洲殖民地进行辯护而散布的謊言，并要求葡萄牙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是，葡萄牙代表却儿戏一般重弹其荒謬的老調，說它所侵占的領土不是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海外省"。尽管如此，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是組成了一个委員会来处理有关这些非自治的国家的問題和以后在那里貫彻联合国宪章諸原则的問題。

## 殖民者的回答

葡萄牙再也无法欺騙世界輿論和联合国了，它于是准备作絕望的掙扎，来保住它在非洲的地盘。它同南非联邦以及其他殖民国家签訂了一些秘密协定。它还企图同比利时和中非联邦取得相互諒解。它为其他国家的投資，即非葡萄牙的投資，特别是美国、西德和荷兰的投資創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葡萄牙不仅在出卖它所統治的人民和国家的前途，而且还买进武器来进行残杀非洲人的战爭。

葡萄牙的一个部长、一家安哥拉主要殖民公司的股东宣称:"我們应該估計到，如果我們不能保持和捍卫我們的海外領地，那么葡萄牙就会什么都做不到了。"

薩拉查政府竭力使葡萄牙人民相信必需保持这些領地；它企图預先取得人民的支持，以便公开地武装鎮压民族解放运动。

薩拉查政府向各殖民地增派部队，在安哥拉、莫三鼻給和葡属几內亚駐扎空軍和海軍部队，还改編了它的武装力量。葡萄牙的战略家們正忙着制定在非洲作战的計划。1959年12月出版的葡萄牙"軍事評論"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一篇以"莫三鼻給的防御和革命战争"为題的文章，作者写道:"在黑人和白人之間行将发生的冲突，将是一場黑人群众的破坏性的斗爭。我們不能只对暴乱者采取軍事行动。我們的行动应具有更广泛的性质，应涉及行将发生的这一冲突的各个方面。为此需要使用四种相輔相成的影响——軍事的、思想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影响。"

葡萄牙正利用它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织的关系来得到杀害非洲人民的武器。葡萄牙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织保卫葡萄牙殖民主义。

在联合国里，葡萄牙一向都为种族歧視和殖民主义辯护，它希望有关国家会用同样的方法支援它。

几年以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爱国者开始进行残酷的鎮压，从那时起，在各个葡属殖民地就沒有停止过迫害、逮捕、放逐、拷打和大規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等等事情。

在安哥拉，略奔达州內曾有二百多名非洲人公开要求自己国家获得独立，結果被逮捕入獄，后来当局就宣布他們

下落不明了。

安哥拉人民联盟的首領利貝里奥·紐芬和萊洛·菲格拉从1956年起就被关在集中营里。他們的战友儒利奥·阿方索，伊賽亚斯·卡特穆克，阿尔弗雷多·本吉，古尼雅，卢雷罗·西盖拉和安布罗西奥·卢揚齐在被捕和拷打后也都下落不明了。

民族主义宗教領袖西馬烏·托庫（他所領导的运动在整个安哥拉、特别是在刚果州非常活跃）很久以来就被关在安哥拉南方的强迫劳动营里。

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警察仅仅在罗安达一地就拥有几百名密探。1959年3月，他們在安哥拉、莫三鼻給、葡属几內亚和圣多美島等地进行了許多次逮捕。被捕下獄的大約有一百名非洲爱国者。他們都遭到非刑拷打（这种暴行使有些人疯狂了），并严密地监禁起来。大多数爱国者都被怀疑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安哥拉人民联盟的参加者，并被控告企图破坏"葡萄牙国家的外部安全"和"葡萄牙民族統一"（葡萄牙刑法第一四一条和第一五一条）。被捕的伊利迪奥·馬夏多，希吉諾·埃雷什，維拉·迪亚什，弗兰西什庫·阿弗里卡努，安德烈·明加什，曼迪什·卡瓦略和諾伊·紹迪等人有判处二十五年徒刑的危险，然而誰都明白，他們随时都可能遭到杀害。

被捕者中間有七名欧洲人，被控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其中的朱利塔·甘达拉，是一位很受罗安达非洲人尊敬的医生。

葡萄牙开始直接屠杀非洲人。1953年2月，圣多美島的四万居民之中有一千多名非洲人被葡萄牙移民和士兵杀害。这些非洲人因为反对强迫劳动举行了起义。几十名非

洲人被捕后受到酷刑拷問，其中三十人因为受不住折磨而死去。从当局領到武器的移民，还大肆破坏城市和乡村中非洲人的財产。当时并强迫那些从其他地方强制运来的劳工参加这場大屠杀。

1959年8月在俾騷（葡属几內亚）沿岸，葡萄牙移民和士兵惨无人性地杀害了五十多名为了要求提高工資敢于举行罢工的非洲人。軍官、保安队軍官、士兵和移民向这些想要活命而罢工的手无寸鉄的非洲人开枪射击。

## 殖民者在被告席上

罗安达法西斯殖民地法庭在一位年青的移民法官主持下对被控危害“葡萄牙民族統一”的四十名非洲人、七名欧洲人和三名美国黑人进行“审訊”。

葡萄牙殖民地政治警察制造了三起单独的案件：一起对非洲人，一起对黑人，另一起对欧洲人。原定1960年8月7日开庭审理，但是由于这件丑事被宣揚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只好延期举行。秋天，在极端严格的保密状态中才恢复审理。

虽然，在罗安达受到审訊的是争取像人一样的生活权利的非洲爱国者和非洲人民的朋友——誠实的欧洲人，但是，这一审訊实际上是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公开控訴。我們呼吁所有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严密地注意这一“审訊”。你們应該对非洲人表示同情。实际上，在这一审訊中被提交法庭的应当是葡萄牙；它的罪名是剝削和盗窃非洲人民的財富，压迫一千一百万人民和威胁他們的生命。

## 非洲人的要求

我們，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正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着斗爭，以保卫我們人民的权利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非洲人要求葡萄牙尊重和严格履行它对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我們要求葡萄牙仿效英国和法国的做法，承认它所統治的人民享有自决权和独立权。

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反殖民主义組织，反映了自己人民合理的願望，希望为人民取得自由以及自行决定前途的权利。这些組织希望本国的人民走向进步的社会：进行有成果的劳动，发展经济，使非洲統一，使非洲各民族亲密地团結起来，并且与世界上各国人民——包括葡萄牙人民——保持友誼和平等。这些組织希望，人类能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不知道什么是战爭。

为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而斗爭的非洲組织，很願意通过和平途径来获得独立。但是，我們并不抱着幻想。既然葡萄牙准备使用暴力来保护它的利益，那末我們也准备用暴力来回答暴力。我們这些組织是警惕的。它們密切地注視着葡萄牙的种种外交伎俩。它們相信，沒有一个民主的政府願意同葡萄牙殖民主义——它像所有其他殖民制度一样，也是注定要灭亡的——結成联盟，来败坏自己的名誉。它們认为，它們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应該为本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和幸福服务。

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民必将鏟除葡萄牙殖民主义。它的寿命已经不长久了！

（譯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眞相”〔“Правда О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х Колониях В Африке”〕，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

# 安哥拉人民为独立而斗爭[1]

馬里奥·德·安德拉戴[2]

看看今天非洲的地图，不难了解，这个大陆的各国人民在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中曾走过一段多么艰苦漫长的道路。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都在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是，我們在地图上还能发现"受宗主国統治的領地"的标志。像安哥拉、莫三鼻給、葡属几內亚、佛得角群島、圣多美島和普林西比島这些总共拥有一千一百多万人口的葡属領地，尽管拥有"海外省"的虚名，其实和本世紀初期一样，仍旧是一些殖民地。十分明显，非洲人民解放的浪潮正在"包围"着这些国家。形势一天天地明朗起来。改变現状的风浪，甚至已经扩展到南非的"土著保留地"，它自然不会绕过正在葡萄牙压迫下受尽折磨的領地。不用多久，这些領地就会成为殖民地人民和千方百計把持政权的殖民者激烈斗爭的場所。

由于我們的爱国者以及泛非民族主义团体和亚非团結运动的活动，世界輿論对我們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知道得越来越詳細了。这些殖民地表面上的宁靜，决不能說明"葡萄牙的海外省平安无事"。

不要忘記葡萄牙殖民地民族运动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第一，殖民者竭力使这些領地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絕（可以想

① 該文摘要曾刊載在1960年9月号法国的"新民主"月刊上。——俄譯本注

② 馬里奥·德·安德拉戴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主席。——中文譯者

想1953年圣多美島发生的惨案，那一次总督郭尔古魯及其走狗曾肆无忌惮地屠杀了一千多人)；第二，葡萄牙是个赤裸裸的法西斯国家，它本身也处于孤立状态。所以，当欧洲的左翼政党，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左翼政党，正在千方百計地支持法、英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唤起他們在国际范围内发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时，葡萄牙的情况，至少从1926年起，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評論我們斗争的目前形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种差别。此外，人們所以直到不久以前还只能听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一面之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同外界隔絕的这些国家，和1959年前的刚果一样，都曾经是非洲的"沉默地区"。但是，这里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增长。安哥拉的例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安哥拉的非洲居民，大約有99%享受不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就是所謂的土著人。虽然根据官方的說法，葡萄牙在1922年已经完全占領了安哥拉。但是，非洲人，也就是这些"土著人"，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反抗，直到今天都沒有停止。随着占領而来的是：剥夺土地和财产；向居民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制定了实际等于奴隶制度的强迫劳动法。

残酷的殖民剥削，引起人民群众的自发性武装起义。1924年在安姆巴姆港，1925年在安布利兹，1939年在莫孔巴什都发生过暴动。

那些"同化人"也对政治关心起来。他們大多是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和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工人。他們成立了一些合法团体，如非洲民族同盟、安哥拉土著人地区协会、安哥拉南方非洲协会等。这些改良主义性质的团体提出了一个目标：争取改善非洲人生活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葡萄牙对安哥拉人民生活变本加厉的控制，以及越来越多

的葡萄牙移民的涌入安哥拉，使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成員很快就相信，在保存殖民制度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通过改良的途径来达到变革的。

葡萄牙国内法西斯制度的加强，使这些組织內部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起来。改良主义者——这些人只占少数——要求殖民地行政当局的支持，后者也要利用他們来加剧这些組织中的矛盾；另一部分人——他們占多数——則继续展开政治活动，加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本来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現：吸收“土著人”参加社团和在他們中間竭力开展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

但是，第一种做法馬上遭到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反对，所以安哥拉的青年只好走第二条路。安哥拉的青年熟练地掌握了在国內积累起来的政治斗争经验以后，再也不相信改良主义了。1948年，他們为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

一、利用合法的团体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为“同化人”和“土著人”争取平等的权利；

三、发动扫除文盲的运动，使青年作家的作品具有民族內容，展开争取安哥拉独立的宣传活动。

在实現这些任务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方面，青年們获得了一些成就。安哥拉人协会的文化部和安哥拉文化协会在1952—1955年之間为青年們組织了各种文学和美术竞賽，帮助建立了由維拉·迪亚什領导的“安哥拉韵律”乐团和由希吉諾·埃雷什、安托尼奥·万一都涅姆領导的实验剧团。

这些爱国活动提高了安哥拉人民的政治觉悟，所以殖民地行政当局就用残酷的迫害来打击站在合法斗争最前列的安哥拉爱国青年。殖民地行政当局企图在青年中挑起意

見分歧，派遣了許多警察密探混进这些文化团体。但是事与願违，这样却把青年的斗争引上另一条道路。在警察恐怖的条件下产生了政治运动。

爱国的青年懂得，假如不把合法組织的活动引向消灭葡萄牙殖民主义，那就不会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革；而且，不认眞研究安哥拉的和葡萄牙本国的政治局势，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的这一阶段，有些安哥拉的青年人同巴西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两个国家使用同样的語言，促成了这种联系。他們从巴西弄来了闡述战后巴西政治生活的书报杂志。巴西左翼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法西斯制度的文章帮助安哥拉的青年人懂得，葡萄牙在安哥拉实行的政策是一种法西斯警察国家的政策。

1955年10月，安哥拉青年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建立了馬克思主义小組。誠然，这个小組的年青的領导者还缺少政治经验，特别是缺少在葡属殖民地这样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政治经验。但是，这个小組在人民中間传播馬克思主义学說方面却取得了一定成績。1956年初，一群青年創建了安哥拉非洲人統一斗爭党。該党的党纲和馬克思主义小組的纲領很近似。这个新成立的民族組织很快就得到許多拥护者，党員迅速增加，特别是在罗安达。

安哥拉非洲人統一斗爭党进行了秘密活动。同时，在安哥拉产生了許多基本上都是小型的民族主义組织，其中包括安哥拉解放运动。要使这些政治組织在活动中步伐一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于是，馬克思主义小組和安哥拉非洲人統一斗爭党的領导人共同建立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这是1956年12月的事。不久，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发布

了宣言。宣言中分析了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扩张情况，还分析了葡萄牙在安哥拉实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統治方式。

“我們在受人侮辱，”宣言中这样說。宣言揭露了葡萄牙为了消灭安哥拉人民而执行的殖民政策。宣言指出，实行强迫劳动、缺乏医疗、强制破坏部落关系，必然使安哥拉人民灭亡。宣言中还指出儿童死亡率可怕的百分比。

宣言中指出，“近来，安哥拉居民不但受到葡萄牙殖民者的压迫，而且还受到欧洲和美洲垄断組织和托拉斯的压迫。”

宣言号召安哥拉人民組织起来，为消灭帝国主义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而斗爭，为把安哥拉变成独立国家、建立民主政府、即团結各反对殖民主义的力量的联合政府而斗爭。“然而，不经过激烈的斗爭，殖民者的統治是不会自行崩潰的。安哥拉人民获得解放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进行革命斗爭。只有建立起安哥拉一切反帝力量——不分政治、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的統一战线，只有組织起最广泛的爭取安哥拉解放的运动，斗爭才能获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安哥拉爱国者都将属于一个組织或是一个团体。运动将由許多組织的活动組成。这些組织将以上述宣言的原則和思想作为团結的基础。”

爱国者在全国各地传播了宣言的思想。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都贊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把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当作基本任务而提出的纲領。不久，許多民族主义組织，像安哥拉解放运动、爭取安哥拉民族独立运动等組织都相继同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宣言。

我們还应該提到居住在刚果（前法属中央刚果和比属

刚果）的安哥拉人的活动。在他們中間积极活动的有几个政治派别：其中有企图恢复刚果古国的君主派，特拉依拜尔派（Трайбалист）以及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有联系的民族主义派。

此外，西馬烏·托庫的宗教运动在安哥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西馬烏·托庫生于1917年。他曾侨居前比属刚果，在那里建立并发展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信仰救世主的运动。比利时人将他驅逐出境，他于是回到安哥拉。殖民地行政当局对西馬烏·托庫及其信徒加以迫害。他曾被放逐到底格里斯湾集中营。但是，安哥拉至今还有救世主信徒团体，他們宣传和平地不用武力地不服从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命令。几个月以前，“泰晤士报”特派記者曾在阿历山大港見到西馬烏·托庫，他在当地担任灯塔管理員的助手。殖民地当局的代表告訴記者，西馬烏·托庫享有“受限制的自由”。

1957年初，安哥拉境內的法西斯恐怖更加猖獗了。葡萄牙派遣了一分队国家警察“皮德”（ПИДЕ，葡萄牙的秘密政治警察）駐扎在罗安达。这类警察在宗主国素以行为残暴而臭名昭彰。他們的任务是：扼杀安哥拉的民族运动，消灭一切民族解放組织。在叛徒的协助下，警察密探开始混进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这个政党。1957年，該党总书記維里亚托·达·克魯兹被迫逃往欧洲。

1958年，安哥拉的各民族組织展开了非常活跃的地下活动。国內到处散发传单、宣言、行动纲領和关于反殖民主义斗爭的声明。在城市或农村中都有人印刷这些文件。

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特别是加納和几內亚共和国的宣布独立，鼓舞了爱国者的意志。葡萄牙

的法西斯当局为了消灭他們的活动，制定了一个武装鎭压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計划。

罗安达人民将牢牢地記住安哥拉民族斗争史中1959年3月29日这个悲惨的日子。在这一天，警察逮捕了一切著名的安哥拉爱国志士以及有参加各政党嫌疑的人士。在大肆搜捕爱国者的同时，还对城乡和平居民进行了鎭压。

同年4月26日，空軍部队进駐安哥拉。在罗安达、新里斯本、薩·达·班德拉、罗比托、奔給拉等地举行了軍事演习，并使用了凝固汽油弹。1959年4月26日晚，在空軍检閱后的宴会上，安哥拉总督庆賀殖民地的“首届空軍节”时声称：“在我們的时代，只有当各国都拥有足够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受到共产党人秘密煽动的鼓动者和叛乱者的威胁时，才有和平的可能；一个国家如果沒有軍事实力，那就无法自卫。在整个葡萄牙国土上，不管什么地方，都需要駐扎陆軍、海軍和空軍部队。”

“必須使这些部队都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堅定的思想，能够抵抗企图从内部破坏这些部队的任何宣传。我們知道，对于进行宣传活动来說，軍队是个主要的障碍。我們生活在对传单感到恐惧的时代，这些传单把軍事力量說成是人类最可恶的敌人……正如我們預料的那样，这种传单也在安哥拉出現了！”

迫害继续进行下去。7月里，仅在罗安达一地被捕入狱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在里斯本，警察逮捕了正在那里度假期的文化界人士、安哥拉民族运动的領袖伊利迪奥·馬夏多。

把他們逮捕了以后，警察准备审訊五十七个人（五十个非洲人和七个欧洲人），控告他們图謀危害国家的外部安

全。1959年12月16日，报界宣布开始审理这一案件。同时，葡萄牙人也承认安哥拉存在着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海外省"內部平安无事的謊話被正式戳穿了。

尽管当局采用了恐怖手段，安哥拉的爱国者仍然使各国輿論获得了关于安哥拉人民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的材料。1959年12月，在非洲举行的国际劳工組织的会議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把介紹安哥拉劳动者情况的文件散发給参加会議的代表。代表們还了解到在工資問題上公开歧視非洲人的事实。文件指出，在安哥拉，除了两个由政府掌握的工会以外，并沒有其他工会；而且当局只許白人、黑白混血种人和"同化人"参加这两个工会。下面是这一文件的摘录：

"安哥拉人民大約有四百五十万人，其中：

| | 万人 | % |
|---|---|---|
| '土著'非洲人 | 430 | 95.61 |
| '同化的'非洲人 | 3.2 | 0.7 |
| 欧洲人 | 13.7 | 3.0 |
| 黑白混血人 | 3.1 | 0.69 |

"'土著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和黑种工人。所有'不文明的'非洲劳动者都被剝夺了参加工会組织的权利。如果要招募这些劳动者到种植园、工厂、漁場和公共建筑工地去做工，需要通过所謂的'波什都'① 的长官和行政当局的官員，由他們发給招募工人的代表以签訂契約的許可证。无需說明，这种'雇佣'絕大多数都是用强迫的手段进行的。

"按'契約'雇佣的非洲劳工的工資，平均每天只有三点

① "波什都"是葡萄牙文 posto，意思是"兵站"或"政府机关"。——中文譯者

三埃士庫多。1958年共向三十三万零五十三名‘契約’劳工支付了三亿四千零十八万埃士庫多（按一月二十五个工作日計算）。除此之外，还供应每个劳工每天二点五到三埃士庫多的伙食（少量的木薯粉或玉米面，有时給一点干魚或菜豆）。每个劳工每年要从自己的工資中交納二百四十五埃士庫多的捐稅，約合全年工資的25%。

“殖民地存在着强迫劳动制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安哥拉还对妇女和儿童实行强迫劳动，主要是在修筑公路方面。进行这种劳动的工人，既得不到食物，也得不到工資。

“安哥拉劳动者认为下列三件事是极端需要的：

一、在国际劳工組织中揭露葡萄牙政府执行迫使非洲人民貧困的有害政策；二、要求国际劳工組织会議的参加者坚决主张取締强迫劳动，提高非洲人的工資，尊重‘同工同酬’的原則；三、要求恢复安哥拉劳动者的公民自由和工会活动自由。”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貫重視在世界輿論面前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1957年，該党代表在欧洲会見了葡属几內亚非洲独立党的領导人以及莫三鼻給、佛得角群島和圣多美島的爱国者，并共同創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为自己提出了下列基本目标：研究葡属殖民地各爱国組织在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問題；根据国际政治情况的具体变化来領导这一斗争；使争取葡属殖民地解放的各个組织的活动协調起来；培养革命干部，使葡萄牙殖民主义无法窒息我們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代表这些国家广大群众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葡属几內亚非洲独立党是这个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

在反殖民主义运动建立后的两年中，它已使亚非各国

广大阶层公众了解我們这些国家的眞相，它揭露了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了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的工作。他們是代表葡属几內亚非洲独立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这些爱国者向全非洲进步人士控訴了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介紹了在“沉默之幕”后面所展开的斗爭。葡萄牙用来包围自己殖民地的封鎖线已被粉碎了。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号召同葡属殖民地的各国人民团結一致。第一次通过了有关葡萄牙殖民主义的专門决議。

当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在突尼斯召开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葡属几內亚非洲独立党建立了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反殖民主义运动宣告解散。非洲人革命陣线是为爭取消灭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各組织創建的，它更适应于新的形势。

1960年的最初几个月，非洲人革命陣线面临着一个紧迫的任务，这就是要阻止原定3月7日在罗安达举行的对安哥拉爱国者的审訊。

許多团体都热烈地响应了非洲人革命陣线关于要求释放安哥拉爱国者的号召，它們向葡萄牙政府和罗安达法庭发出了抗議电，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和撤回起訴。这些团体包括全非人民大会，亚非人民团結組织常設书記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喀麦隆人民联盟，非洲組织委員会（在倫敦），比利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哥拉之友委員会（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以及許多其他工会組织、文化团体、学生組织和妇女組织。

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执行委員会

委員、我們的阿貝尔·賈西同志于1960年3月4日在倫敦的記者招待会上，再一次提請世界輿論注意罗安达的审訊。

但是，葡萄牙殖民者继续在安哥拉为非作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指导委員会最近的一个呼吁书指出了这个殖民地在1960年中发生的事件。

“刚果的宣布独立引起葡萄牙殖民者强烈的不安。奉行葡萄牙殖民政策的法西斯分子仍一再声称他們准备永远充当‘海外省’的主人……。

“葡萄牙政府用軍事扫蕩来回答安哥拉各个民族主义秘密組织的要求，特别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要求。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軍事行动’的借口下，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同刚果和罗得西亚交界的地区集結了空軍部队。

“在特塞拉一德一苏薩、諾基、馬盖拉迪宗博和馬科洛等边境崗哨，修建了以最新式設备装备起来的軍用机場。軍事当局准备在最近时期內把駐扎在安哥拉的葡萄牙士兵增加到六万人。显而易見，殖民者正在准备残杀安哥拉人民。

“我們已经让世界輿論注意葡萄牙殖民者的罪行：实行强迫劳动，有計划地在食物中放毒，任意逮捕非洲人，建立集中营。

“在6月上半月这一期間，殖民地当局在罗安达、罗比托、馬兰若、达拉坦多等地，主要在奔給拉铁路职員中进行了五十二次逮捕。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領袖之一、医生和詩人阿貢斯提紐·內图就是被罗安达秘密政治警察头子亲自逮捕的。我們的阿貢斯提紐·內图同志曾于1956年被控进行顚复活动来反对薩拉查法西斯制度而判处徒刑。那次，他坐了两年的监獄。

“6月26日，罗安达大主教的秘书、非洲文化协会执行

委員会委員、以反殖民主义观点而著称的神学博士平托·德·安德拉戴神甫也被逮捕。他立即被押往里斯本，关进囚禁政治犯的'阿儒貝'监獄。因为殖民当局害怕人民群众会起来保护他。

"显然，这两个爱国者和准备在罗安达审訊的那五十个爱国者一样，也会被提交法庭审判。現在，已有七十名民族主义者（不是五十七名了！）将被提交軍事法庭审判。

"1960年7月6日，电訊社报道，葡萄牙軍队对罗安达的非洲人居住区及其郊区又进行了襲击。士兵們放火焚毁房屋，搶劫居民，蹂躪儿童，糟蹋妇女。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說明，葡萄牙竭力想在安哥拉制造第二个阿尔及利亚。"

1960年5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了回答葡萄牙統治者的恐怖暴行，号召所有安哥拉爱国团体联合起来。該党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爭取安哥拉的独立。

1960年6月13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发表致葡萄牙政府的声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全世界面前庄严地宣布，葡萄牙政府在安哥拉执行的政策是在狂热地准备一場殖民战爭。

"二十年来，葡萄牙政府一直拒絕安哥拉人民所提出的任何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願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求。

"葡萄牙政府的負責人在多次声明中都明确地表示，拒絕給与安哥拉人民基本人权，而且还不断加紧备战和加强迫害安哥拉爱国者，以便在最近期間对安哥拉人民发动战爭。

"安哥拉人民在殖民压迫下受尽折磨。我們认为，压迫

会引起流血。現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揭露殖民者想消灭安哥拉人民的企图，并且声明，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我党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种罪行。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了体現安哥拉人民的意志，力求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来毫不迟延地結束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統治。

“显而易見，由于葡萄牙政府的过錯，安哥拉的殖民問題已急剧地尖銳起来了，問題能否和平解决，将取决于这个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步驟。

“为了反映安哥拉人民的願望，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声明，如果葡萄牙政府願意放弃使用軍事手段并且希望和平解决安哥拉問題，那么它首先应該迅速和有效地实行以下建議：

“立即郑重地承认安哥拉人民的自决权。

“全部和无条件地赦免政治犯。

“賦予政治自由，其中包括建立政党的权利，为享受这些自由提供具体的保证。

“立即撤出葡萄牙武装部队和立即撤消安哥拉領土上的軍事基地。

“1960年底召开由安哥拉各政党的代表和葡萄牙政府的代表参加的圓桌会議，以便制訂符合出席会議的各政党利益的、和平解决安哥拉殖民地問題的办法。

“为了安哥拉人民的利益，我們认为这也是为了葡萄牙人民的利益，我們重申，我們願意通过談判的途徑、采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来結束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統治。

“根据以上所述，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认为，如果上述要求遭到拒絕，葡萄牙政府应对在安哥拉可能

发生的一切流血事件承担全部責任。

"我們要把这一点公諸于世界輿論。"

1960年6月30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告葡萄牙人民书中向葡萄牙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士兵提出警告：他們的政府企图把葡萄牙人民拖进一場在安哥拉进行的殖民战爭。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呼吁葡萄牙人民"向全世界的輿論证实，葡萄牙人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压迫和剝削别国人民的同义語……"

葡萄牙半官方报紙"晨报"，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声明表示了如下的态度："这一声明比起任何其他这类声明或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并不更坏，也不更好。安哥拉是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中的一个省份。宣言的起草人絲毫不懂得什么是自决，所以他們的召开圓桌会議的建議本来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都是些莫須有的問題。"

这就是凶狠的殖民主义者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声明所作的答复。好吧，这样他們只会得到更坏的結果！历史一定会证明我們是正义的。我們知道，在这場正义斗爭中，我們的人民已經胜利在望了。

（譯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眞相"，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

# 1960年的莫三鼻給[1]

馬塞林諾·多斯·桑托斯

城市紧临着那辽闊海湾的岸边。海浪掀动着大大小小的船只。一个大海港在吸引着它們。这海港的堤岸一直伸展到三条河（泰姆勃河、翁别魯齐河和瑪托拉河）的河口。我們常說，大海舒展在城市的脚边，就是让孩子們在炎阳炙晒下能够在海水旁找到凉气。十一二岁的孩子，赤着脚，穿着破烂的衬衣。他們手里拿着木制的鱷魚、飞鳥以及其他各种塗着紅色和黑色的木雕。他們在海港附近徘徊，寻覓主顾，出售民間艺人——他們的父亲們所做的这些工艺品。

城市迈着緩慢而寬闊的步子离开大海，在岸边绕行。这里是城市的古老部分、最低的部分——"旧城"，街道弯弯曲曲。就在这里，現代式样的高楼大廈已经聳起；出現了商业区，大銀行、大商店、华丽的咖啡館和电影院云集的市区。然后，城市逐漸向高处伸展，同时向东西两方发展。在六十米高处，它重又順着水平线鋪开，再向前伸展不远就突然中断了。而前面是一片砂土道，油布蓋頂的木房和用茅草蓋的土屋。

欧洲人居住的"白人城"，界线分明。这是个年轻的城市，它至多不过有四十年的历史；市区修整，全如几何线条：

---

① 該文是作者的手稿。——俄譯本注

又长又宽的大馬路彼此交叉成直角形。房子都是朝上发展的。到处都是好几层的高楼或是讲究的别墅，住在这些地方是十分舒适的。

城市是年轻的。“七月二十四日大街”一头通底，横貫全市，这条大街有两条寬闊的柏油馬路，川流不息的新式美国汽車和舒适的公共汽車在馬路上奔馳着。在公共汽車里当地人只能坐后排座位。中間的林蔭大道把柏油馬路一分为二，同两边的人行道一样这里也种上了弗拉姆濱花(Фламбуан)，就在花的旁边种着扎卡兰达树(Жакаранда)。

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喊声：“通行证！”一个行人就地站住了。这个赤着脚、穿短袖衬衣的人，摸了摸那条满是补釘的褲子的后边口袋，然后向便衣警探交验了身份证。警探仔細地看过身份证后說：“你沒有納稅呀！”

警探做了个手势，于是一名穿草綠軍装的士兵走了过来。他腰里系着的一条寬皮带把上衣裹得紧紧的，下面穿的是短褲，打赤脚，头戴紅色軍帽。他命令那行人跟他走。每隔五十米，就有一些人面对墙站着，双手上了綁，两人一組地由士兵看守着。被扣留的那个行人就站在他們的旁边。他的皮肤是黑色的，同所有在他之前被扣留的那些人的肤色一样。士兵也是黑人，而那个便衣警探却是白种人。

一天才刚刚开始，夜晚洒在树叶上的最后几点露水在初升的朝阳下还未蒸发掉；弗拉姆濱花的殷紅的花瓣，撒滿了人行道……

明天这些双手被綁的人們将去修公路、筑铁路、造房子……而且一直要干六个月。他們将替国家干活，是沒有报

酬的。因为他們沒有繳納"土著稅"。

我不想使讀者对我的話产生不正确的理解！这些帶着手鐐脚銬的人們，并非高尔基的小說"童年"里的人物。这里所叙述的事件不是发生在1900年，甚至也不是1920年、1940年、1950年……甚至都不是发生在几年之前！不！我們現在是在1960年！

自1951年起，莫三鼻給就已不再叫作"殖民地"了。葡萄牙政府于1951年6月11日頒布一項命令："殖民地"今后将改称"海外省"。但是难道情况就由此有了变化嗎？現在和1951年前一样，莫三鼻給人民还照旧呻吟在殖民压迫下。

莫三鼻給位于印度洋之濱、赤道以南的南緯十度到二十七度之間，南北长二千七百公里。

十五世紀末年，瓦斯科·达·迦瑪的船队来到了莫三鼻給的沿岸。那时候的葡萄牙人，在莫三鼻給北部就已发現了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这些商人比他們早到了好几个世紀，并且很久以来就同非洲人进行貿易，特别是做黃金和象牙的买卖。

如果說葡萄牙人横渡海洋是为了"打开"通往印度的航路这种說法是确实的話，那末这样的說法也是正确的：葡萄牙国王早已听說过的那个从三比西河伸延到索法拉海的神奇国家莫諾莫塔帕出产象牙，特别是黃金。

葡萄牙人开始慢慢地排挤亚洲商人，他們在沿岸各处都設了洋行，利用这些洋行作为通往印度的航线上的供应站以及同非洲人进行貿易用的貨棧。他們和他們的洋行、碉堡、使臣等等就在这个非洲統治者的国家里漸漸地扎下了根。接着来的是第一批传教士和占領軍。

于是世界地图上就出現了莫三鼻給这个殖民地。莫三鼻給本来是个小島的名字。1502年，葡萄牙人在这个小島上設立了非洲东部海岸的第一个貿易站。一直到今天，这个小島上还聳立着装有象征着殖民統治的古代大炮的、被海水冲毁的圣謝巴斯底錫納堡垒。由此可見，无論从地理上和历史上看来，莫三鼻給这个概念都是殖民主义所創造的。

自古以来，属于班图人的許多民族就居住在莫三鼻給，他們是一些牧民和农民。根据我們現有的历史学、人种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資料，还不能对这些人民的政治、經济和社会組织或者是对他們之間的相互关系作出任何确实的論断。据推測，当地文明的昌盛是由手工业的繁荣引起的。这里的居民至少会开采三种金属——金、铁和銅。在五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金属开采业在三比西河南部地区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同一时期，这里形成了几个庞大而稳固的国家。国家的首領是一些富裕的牲畜占有者和矿山主。这种文明是由于和亚洲各国进行貿易才能产生的，因为印度、阿拉伯、波斯和中国市場的开辟，显然是扩大金属开采业的决定性因素。东方的商人在沿海地区設立了貿易站。通过它們向亚洲輸出金属、象牙，又从亚洲运回布匹、珠宝、瓷器等等。亚洲商人得到在莫三鼻給各主要城市居住和活动的許可。

当1489年葡萄牙人来到的时候，这里最强盛的非洲国家是莫諾莫塔帕帝国，这是以国王的名字命名的。許多古代建筑遺迹都可以說明这个从德兰士瓦到三比西的国家的伟大文明。这一文明的沒落是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执行掠夺政策的結果，它們为了巩固对調味香料买卖的垄断却

破坏了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貿易。就是这样，非洲失去了它的主要銷售市場。后来，葡萄牙人为了掌握貴重金属的矿藏最終地破坏了这一文明。

起初，葡萄牙人在黃金和象牙买卖方面大发横財。但是从十六世紀中叶起，葡萄牙人发現販卖人口是个新的生財之道，于是就开始向巴西輸出“黑人”。販卖奴隶使班图人諸国昌盛的文明遭到致命打击。这种买卖在非洲的东部継续进行了四个世紀，使美洲、印度和印度洋諸島的种植园主像神話般发了大財。

十九世紀初期，葡萄牙人对莫三鼻給的控制还仅限于沿海的貿易站。只是在三比西河盆地，他們才建立了一些巨大的居民区，还在那里成立了名叫“泼拉祖什”的农业公社。

但是，不久就到了殖民史中的新紀元。产业革命的后果产生了影响：出現了商业公司。这样一来，要想壟断莫三鼻給的貿易，单靠一些貿易站已经无济于事了。必須把莫三鼻給的內地也控制起来。所以，当十九世紀中叶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加紧准备瓜分非洲殖民地的时候，葡萄牙竭尽全力去完全地控制莫三鼻給，不让英国侵入这些地区。

葡萄牙人巧妙地利用了非洲領袖間的矛盾，同他們增訂“条約”，締結“联盟”，还派遣討伐队来打敗一些非洲民族的反抗，因为那些非洲民族依然把他們封鎖在沿海地区筑有堡垒的貿易站里。东非最后一个自由国家、由瑪尼庫西在十九世紀初建立的瓦杜阿帝国，是殖民者面前的严重障碍。瑪尼庫西及其承继人穆齐拉和貢貢揚納統一班图族人民的各村社以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的疆土在林波

波河和蓬格凡河之間，甚至可能达到三比西河。

尽管葡萄牙人占有装备上的优势，还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敗了瓦杜阿的軍队。葡萄牙人逮捕了瓦杜阿統治者貢貢揚納以后，瑪貴广将軍继续領导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只是到了1897年，在瑪貴广将軍壮烈牺牲以后，葡萄牙人才彻底征服了瓦杜阿帝国。虽然如此，对莫三鼻給的"勘乱"仍然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因为非洲人一直在英勇地捍卫着自己的自由。

三比西河依然奔騰在它那寬闊如海的河床里。但它的水再也不从莫諾莫塔帕带出黃金去。滔滔河水从加丹加起，经过安哥拉和罗得西亚传出了在矿井下在田野上做工的人們的痛苦和汗水。在三比西河的两岸，隐約可見分散在灌木丛中相隔甚远的村落、簡陋的茅屋和东一堆西一丛高聳入云的椰子树。

站在远处，隐隐約約地可以看見一片漫无边际的郭龙郭查热带草原。枯黃的杂草长得挺高，杂草往上长，昆虫堆也越积越高。这里树木的頂部扁平，树叶稀少，炙热的太阳把树叶照得明亮透光……多刺的灌木丛……在沼澤地边沿的深洼处鱷魚昏昏欲睡，而在茂密的綠茵中只能看到它那隆起的背脊，宛如烂在水中的半截树干。在那开闊的原野上，直到地平线的边緣展現着一幅活生生的富有幻想的奇景：这里有长頸鹿、角羚羊（庫都种和格努种）、斑馬、豹、獅和象。这是一片辽闊的禁猎区（它是非洲南部仅比德兰士瓦的克留盖拉公园略小的数一数二的禁猎区）。在这"黑人"国的热带草原和大森林的壮丽美景中"白种人"却可以极尽狩猎之乐趣。

三比西河流过莫三鼻給的棉田和棕櫚树，再向前奔流，

一泻而入茫茫无际的大洋。这条河流本身每天每天地都在提醒人們去追求自由！

自由啊！在这块出产玉米、香蕉、木薯、大米、茶叶、龙舌兰和棉花的大地上，"自由"这一字眼說来实在使人痛心。在这个国家里，"自由"——这不是欢乐的呼声，不是对明天的憧憬，而是抗議。被压迫者这一地位自然而然地喚起非洲人产生了自卫感和对殖民者反抗的情緒。从葡萄牙用武力征服莫三鼻給的那个时候起，非洲人的反抗換了新的形式，它变得消沉，不显于形，但是却是踏踏实实的了。在玉米地里、棉花田里、向日葵壠里，在莫阿齐兹煤矿井底下，到处都在反抗。莫三鼻給各族人民的全部文化遺产都說明，他們是不会灭亡的。这些文化遺产說明了他們对生活的意志，他們能够克服各种灾难。人民不会死亡。葡萄牙算得了什么，在明月之夜伴舞的巴吐凱鼓声依然此起彼落。用狼尾、豹皮、駝鳥的羽毛、串珠、綉花兽皮、珍珠、手鐲装飾起来的人們使得苏魯人的軍舞重再显現。大地充满欢騰，舞蹈的每个动作都使人回忆起那个必定还会重現的时代！

在我国北部，馬康德人以木刻著称，世界各地都有专門著作論述这些木刻品。在我国的南方，不管殖民行政当局的迫害和禁止，"卓比"音乐博得普遍的贊揚。非洲音乐被认为是"低等的"，充其量也不过是"野蛮"民族的产物。但是1950年在莫三鼻給出現了由南非人录制的"卓比"音乐唱片。甚至莫三鼻給的欧籍居民都对这种音乐发生了兴趣。殖民当局只得作出让步，現在无线电台已开始播送"卓比"音乐节目。今天在整个莫三鼻給都能听到"卓比"音乐乐师用著名的称作"季姆皮拉斯"的木琴演奏的曲調。

各种非洲語言都不是法律承认的正式語言，它們在学

校中只被当作学习葡萄牙語的工具。但是全国未必有百分之一的非洲居民懂得葡萄牙語。非洲各族人民保存了自己的无价宝庫——本族語言。非洲人民的語言为我們保存了大量諺語、神話、寓言、詩、歌曲和史詩。

瑪庫阿語流传在北部，塞納語在我国的中部通行，在南方使用的是山加納語和契朗加語。操山加納語和契朗加語的非洲人有自己的文字(同拉丁文相似)，但是书报只用契朗加語刊印。在罗倫索馬貴斯出版的非洲周刊"非洲呼声"有一至二版是用契朗加語印刷的。这一事实本身也說明了非洲人对自己語言的那种珍爱之情。

如果說某些語言彼此很相似，但也有絕不相同的語言。譬如，北方的瑪庫阿人就不懂南方山加納人的話。但无論是瑪庫阿人还是山加納人都听不懂葡萄牙語，也不会說葡萄牙話。不过，葡萄牙人虽然禁止学习非洲語言，但他們也不怎么注意非洲人学习自己的語言。殖民者所需要的首先是非洲人的廉价劳动力。

这个国家的全部財富都是六百万"黑人"、非洲土著居民的双手所創造的。

莫三鼻給同大多数非洲殖民地一样，也是一个农业国。它的居民有90%是农民。从吹拂着印度洋季风的极其辽闊的沿海地区，可以望見一片椰子林，椰子林是莫三鼻給的主要財富之一。在克利馬內地区椰子树一行行挺拔直立，犹如在公园中或苗圃里一般，而在椰子树之間放牧着一群群的牲口。在布罗尔的椰子林，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化企业，其中建有公路和铁路，占地五万公頃。那里的二百万棵椰子树，每年要出产一万三千吨椰干。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椰子树种植园。在瑪达拉还有一个規模巨大的椰子树种植园，

它所占据的土地沿着海岸长达六百五十公里。

如果你把視线移开这些长満挺拔而微弯的椰子树和搖摆而整齐的棕櫚的奇妙海岸的話，那你就能看到如同士兵的队列一样整齐、长滿綠色小刺峰的低矮的龙舌兰。龙舌兰那尖長的叶子经过磨碎，洗淨，在太阳下晒成白色后就变成了纖維，龙舌兰的纖維——西沙尔麻——也是目前莫三鼻給一种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許多欧洲人的种植园都种植着这种出口作物。

我們沿着三比西河往前走，这时就隐約能見到甘蔗种植园，这是另一种主要的出口作物甘蔗。莫三鼻給的主要糖业公司——"塞納"糖业公司，在三比西河和布基河两岸拥有辽闊无际的甘蔗种植园。这家公司在瑪罗美塢和罗阿帕还有两个年产两万吨和四万吨蔗糖的制糖厂。

往南走去，在布基河的两岸依然是"塞納"糖业公司占有的土地。再往南走，"因科馬提糖业公司"在希納瓦內附近的因科馬提河上也占有大片土地。

如果沿着莫庫巴铁路或是順着三比西河岸延伸的公路朝北走，你就能来到基利馬內高地，这一高地也为欧洲人所霸占。这些同尼亚薩兰交界的山坡被圓圓的茶树点綴得像花边一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种茶业得到了广泛的推广，由于茶价的提高，植茶业日益发展起来。在古魯也、尼亚馬罗依、米兰等地区的丘陵地布满了茶树种植园。

但是，在莫三鼻給的出口产品中具有最大意义的还是棉花，它給葡萄牙带来三千万法郎的收入，远超过椰干、西沙尔麻和蔗糖。

由此可見，莫三鼻給的农业的特征是国內存在着許多属于欧洲人的大租让地和大种植园。这些租让地和种植园

都生产着出口用的原料。有些种植园是机械化的(例如，布罗尔公司)，其中有大批非洲劳工在做工。在种植园中，主要培植的是棉花、椰子树、西沙尔麻、甘蔗和黄麻。

在某些地区，国家把收购全部产品的垄断权交給租让企业主，那里的农民被迫几乎全部种植棉花或大米。这种制度使农民完全受着世界市場价格和变幻莫測的大自然的摆布。如果遇到歉收，农民們就会陷于貧困……农民們被迫出售全部收获物，然后再到市場上用高出售价五、六倍的价格为自己和家庭买进大米。

全部棉花都运往里斯本。殖民当局掌握着出口垄断权；它制定价格，并向宗主国提供必需数量的棉花。这种办法使莫三鼻給向葡萄牙紡织工业供应的原料，价格比世界市場上的低，因为它們是用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的。葡萄牙工厂得到这些棉花以后，把它們紡织成布匹，然后再运回莫三鼻給。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間的差额就入了葡萄牙資本家的腰包。

农业原料是莫三鼻給生产的主要財富，然而它們几乎全部是供出口用的。莫三鼻給簡直就沒有工业。应該提一下，葡萄牙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以絲毫不能帮助莫三鼻給发展经济。

分析对外貿易的情况时可以看出，在莫三鼻給的进口总额中葡萄牙只占28%，其余部分分别来自美国、南非联邦、英国、比利时这些国家。葡萄牙运入莫三鼻給的是紡织品、衣服、鞋、酒类、罐头等等，而其他国家向莫三鼻給輸入的是农业机器、交通工具和燃料等等。

应該指出，向莫三鼻給各种企业中投入的資本，大部分都不属于葡萄牙。現有的二十三家保险公司中，就有八家

不属于葡萄牙人。此外，还有許多农业企业和工矿企业的資本，也是全部或者一部分不属于葡萄牙人。“塞納糖业公司”，“莫三鼻給煤矿公司”，“莫三鼻給海湾石油公司”，“美国三比西(石油)公司”，“电力供应組合”等等都是这样的企业。

在莫三鼻給，椰干和棉花的加工业很不发达。只有一家不大的织布厂，属于“殖民地开发棉紡公司”。还有几家加工木薯粉和玉米面、生产啤酒、香烟、花生油、肥皂和水泥的小型企业。

煤炭是莫三鼻給主要的地下富源，1956年的产量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九吨。开采着莫阿齐兹煤矿的“莫三鼻給煤矿公司”，拥有一百三十六万美元的資本，其中60%属于“矿业地质公司”(比利时)，30%属于私人，其余10%属于葡萄牙政府。

葡萄牙政府在1948年把莫三鼻給南方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租让給美国的“莫三鼻給海湾石油公司”作勘查石油用。这家公司进行了勘探，甚至还修盖了几座办公楼，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全部工作，好像是决心把莫三鼻給的石油当作“美国的儲备”，留待将来使用，这当然是同葡萄牙政府取得了协議的。

莫三鼻給的人民除了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淘金和开采其他矿物之外，还从事捕魚和晒盐。

在工农业各种生产部門中，主要是使用人力劳动。在种植园、租让地、采掘工业、加工工业、修筑房屋和公路工程中，到处都使用人力、使用非洲人的廉价劳动力。而欧洲人当然是只管发号施令。許多作者对葡属殖民地工人的劳动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他們在那里发現了莫三鼻給实行着

一种新式奴隶制度——强迫劳动。这种"契約劳工"制度逼迫非洲人必須从事强迫劳动。只要种植园主向当局"預定"劳动力，殖民官員就挨村逐戶地强制征募非洲人去做工。如果說"黑人"这个字眼現在并不经常是"奴隶"一字的同义語的話，那末"契約劳工"，或者是非洲人所称的"施巴路"就永远是奴隶之意。

非洲人的工資低得惊人，連葡萄牙統治者都不得不承认，劳工的肚子从来沒有眞正吃飽过。据官方統計，在种植园里工作的男人每天掙三点七埃士庫多，妇女掙三点五埃士庫多，儿童掙二点一埃士庫多。在矿場工作的人，工資是五点五埃士庫多；在某些原料加工工厂工作的工人，每天的工資是八点七埃士庫多。

統計資料同时表明，在农业部門工作的黑白混血种人和"同化人"，每月的工資在三百七十到九百六十埃士庫多之間，然而欧洲人却高到一千六百到三千九百埃士庫多；在工业部門工作的欧洲人，工資高达七千埃士庫多。

这些数字极其明显地证明，非洲工人在殖民地体系中的唯一作用，就是替欧洲人創造財富，創造舒适的环境以及使欧洲人生活方便。非洲人修铁路、公路和海港。建設城市，建設貝拉、納普拉和罗倫索馬貴斯等"白人城"的也是他們。

每年葡萄牙政府都要把成千上万的非洲人送到德兰士瓦和罗得西亚的矿井去交換商品。莫三鼻給活生生的躯体在流着鮮血，因为其中大部分人从此再不能回到祖国了。恩里克·加尔瓦奥和卡尔路什·謝尔瓦热姆在他們合著的"葡萄牙的海外土地"一书中曾强調指出，販卖这种活商品是欧洲人財富的基础和葡萄牙政府"大宗收入"的源泉。

仅仅根据旅行指南了解莫三鼻給的旅行者，从他耽在这个国家的最初时刻起，就会感到莫明其妙。在供旅行者閱讀的各种书籍中，都对这个国家內所建立的种族合作大加頌揚。只要您走上罗倫索馬貴斯的大街，就能看見大电影院，席无虛座的現代咖啡館(如像“岩石”和“大陆”咖啡館等)，但是您在这些場所能遇見只是扮演着一种角色的非洲人，即“侍者”。在这个城市里甚至还有“为土著人”特設的电影院，它在市郊，在一条通往机場的安哥拉大街上……那里“黑人”不得入內这样的牌子，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看見的。在莫三鼻給，法律有明文規定：不准有种族主义，但是到处都存在着种族主义，因为这对葡萄牙人有好处。非洲人的收入同白种人的收入相差极大。我們已经說过，高級和中級的职位都由白人担任，而非洲人只应当滿足于当奴隶、侍者、信差的命运。

你在街上能碰見“土著人”，但是在电影院里，在“波拉娜”大飯店里，是見不到他們的。如果这使你惊訝的話，那末就会有一位对你表示怜憫的負責职員向你解释：“当然，您是对的。但这并不是种族主义。請您看看，他們都光着脚，沒有文化，您知道，他們甚至都不会讲葡萄牙話呢……非洲人中也有一些‘同化人’，但其中大部分还是土著人。我們全力来开化他們，迫使他們擺脫現在依然过着的‘布片遮体’的那个世紀。”

是呀，找到了詞儿。“野蛮人”，“半个人”。这里正是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全部实质……而种族歧視是沒有的，有的只是不同的“公民等級”。

現在全国有多少“同化人”呢？統計資料答道：有四千到五千人。总之，在莫三鼻給成为殖民地的四个半世紀之

中，葡萄牙人才"开化了"千分之一左右的居民。这里还有三万二千名黑白混血种人。这是介乎白种人和非洲人之間的一个阶层。他們同人民脫离了关系。但是白人却歧視他們，像对待"土著人"一样地不准他們过文化生活。有些黑白混血种人自己背弃了非洲人，因为他們自以为是"白种人"出身的。他們受騙了。白种人对他們說来是諸事如願的同义語，于是黑白混血种人否认其同非洲的共同性，試图"出人头地"。而白种人回答他說："你同其他人一样也是黑人啊！"慢慢地黑白混血种人开始懂得了自己的境遇。現在，其中有些人的态度依然犹豫不定，但另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非洲人了。

黑白混血种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处于介乎"土著人"和"白种人"之間的中等地位。他們是一些熟练工人和小职員。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同白种人的孩子一起上学。但是由于付不起学費，黑白混血种人的子弟只能讀完小学，能讀完中学的很少。誠然，比較富裕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宗主国的大学去深造。黑白混血种人可以跑电影院，可以同白人坐在一起，但是不能进入"波拉娜"大飯店。回答他們說，飯店已客滿了，但他們知道，所以拒他們于門外是因为他們不是"白种人"。混血种的青年甚至只是同混血种姑娘和非洲姑娘跳舞，因为"白种姑娘只肯同白种人跳舞"。

必須确切地說明，混血种人决非种族間自願結合的結果。大多数混血种人都已经是混血种人生的孩子。过去有些葡萄牙人未经結婚同黑人妇女同居。其中許多人在回宗主国时抛弃了妻子和孩子，而另一些人在莫三鼻給久住下了，在临死时才使自己同非洲妇女的結合"合法化"，"以便

让其孩子能拿到一笔遺产”。我們要順便指出，欧洲人同非洲姑娘結婚，在过去是因为在这里白种女人一直很少。如果再看看，在莫三鼻給从来沒有一个白种女人肯嫁給“黑人”。这样，事情立即就更清楚了。相反，却有这样的事情：那些在葡萄牙同白种女人結婚的非洲人（通常是混血种人）在殖民地生活过一、二年后被迫把自己的妻子送回葡萄牙。因为欧洲人中間种族主义异常盛行，白种女人如果嫁給混血种人或“同化人”，就会经常遭到自己同国人的迫害。

我們莫三鼻給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它基于这样一条准則：“把一切好处都給欧洲人”，这个准則是殖民道德之本。正由于这一点，非洲人才被强制地禁止在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获得进步。

占莫三鼻給总人口98%的土著人，都是受压迫和沒有权利的賤民。未经行政当局允許，他們不得迁移住址，不得从本村搬到外村去。在城市里对土著人施行宵禁，晚上十一点以后，非洲人沒有出現在街头的权利。此外，同官方的屡次声明相反，医院和門診部始終是白种人享有的特权，教育方面也是如此。非洲人中99%是文盲。当局把非洲人的初等教育委托給天主教传教士去办理。这些传教士执行着把非洲人培养成葡萄牙“公民”的“崇高使命”。他們教非洲人孩子学葡萄牙語，学葡萄牙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自然也教非洲人相信：不信宗教是不能得救的。“当文明人”，就是說要成为基督教徒，要成为天主教徒。

在天主教传教士办的小学校毕业以后，非洲人的孩子学会了鞋匠或木匠的手艺，或者去当“侍者”，或者是回到地里去干活。但是連上这种学校的人也不多。在一百五十万名学龄儿童（五岁到十四岁）中只有5%到10%上学。

在这篇文章中经常用到"土著人"，"同化人"这些字眼。必須把这些葡萄牙所公开使用并使之合法化的概念說清楚。为了便于欺騙和統治，葡萄牙的法律把葡属几內亚、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居民分成两种等級：一种是"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也就是所謂的"同化人"；另一种是"土著人"。这些土著人除了传統的习慣之外，更确切地說，除了他們仅仅剩下的一些习慣的东西以外，是享受不到任何权利的。

从理論上讲，"土著人"可以成为"公民"。为此他們必須接受許多屈辱的条件，这些条件会使他們脫离非洲人的生活圈子(附带說一句，父亲作"同化人"的权利是不能传給子女的)。"同化"的证件簡直在证明他"失去了个性"。非洲人应当会說葡萄牙話和写葡萄牙文，应当忘掉自己的风俗和传統，应当按照葡萄牙人的习慣和风俗去生活；换句話說，就是要脫胎换骨。但是，有了这些条件还不够。一个非洲人纵然会說葡萄牙話和写葡萄牙文，纵然学会了"白种人的派头和习慣"，还是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公民"。他必須向行政当局提出申請，等到行政当局认为合格时，才授予他公民的身份。

有一个卫生員想要"同化"，四年之間他曾多次提出申請，甚至大夫都在帮他的忙。虽然从法律上說，其中并沒有什么障碍，但是这个卫生員却一連四次都被拒絕了。結果他还是"土著人"。原因很簡单：这个卫生員一旦变成了"同化人"，他的工資就要增加五倍，也就是說，会使他的工資同白种卫生員一样多。所以他才想变成"同化人"。也正因此他才每次遭到拒絕。不用說，白种卫生員的心情很不痛快，干嘛要一个"土著人"当同事呢！所以，我們这位卫生員只好仍旧拿着低工資。

有一条法律比葡萄牙的全部法律更有威力，它也像我們大地上有波巴布树（一种木棉树——譯者）一样地現实，是它决定殖民者的行动和作为。这条法律就是种族歧視。

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表現出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图：不让黑人有"出头之日"。葡萄牙政府不准非洲人管理国家事务，甚至不重要的职务也不让非洲人担任。部落酋长完全成了殖民地行政当局意志的执行者。选举酋长的传統方法遭到破坏，这些酋长都很清楚一条規律：要想不被罢免，就得盲目順从当局。因为法律規定，总督可以撤換"不称职"的管理者。

莫三鼻給的政治管理机构是这样的：行政机构由里斯本的海外部长委任的总督領导。政府会議（这是一个类似殖民地政府的組织）在总督的主持下召开。立法会議由二十四名議員組成，其中八名是指定的，十六名是由选举产生的。这就是殖民地的"国民大会"。在十六名选举产生的議員之中，七名是从社会团体和经济团体（維护殖民統治的社团，亲法西斯的欧洲人工会）中选出的，另外九名代表是按每州一人的名額直接投票选出的。但是只有"公民"才享有被选举权。所以，一个非洲人如果属于"土著人"的范疇，他就不能参加选举，更不能被选举。因此，立法会議的二十四名議員之中，只有九人是直接由选举产生的，除了这一丑恶的事实之外，总的說来只有欧洲籍居民才享有选举权。

由总督指定的八名立法会議議員中，有两名是非洲人的部落酋长，他們"代表"非洲籍居民。由此可見，"全国国民大会"这个立法会議的二十四名議員中，有二十二名議員捍卫着七万名欧洲人的利益，同时只有两名由总督委任的"議員"来代表六百万非洲人。参加立法会議的总是馬尼卡和索

法拉的"部落酋长"，因为他們是唯一能說葡萄牙話和写葡萄牙文的"統治者"。

像所有其他"海外省"一样，莫三鼻給也选出二名欧洲籍議員参加葡萄牙的国民大会。它的各項法律都是在里斯本通过的，整个殖民地政策也是在里斯本决定的。当局关心的主要是，不要让葡萄牙殖民地内出現非洲其他地区中所发生的变革。

殖民地的統治者明确地一再重复法律的条文說，"葡萄牙国家从大西洋起直至澳門和帝汶島，包括非洲'各省'和果阿在內。"薩拉查总統亲自讲过："我国是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在他看来，我們时代非洲所发生的一切变革全是"共产主义"間諜所干的事。

換言之，若是相信葡萄牙当局的話，似乎非洲殖民地各国人民的生活是愉快的，除了"继续留作葡萄牙人"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期望。不难证实，葡萄牙当局的話是想来欺騙国际公众輿論。願他們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当成現实吧！

十多年来，葡萄牙秘密政治警察部队一直駐在莫三鼻給，并对非洲人和具有自由思想的欧洲人进行监視。莫三鼻給国內还駐扎着葡萄牙的空軍部队和伞兵部队。当在尼亚薩兰和坦噶尼喀发生了反殖民主义的群众示威后，葡萄牙的大批武装部队封閉了同这两国相邻的国境线。

加納、几內亚、尼日利亚和其他許多国家今天都已经独立了，还有一些国家正沿着它們走过的道路迅速前进。葡萄牙知道这一点，所以它的統治者正极力加速莫三鼻給殖民化的速度。在林波波盆地和莫三鼻給的北部，已经相继建立了許多"柯洛納脫"。当局的目的是要迅速增加欧籍居民，从而使非洲人失去要求独立的根据。当局并不掩飾自

已的計划："拥有大量移民是我們继续留在这里的保障。"

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莫三鼻給沿着加納和几內亚的道路前进。当局建立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甚至同国外通訊都受到监視），并不能阻止消息滲入莫三鼻給。秘密的政治团体继续在进行斗爭。我們的姐妹国——安哥拉参加了1958年12月在阿克拉和1960年1月在突尼斯举行的两届全非人民大会。此外，莫三鼻給和其他葡属殖民地的問題每年都提到联合国托管委員会中討論。莫三鼻給的各族人民，同非洲其他許多国家的人民一样，也一直在坚持进行爭取独立的斗爭。他們知道，亚非各国人民是支持他們的，他們将竭尽全力求得自己国家的彻底解放。葡萄牙政府絕不能阻擋历史的进展。葡萄牙政府能够推迟历史的进展，但是不能使它停止前进。

葡萄牙当局应該考虑在佉尼亚和刚果所发生的事件。最好他們还是自动地承认进化是不可抗拒的。这种进化违背着他們的意願正在实現。这就是生活和劳动在莫三鼻給的全体人民的願望。

（譯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眞相"，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

# “我們拿起了武器”

## ——訪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記維里亚托·达·克魯兹

张自忠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目前領导着遍及安哥拉的武装斗争的两大政党之一①。記者最近有机会在科納克里訪問了这个政党的总书記維里亚托·达·克魯兹。在他朴素的办公室里，这位总书記怀着激憤的心情，向記者介紹了殖民主义者对他的国家的掠夺和罪恶統治，以及安哥拉人民为摆脫殖民統治和爭取自由而展开的不屈不挠的斗爭。

### 安哥拉的大好河山被糟蹋了

克魯兹总书記指着墙上挂的一张非洲地图說：“安哥拉同西非其它国家一样，有着一片富饒的国土，那里有辽闊的平原，有茂密的林海，还有錳、鈾、石油和金刚石等矿藏，水力資源也极为丰富。在那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棉花、小麦、花生、甘蔗和各种美味的水果。这些，都为发展我国的经济提供着取之不尽的原料。”

克魯兹先生带着非洲爱国者的一种光荣的自豪感，向我叙述他的美丽富饒的祖国所遭遇的悲慘命运。安哥拉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其中白人只有十万零九千五百多人（主要是葡萄牙人，也有美国、英国、比利时人）。就是这些所謂“文明人”統治着安哥拉，毁灭着安哥拉人民的幸福。他們

① 另一政党为安哥拉人民联盟。——編者

在这里开办剝削公司和种植园，运走了数不尽的安哥拉的財富。举例說，美国、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等操纵着安哥拉钻石公司，有一万八千五百名非洲人为这些帝国主义垄断資本开采着金刚石。工人每天要被迫劳动十四小时以上。他們对安哥拉人经常进行大規模的围捕，把从十三岁的儿童到五十岁的老人围捕后，用绳子一个連着一个地綁起来，用刺刀、皮鞭强迫他們到殖民者的种植場和矿山去劳动。請听一听这样一些惊人的数字吧。90%的安哥拉人是文盲；84%的安哥拉人遭受飢餓或营养不足；41%患热带病和軟骨病，平均两万人才有一个医生。因为沒有医疗設备，死亡率高极了。这就是安哥拉殖民地的一幅悲惨的图画。

## 人民从来沒有承认

“这些新老殖民主义凭着什么掠夺安哥拉的財富和毁灭安哥拉人民的幸福呢？”克魯兹接着說。

“他們說什么1885年2月26日帝国主义在柏林召开的分贓会議①达成了所謂协議，安哥拉应該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是，这是胡說。安哥拉的命运，取决于安哥拉人民。而安哥拉人民从来也沒有承认过这种帝国主义的分贓协定。

“相反，自从殖民者蹂躪我們国土的第一天起，安哥拉人民就英勇地进行反抗殖民統治的斗爭。1904年，庫內尼

---

① 柏林会議是帝国主义爭霸非洲的一个分贓会議，由当时德国的首相俾斯麦召集的，参加的国家有德、英、法、美等十四个国家。会議从1884年11月15日开始到1885年2月26日結束，締結了柏林条約。根据这个条約，刚果河流域地区分别被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殖民主义者分割掉了。——編者

河两岸人民的大暴动，击毙了三百多个殖民軍士兵。1905、1907年和1939年，在安哥拉首府接連发生过大規模的罢工和暴动。1955年，首府罗安达的爱国青年开展了有組织的斗爭。尽管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残酷的鎮压，但人民反帝的火焰一直沒有被扑灭。”

## 走上武装斗爭的道路

安哥拉人民最后一步一步地走上武装斗爭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年，安哥拉人民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残暴統治下，忍无可忍，終于拿起了武器，高举起民族独立的火炬，向殖民者进行了强大的冲击。克路兹先生告訴了我有关安哥拉人民英勇斗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去年在罗安达的监獄里，有几千名安哥拉的爱国者和一些‘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領导人被殖民者监禁着。其中有在1960年6月被殖民当局逮捕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領导人之一、医生內图。內图的家乡，本戈地方的居民举行了多次的示威游行。在一次示威运动里，葡萄牙殖民軍竟对和平的游行队伍实行血腥大屠杀，結果杀死了三十多名和打伤了二百余名安哥拉的爱国者。这就是本戈慘案。

“然而，残暴的鎮压，决不能摧毁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爭意志。1961年2月14日的夜晚，罗安达四十多名爱国青年聚集在郊区茂密的丛林里，秘密商議襲击殖民者的监獄的行动。他們提出要拿起武器，采取武装行动。当晚就决定去襲击葡萄牙当局的电台和监獄，解救被监禁的安哥拉爱国者。青年們手持尖刀，铁鏈和自己制造的土手榴弹。当他們刚刚要闖进城的时候，便发現一辆葡萄牙殖民者的巡邏車緩緩地向郊区駛来，这些青年憤怒的感情

无法抑制了，他們立即埋伏到公路的两旁，当巡邏車走过的时候，他們便用手榴弹炸毁了这辆車子，冲上去打死了車上的六个葡萄牙士兵，夺取了武器。然后又冲向电台和监獄。这一夜虽然这些青年并沒有获得成功，且有伤亡，但他們从敌人手里夺得了武器，斗争意志十分昂揚。接着第二天夜里，他們又对罗安达的监獄发动了勇敢的攻击，又打死了几名葡萄牙士兵，但仍沒有达到解救爱国者的目的，并有很大伤亡。这些青年爱国者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他們从一次又一次斗争中认识了如下道理：对帝国主义要仇恨，要打击，但需要用人民的武装对付殖民者的武装。决不能赤手空拳。

“上述两次人民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使他們在敢于斗争的安哥拉人民面前陷于惊慌状态。他們連续三天在安哥拉的首府大肆逮捕，向人民疯狂进攻，实行恐怖統治。在几天的时間里，罗安达人民被枪杀的达三千多人。葡萄牙当局妄想以这种恐怖手段，使安哥拉人民屈服。但就在那几天里，罗安达几家重要的殖民公司內的安哥拉劳动者，都举行了抗議屠杀安哥拉人民的大罢工。”

克鲁兹說：“葡萄牙殖民者看到这些难以抗拒的人民力量向他們进攻了，他們发抖了，宣布了紧急状态。对安哥拉人民的鎮压变本加厉了。但是，这絲毫也不表示葡萄牙殖民者的强大，这是他們垂死的挣扎。

“为了要达到彻底驅除帝国主义的目的，我們的党决定要到敌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角落去，这就是去立即組织觉醒了的安哥拉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我們党的干部从1961年3月間起，就暂时离开了駐有强大敌人武装力量的城市，奔赴农村去，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

## 高举斗爭火炬前进

現在，在安哥拉的丛林和山谷中，人民的武装力量开展着活跃的游击战爭。这位总书記提到了安哥拉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托馬斯。“托馬斯是在1961年2、3月襲击罗安达监獄事件后率領二十四个爱国青年，离开罗安达的。当时他們手里有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二十支枪。他們到了安哥拉北部山区，建立了据点。他們多在夜里活动，采用埋伏战法，襲击敌人，夺取武器。同时，破坏敌人的交通，炸毁桥梁，拆断电线等。在活动中，分成若干小队，分布在各个地区，发現敌人力量少于他們时，也发动攻击，并不断地襲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崗哨。比如4月7日在烏奎和冬布可两个地区的埋伏战中，人民武装就打死和打伤一百名葡萄牙士兵。这样，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間里，他們的队伍发展到了八百多人，击毙了二百三十多名葡萄牙士兵，夺取了大量武器，武装了自己，并控制了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在被控制的地区內，葡萄牙的巡邏兵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在公路和村庄行走了。”

克魯兹舒了一口气，然后又继续描述了安哥拉人民武装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安哥拉人民游击队队員們，都生活在农民家中，空閑时和农民一块劳动，当村里的农民发現葡萄牙軍队的情况后，立刻跑来給民兵們报信，并帮助打击敌人、破坏交通等。爱国武装力量也就依靠人民进行着斗爭。”

## 黎明必将来临

我注意到，这位安哥拉的爱国者对于祖国人民的斗爭

满怀着信心。斗争是残酷的，但黑夜終将消亡。他說："現在，安哥拉的爱国武装力量已经从北部发展到中部、南部。葡萄牙殖民者遭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他們慌张了，在城市中实行宵禁，殖民者的巡邏队整夜活动不停。同时，他們蓄意对人民挑衅，在乡村使用凝固汽油弹，成片成片的烧毁村庄。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間里，五万名安哥拉人民遭到杀害。就連葡萄牙殖民当局也多次承认，他們决意要通过屠杀十万人来'消灭'人民的武装。"

但是，这位总书記表示，"不管怎样，安哥拉人民的斗争火炬是扑不灭的，并且将越燃越旺。"他說："我們深信，经过长期艰巨的斗爭，帝国主义必将被安哥拉人民彻底的干净的驅逐出去。"

談到这里，这位总书記笑盈盈地从办公桌上，拿了一盒火柴，他抽出了一根，富有风趣的說："不要小看这一根火柴，它可以燃遍我国的大草原。伟大的毛澤东同志不是曾经說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嗎？"随后他在书架上又拿了几本书，在这当中我发現有我国人民伟大領袖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論"等著作。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翻着这些著作，看到在每頁里他都作了各种記号，他还作了笔記。这时，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說："在我們的斗爭极端困难的时候，看看这些著作，就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澤东的思想在伟大的中国已经放射出燦烂的光輝，同样也将在我的祖国的土地上結出鲜艳的果实来的。"最后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克魯兹先生对我說："請你轉达安哥拉人民对毛澤东主席的敬意！"

（本文原載"世界知识"1962年3—4期）

# 烽火中的安哥拉

B·西兼科

## 巴西的"黑媽媽"

安哥拉是非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早在中世紀时代，在目前的安哥拉的領土上就有几个国家了。这是一些很发达的国家，手工业和艺术都极为昌盛。例如，铁匠这种行业在安哥拉就頗受尊敬。曾经有过一个規矩，只有铁匠才有資格当安哥拉的执政者。

十五世紀末，葡萄牙国王曾派遣一些航海家去尋找通往印度的航路。这些葡萄牙航海家的船队在目前的安哥拉的海岸边抛了錨。他們虽然沒有找到航路，但在非洲大陆的西南部发現了一个极其富饒的国家。

葡萄牙人决定在安哥拉住下来。他們干的行当主要是捕猎被称为"黑色貨物"的黑人。当时对这种"貨物"的需要量很大，每年总有几十艘装滿"活的貨物"的船只离开安哥拉。这些黑人主要是运往巴西，卖給种植咖啡、烟草和甘蔗的种植园当奴隶。据調查，現在巴西的黑人几乎全是安哥拉人的后裔。因此，人們往往把安哥拉叫作巴西的"黑媽媽"。奴隶貿易使安哥拉蒙受巨大的損失，它一年年地荒凉起来。乡村中沒有人住的茅屋越来越多，因为房子的主人都被运到遙远的南美充当牛馬去了。

葡萄牙掠夺者被人們称为"发殖民地横財的騎士"。他們的胡作非为，激起非洲人强烈的憤怒。十六世紀末，安哥

拉爆发了反对葡萄牙掠夺者的起义。这个解放运动是由"非洲的貞德"①安娜·津吉·姆班迪領导的。斗争异常頑强，延續了很长的时間。殖民者用了一百年的时間，才把安哥拉人民英勇的反抗鎮压下去。

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巩固了地位以后，就开始逐漸蚕食邻近的領土。由于葡萄牙人不断猎捕奴隶，各地的部落变得非常軟弱，无力反抗掠夺者。十九世紀末，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时，葡萄牙利用残暴貪婪的帝国主义强国間的爭紛而保住了自己的領地。这样，安哥拉終于淪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 "飢餓的国家"

葡萄牙在欧洲的国土并不大，然而却是最大的殖民帝国之一。殖民地的面积比宗主国大二十四倍。

安哥拉是面积最大的葡属殖民地，它的面积有一百二十四万六千平方公里。在它的土地上可以綽有余裕地容納下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瑞士、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国家。全国人口大約四百五十万。

安哥拉的本地居民由几十个部族組成，其中絕大部分說班图語。居住在安哥拉北部的是巴刚果和隆达族，在沿海地区居住的是姆崩达、万亚涅卡、万甘盖拉等民族，在南方居住的有渥瓦莫、瓦魯埃納等民族。安哥拉的欧洲人有十万余人，主要是葡萄牙人。

安哥拉被划分成十三个行政州。由一个总督統轄这个

---

① 貞德（geanne d' Arc）是法国人民女英雄。在百年战争时期1337—1453，她曾領导法国人民向英国侵略者进行頑强的斗爭。——譯者

葡萄牙殖民地。总督府設在罗安达市。安哥拉北面同刚果共和国(首都利奥波德維尔)毗邻，东面同罗得西亚和尼亚薩兰联邦交界，南面同西南非洲接壤。

安哥拉境內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境內大部分地区是广袤的高原，它的高度往西逐漸降低，成为濱海低地。高原的腹部地区复蓋着森林，其中主要的树木是各种金合欢树。安哥拉的北部是热带草原，也就是"非洲草原"。南部是半沙漠地区。安哥拉的动物种类繁多，有獅子、水牛、犀牛、大象、猴子、长頸鹿、斑馬等等。从前安哥拉的獅子很多，到了晚上，獅子有时竟跑到城市中的街上。而現在，正像許多其他动物那样，大部分獅子都被殖民者消灭了。

几乎全部安哥拉的非洲人都居住在农村里。他們以务农为主。畜牧业并不发达，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舌蝇①，妨碍了畜牧业的发展。农民种植着玉米、高粱、粟和其他粮食作物。这里的收获量很低，因为土著居民被殖民者从肥沃的土地上赶走了。肥沃的土地都属于外国公司和移民所有。欧洲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万公頃土地，非洲人虽然比他們多四十倍，但是一共只有一百八十万公頃土地。安哥拉当局还强制当地农民种植供出口用的棉花、咖啡等作物，使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更加縮小。这样一来，非洲人的农村就整年存在着飢饉的現象。所以人們常常把安哥拉叫作"飢餓之国"。欧洲人的种植园也栽培着咖啡、西沙尔麻以及其他出口作物。这些种植园集中在安哥拉西北部的肥沃地区。所有这些作物都是运往美洲和欧洲去的。

---

① 舌蝇是非洲的一种吸血蝇类，能传染死亡率很高的睡眠病。
——譯者

安哥拉的工业很不发达。即使它的主要工业部門——采矿工业，发展水平也低于邻近的非洲国家。安哥拉的钻石储藏量很丰富，按开采量来說，安哥拉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居第四位。它的錳矿、鈾矿、石油和其他矿产的儲藏量也极丰富。但是这些地下富源也不属于安哥拉人民，而是属于一小撮欧洲和美洲的資本家。例如，开采出来的钻石全部集中在庞大的钻石垄断組织"安哥拉钻石公司"的手中，这个公司主要是英国、比利时、葡萄牙和美国的資本。"安哥拉钻石公司"經营着四十多处钻石矿，年产钻石达一百万克拉。有一万多名非洲工人在这个公司的企业中作工。开采錳矿的是葡萄牙的"安哥拉錳矿公司"，开采銅矿的是葡萄牙的"安哥拉銅矿企业"公司。开采石油的有两家公司：葡萄牙的"罗比托燃料公司"和比利时的"比利时石油金融公司"。

安哥拉的加工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規模大的企业为数不多，在罗安达有炼油厂、紡织厂和啤酒厂各一座，在罗比托有一座水泥厂。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农业原料加工企业。

国内的铁路也很少。主要的铁路干线是由东到西横貫全国的奔給拉铁路。这条铁路的老板是垄断組织"坦噶尼喀租让公司"，該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是属于美国亿万富翁洛克非勒的。在安哥拉的出口額方面，美国甚至把宗主国都排挤下去而居領先地位。外国公司在安哥拉收购一半以上的咖啡，几乎全部的西沙尔麻，絕大部分的錳矿以及其他产品。在安哥拉的进口額中，葡萄牙仍然保住了第一位，其次是英国和美国。

民族資产阶級几乎根本不存在，这是安哥拉的一个特

点。規模較大的工矿企业都属于外国資本——欧美各国的資本。称得起“富裕”的安哥拉人，只是一些小商店老板、小工場主，种植园、工业公司、銀行和貿易公司的小职員。但是安哥拉至今还沒有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同外国資本相抗衡的民族資产阶級。

安哥拉工人阶級的人数很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同土地保有密切的联系。从严格意义上所說的无产阶級，也就是失去一切生产資料、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沒有任何生活来源的社会阶級，在安哥拉这个殖民地內，人数是很少的。安哥拉最大的无产阶級队伍是农业工人和矿工，他們大多是按“契約”雇佣的临时工人。这些人离开农村的时間很有限，他們在矿山或种植园中作工，等到期限一满，他們照例回到故乡去。

安哥拉的农民和无产阶級，是国內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受殖民主义者禍害最重的人民。这两个阶級成为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爭中的主要动力。

## 二十世紀的奴隶主

当你了解安哥拉的現状以后，那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正在十七世紀中游历，你会看到和那时一样繁盛的奴隶貿易，和那时一样地把严刑逼供当作取得罪证的最好办法，以及被捕的人受到鞭打和其他种种体罰。

在安哥拉，直至今天还保存着奴隶制度、拷打和体罰。

根据殖民地法律，安哥拉当局有权强迫每一个非洲人在一年中用几个月的时間去修建公路和其他“公共工程”，而并不付給工資。通常的办法是把附近村庄中的非洲人全都赶到这些工地去作工。美国“新聞日报”对此曾报道說：

“由于許多地方的男人都到别的地区去从事强迫劳动，負責道路工程的长官或酋长就常常把妇女、甚至幼小的儿童都征調去做工。这就是为什么在安哥拉可以看見背上背着孩子的母亲、大肚子的孕妇和年龄很小的女孩子拿着簡陋的鋤头在挖路，在用头頂着滿筐滿筐的泥土……”

“訂契約”是安哥拉盛行的另一种方式的强迫劳动。下面是实行这种制度的方法。当葡萄牙种植园主或者矿山老板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并不在自己的庄园或矿山的大門上张貼招工广告。他用的是另一种办法：把申請单送到土著事务部，說明自己需要多少劳动力，并請求“供应”所需要的土著人。土著事务部掌握着一个招募劳工的代理人网，即所謂的“安吉阿道萊斯”(Ангиадорес)，这些人的职业很像奴隶猎捕者。劳工招募員一般都求助于州长官，即“波什都”的首长。州长官調出一队警察給招募員指揮，警察就会出其不意地出現在非洲人的村子里。剩下的只是几小时的事情罗：强迫那些不识字的农民在一张小紙上蓋上指印，紙上写的什么，甚至都不給他們念一遍，然后在警察的警戒下，把他們押送到招募站。再从这里把他們送到种植园、矿山或工厂。

种植园里的劳动日，从早上五点一直延续到晚上七点，連星期日也得照常干活。如果劳工沒有完成一天的工作量，就会遭到体罰。这种“按契約雇佣的劳工”，即“契約劳工”，所得的工資极其菲薄。而且，企业主还要从应該付給劳工的那些錢里扣去一部分，用来賄賂向他提供劳动力的官員。矿山和工厂中的情况也是一样。

招募員一出現在村里，村中的居民就会惊惶不安。村民們都想逃避这种强迫劳动，因而跑进森林，一連几个月躲开

招募員。但是"税务队"已经把守着一切大小道路，捕捉"开小差的人"，而哪个村子有了逃工，哪个村子就得多納許多捐税。

根据倫敦"非洲問題新聞公报"（1959年9月）杂志上的資料，每年被征調去进行强迫劳动的安哥拉人有七十万，其中十万人是五岁到十四岁的儿童，另外十万人是五十岁到七十岁的老年人。被招募員抓去的非洲人，有許多人从此就再沒有返回故乡。他們在葡萄牙人的种植园和矿山中忍受不住过度繁重的劳动而累死了。葡萄牙总統手下的一名退职部长馬尔采洛·卡埃頓曾经承认过这种事实，他写道："……有两种情况同我們作对，使我們殖民地政策的成就受到怀疑，并使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人口大量縮减，这就是地主盲目的貪得无厌和奴隶劳动制。"这話說得多么坦白！

在另一份由上尉恩里克·加耳瓦奥写的文件中，話說得更加坦白。他过去曾任安哥拉殖民地行政当局的督察长，后来在葡萄牙的"圣瑪利亚"号客船上領导过起义。1947年他向葡萄牙国民大会提出了关于葡属非洲殖民地情况的报告。加耳瓦奥在报告中揭发了殖民地的主宰者把殖民地的人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緣。葡萄牙当局藏起了这份报告，不让广大公众知道，并把报告的作者关进了監獄。1959年，加耳瓦奥越獄逃跑，1961年初在"圣瑪利亚"号船上举起了义旗。1961年1月29日出版的英国杂志"观察家"周刊公布了他的报告的內容。編輯部是从巴西获得的这份报告。因此这篇报告才公諸于世界。虽然从写成这篇报告的时期到今天，已隔十几年了，但报告中却沒有一句話是过时的。这份报告中所描写的情况，会使每一个沒有偏見的人感到震惊。加耳瓦奥写道："在某些方面，情况（各殖民地——作者）比

公开实行奴隶制度的时期更糟。在奴隶制度时代，主人把买到的人，像牲口一样当作是自己的财产。他希望这个人健康强壮、手脚勤快，他像照料自己的牛馬一样地照料着奴隶。可是現在却用不着去购买土著人，只要向政府去租就行了，虽然土著人也被认为是自由人。

"至于土著人是生病还是要死，他的主人是毫不在乎的，只要土著人还活着，就得給主人干活儿……当土著人实在不能做工或是要死的时候，主人永远可以再提出要求，让当局給他派些新的工人来。有些企业主損失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工人，但是当局从来不拒絕再給他'提供'新的工人。"

加耳瓦奥在結束报告时写道："我們不能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了。对于那些同意这种制度并且显然对此习以为常的人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我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可是，这一呼声只是一个在沙漠中大声疾呼的人的声音而已。安哥拉继续按照十七世紀的法律生活下去。

## "巴拉馬托拉"和"卡瓦尔馬里"

"巴拉馬托拉"是一个装着短柄的圓板，很像一个乒乓球拍，但是上面钻有若干小孔。如果用这种圓板打人，挨打的人的身上就会出現长久不能消退的肿泡。"卡瓦尔馬里"是一种用犀牛皮制成的皮鞭子。用它打人时，会引起体内溢血。

每一个安哥拉人都非常清楚"巴拉馬托拉"和"卡瓦尔馬里"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亲自領教过这两种刑具的厉害。葡萄牙殖民者往往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就懲罰安哥拉人，像：稅款过时不繳，违反全国各地所实行的晚九点后禁止出門的宵禁制度。如果严重地违反了殖

民地法律，"罪犯"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罰：坐牢或流放。

在安哥拉当个"罪犯"可不困难。譬如說，非洲人只要不带着通行证上街就行了，因为葡萄牙的法律規定，非洲人应該經常随身携带通行证。不同阶层的非洲人的通行证各不相同。例如，每一个在欧洲人家庭里作工的非洲人上街时，身上必須携带着能证明他的本人和地位的证件，这张证件还要由雇主每天加以签署。美国記者約翰·根室在"非洲内幕"一书中写道："假若雇主忘了签字，警察就会立刻把仆人逮捕起来，剃掉这个仆人的头髮，把他送去修路或是关进监獄。他們并不把这件事通知白种人雇主。但是，仆人既然在早上失踪，雇主就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可以到警察局去，只要有人能找到这个仆人，雇主就可以把这个倒霉虫保释出来……"

当局对那些竟敢抗議殖民暴行的非洲人懲治得特别严厉。这样的非洲人，一般都被关进监獄或是流放到凶多吉少的"死亡島"——圣多美島去。圣多美島在几内亚湾中，沒有一个人能从那里活着回来。据掌管"土著事务部"的葡萄牙高級殖民官員派瑞拉声称，"只有政治犯"，而且是"最危险的"、"感染上有害的政治思想的"政治犯，才被流放到圣多美島。

在安哥拉还实行着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各个城市里麕集着密探和奸細，每个外国人都受到警察的监視，而其中胆敢对当局表示不尊重的人就会坐牢或者在二十四小时内被驅逐出境。

1960年夏秋之际，英国"卫报"的記者曾到安哥拉采訪。他发現，当地报紙很少报导当前的政治消息。报紙上整栏整栏地刊登着从书本上抄下来的历史研究資料。这个英国

記者向該报編輯表示不能理解，后者向他解釋道：

"您瞧，像这样的材料，照例检查机关是不会删掉的。我們希望，这种材料能帮助人民提高爱国的情緒。出一张載滿历史性文章的报紙总比大开'天窗'的报紙强吧，这一点想您会同意的……"

过了几个月，另一名記者，这一次是西德"南德日报"的記者約尔格·埃尔丁来到了罗安达。某一西方国家的領事对他在这个城市內的行动作了如下的指示：

"永远别用电話通話，因为会有人偷听。別在旅館附近雇出租汽車，因为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总是密探。別在酒吧間內高談闊論，因为警察离你不到十步远。別把你的記事本留在旅館房間里，还应該留神，別跟希腊人談話……"

"跟希腊人？"

"噢，是啦，"領事突然想起，"我忘了告訴你，我們为了謹愼起見，大家都把葡萄牙人叫作希腊人。我們每个人一听到这个称呼，就猜到談的是他們……"

安哥拉的"治安"問題由葡萄牙的秘密政治警察"皮德"負責。在安哥拉专門設立了一个皮德分部——情报和政治警察队。这个分部的負責人安尼巴尔·洛佩斯，在安哥拉政界中被人恨入骨髓……几百名自由战士被折磨死去，就是他所造成的。

## 何謂"同化人"？

如果把薩拉查当局的官方宣传当成眞話，那似乎葡萄牙是沒有殖民地的。議員米古厄尔·巴斯托斯在葡萄牙議会中說的話簡直像黃鶯那样动听，他說："我們沒有殖民地，我們和海外領土的人民共同組成一个統一的國家……"

1951年，葡萄牙当局甚至修改了宪法，把安哥拉、莫三鼻給等其他殖民地都宣布成为“葡萄牙的海外省”。殖民者終于不得不考虑到世界公众情緒中发生的变化了。他們为了継续統治殖民地，只好換一下招牌，用个新的名詞。

葡萄牙当权者所以要在法律上玩弄这个花样，是想避免执行联合国宪章中規定的一項条例：每个会員国必須向联合国报告它所統治的非自决領地的情况。殖民者在安哥拉和其他葡萄牙領地已経“得到同欧洲該国各省同样地位”的虚伪借口下，拒絕向世界公众报告这些領地內的情况。他們說，这是他們的內政！

葡萄牙的各个領地果眞得到这种地位了嗎？

請看事实吧。在葡萄牙議会的一百二十个席位中，海外領地的代表只占七席，而他們所代表的人民却比宗主国的人口多二百余万人。在全部議員中，一个非洲人也沒有。在安哥拉和其他殖民地內，99.7%的土著居民根本沒有选举权。由此可見，安哥拉和其他葡属領地內的情况不但不比英法的殖民地好一些，而且更坏。

当薩拉查制度的辯护者百般頌揚葡萄牙文明給予各殖民地的好处时，总是把丧失了起碼权利的99.7%的“土著人”置諸脑后。但是对另外0.3%的人，他們却大談而特談。这部分人不必做强迫劳动，在納稅上享受优待，他們的子女有权进中学讀书。这些“受到恩典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們的正式称呼是“同化人”(“已经被同化了的人”)。非洲人如要取得这种“同化人”的地位，应当会說流利的葡萄牙話，写葡萄牙文，信仰天主教，拥有一定的資本，“行为优良”，过的是完全符合葡萄牙要求的生活方式。安哥拉的“同化人”，都是些小商人、殖民地行政当局的职員等等。葡

萄牙的法律制訂者就把这个人数极少的非洲人阶层的存在，标榜成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活动“极为人道”的证据。可是非洲人却认为，同化制度的目的是要使公众輿論不去注意正处于奴隶地位的其余99.7%安哥拉土著居民的厄运。

事实上，在这个国家里只有5%的学龄儿童能上小学，而且連一所大学都沒有；只要不带通行证上街，就会被捉去做苦工，在这种情况下有誰能成为“同化人”呢？

殖民者的“同化”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造成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权阶层，他們会把葡萄牙人当作信仰和眞理，会在非洲人中間充当葡萄牙人的代理人，帮助葡萄牙人剝削非洲人和鎮压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葡萄牙殖民者的希望落空了。即使在“同化人”中間也日益强烈地激起爱国情緒，他們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安哥拉被奴役的人民所掀起的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

## 茫茫黑夜中的火光

一年一年地过去，但是安哥拉依然沉陷在殖民主义暗无天日的統治下；很多人觉得，生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牛馬不如的环境中，沒有、也不会有一线光明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实际上在非洲人民的內部，一股反抗葡萄牙統治的力量已经成长壮大了。

葡萄牙人强暴地占領了安哥拉，接着就大肆掠夺土地和財富，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实行强迫劳动制度，这些事情已经屡次激起非洲人的斗爭。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曾爆发过許多次起义，但全是自发性的，所以葡萄牙人沒有費多大力气就把它們鎮压下去了。

但是，最初几次失敗虽然带来了不少痛苦，解放运动还

是继续发展和巩固起来。在二十年代，第一批非洲人的政治組织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些組织的活动具有改良主义的色彩。他們只希望通过向殖民当局多次提出請願的办法来改善非洲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第一批眞正代表人民的政党，出現的时間要晚得多。一群信仰馬克思主义理論的青年人，在1955年10月建立了馬克思主义小組。这个小組进行了极端秘密的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向他們宣传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基础。它在非洲人居住区，特别是罗安达的非洲人居住区，建立了几百个流动图书館和秘密学校。

1956年初产生了安哥拉非洲人統一斗爭党，它所通过的纲領同安哥拉馬克思主义小組的纲領相似。党員之中有农民、工人、士兵(在殖民地軍队中服役的非洲人)、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欧洲移民。同时也开始出現其他一些为反对葡萄牙統治而进行斗爭的組织。

在安哥拉进行活动的还有一个欧洲居民的秘密政治組织——伊比利安解放革命指导委員会安哥拉支部。

安哥拉的葡籍居民中有不少人是仇視薩拉查政权的。这是一些生活困苦、悲观失望、受过薩拉查宣传欺騙的人。他們組成了“白人貧民”这一欧洲人阶层。大概在其他任何一个殖民地中都沒有这种阶层。在安哥拉可以看到当旅館看門人的葡萄牙人，当出租汽車司机的葡萄牙人，当壮工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同非洲人一样，也都是穷人。

有一部分葡籍居民是被葡萄牙法庭判处驅逐出境的政治流放犯人，他們都是仇視薩拉查制度的。他們成为在安哥拉进行活动的伊比利安解放革命指导委員会安哥拉支部的主要力量。这些人积极参加非洲人爭取独立的斗爭，把

这个斗争看成是反对葡萄牙薩拉查法西斯政权的斗争的一部分。

1956年12月，安哥拉馬克思主义小組的成員、安哥拉非洲人統一党和其他一些爱国組织联合組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纲領包括：'要求立即完全鏟除安哥拉的殖民地制度，建立共和民主制度，有計划地发展独立的经济，实現土地改革。人民解放运动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依靠着安哥拉社会各个广大阶层，首先依靠安哥拉的农民和工人阶級。

安哥拉的自由战士得到了葡萄牙劳动人民的支持。1957年举行的葡萄牙共产党第五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項关于葡属殖民地問題的宣言。葡萄牙共产党人在宣言中揭露了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坚决要求立即給予殖民地人民完全的独立。

从1958年起，人民解放运动展开了广泛的秘密活动。在城市和乡村中散发传单、宣言、行动纲領和进行反殖民主义斗爭的号召书。它已经成为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神圣和正义的斗爭的領导中心。

## 斗爭中的安哥拉

人民解放运动的活动使葡萄牙当局惊惶不安。罗安达市民不会很快忘記1959年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这一天成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向安哥拉爱国志士发动大規模的恐怖和迫害行动的开端。警察冲进非洲人的房子，逮捕全部有参加政治运动嫌疑的人。仅在罗安达市一个地方，被捕下獄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

在这次突然的襲击中被逮捕的五十七名活动家（五十名安哥拉人和七名进步的欧洲人），被控告危害了葡萄牙国家的外部安全。当局所以发起这次"五十七人的审訊"，是指望这样能使安哥拉解放运动失去領导，并恫吓未被逮捕的爱国志士。但是他們的如意算盘打錯了。各国响应人民解放运动的呼吁，向葡萄牙政府和罗安达法庭发出了无数抗議电报和信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和撤消审訊。国际間广大阶层的民主人士知道葡萄牙政府准备迫害安哥拉爱国者以后，紛紛表示支持这些要求。

由于許多国家都展开了广泛的抗議运动，罗安达法庭被迫于1960年初宣布它无权审理这件案子。

安哥拉爱国者終于撕破了沉默之幕，把安哥拉人民所处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的眞相公諸全世界。

最近几年，安哥拉爱国者同其他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参加者的联系日益加强了。1957年他們共同組成了"反殖民主义运动"組织。这一組织的宗旨是"保证各个葡属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行动一致"。

1960年初在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一些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組织共同成立了葡属殖民地爭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一切为鏟除葡萄牙殖民主义而斗爭的組织都能参加这一革命陣线。

葡萄牙人害怕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加紧采取恐怖手段，希望以此来恫吓自由战士。1960年6月的上半月，又一个迫害浪潮席卷全国。殖民地当局在罗安达、罗比托、馬兰惹、台拉一泰道等地进行了五十二次逮捕。人民解放运动的領导人之一、著名的安哥拉詩人阿貢斯提紐·内图也遭逮捕。他的被捕，引起了广大人民的

憤怒。

这个新的恐怖浪潮，促使爱国者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結起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号召其他秘密組织加强民族主义力量的团結，使爭取安哥拉独立的各个政党、組织和群众团体联合組成統一陣线。这一呼吁得到其他爱国政党的贊同。这些政党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代表商談了建立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統一战线的問題。

1960年6月13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向葡萄牙政府发出声明，建議在同年年底举行双方代表的圓桌会議，以便討論和平解决安哥拉殖民地的問題。

可是葡萄牙当局却用迫害来回答了这个要求和平談判的建議。1960年11月2日在罗安达軍人監獄中枪杀了八名爱国志士。有个十四岁的孩子也被劊子手們杀害了。他正在監獄附近玩耍，听見枪声，就爬上監獄旁边的墙，想看看里面出了什么事，兵士們当即开枪把他打死。一个人騎車路过附近，想把墙上掉下来的孩子扶起来，却被監獄的卫兵捉住，恶狠狠地毒打了一頓。

1960年底，在罗安达和其他一些城市里，警察襲击非洲人住房的事件愈发頻繁了。当局采用更严厉的办法懲治城市街道上沒有携带通行证的非洲人。但是迫害只能加剧安哥拉人对殖民者的仇恨。罗安达市的墙上日益頻繁地出現“自由！”的标語，非洲人也越发大胆和高声地說出这个名詞了。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只要有一顆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1961年初著名民俗学家馬里亚和一些被諜报机关怀疑同情解放斗爭的民政職員的被捕就成了这顆火星。

2月4日爱国者进攻囚禁这些被捕者的監獄。几个星

期之前在葡萄牙"圣瑪利亚"輪船上加耳瓦奥上尉发动了起义，他的成功鼓舞了这次劫獄行动的組织者。但是进攻监獄并沒有成功，沒有把被捕者救出来。由于互相射击，爱国者和警察双方都有伤亡。

进攻监獄的事件使殖民者憤怒若狂。当天在罗安达市非洲人居住区中就出現了装甲車和越野汽車。葡萄牙士兵和警察从車上跳下以后，就闖进非洲人的家中，把他們认为有嫌疑的人全都逮捕起来，违抗者就地枪杀。一个名叫哈利·約根森的加拿大旅行者，曾经无意中看到了殖民者大肆残杀无辜的罗安达居民的暴行。他在英国"每日先驅报"上叙述了这个可怕的場面：

"警察恶狠狠地向一群非洲人扑去，用木棍毆打他們。但是人們把警察打退了。警察的逃跑使大家都兴高采烈，但是过了几秒钟，我听見了枪声。

"我躲在一只垃圾箱后面，头也不敢抬。我觉得，警察打了三梭或四梭子弹，显然用的是机关枪。我听見子弹怎样蹦蹦地打在土房子的墙上。接着就是一片混乱，人們号喊哭叫着向四方乱跑。我抬起头来，看到地上已经躺着三十来个人。其中許多人由于疼痛正在抽搐和喊叫。几名警察手里拿着冲鋒枪站在他們附近。这种情景簡直使你以为身在屠宰場之中……"

第一次失利并沒有挫折了爱国者的銳气。2月5日起义者同葡萄牙軍队发生了第二次武装冲突。这一次战斗的地点是在一个公墓，当局在这里为前一天战斗中打死的七个葡籍警察进行隆重的葬礼。当局本来指望，这次送葬会变成非洲人对薩拉查制度表示忠誠的示威。但是他們又失算了。他們听到的不是慟哭，而是噠噠的冲鋒枪声。这

是非洲人在向不共戴天的殖民者开枪射击。

葡萄牙当局加紧采取恐怖手段。整整一个星期，罗安达的大街小巷里处处淌着非洲人的鲜血。武装的白人匪徒冲进非洲人的家里，枪杀他們碰見的一切人。請看英国"每日快报"記者馬吉奇怎样描写当时罗安达的情况："从公墓通向城市的大道上，我到处看見暴徒們毆打非洲人。今天（2月6日——作者），冲突結束后过了十二小时，实际上誰也不知道，在这恐怖和混乱的十几小时里究竟死了多少人。在路上我点了点，至少見到六具尸体……"当局不但沒有阻止这些亡命徒的暴行，反而鼓励他們，专門为欧洲人設立武器发放站。只是2月4日和5日这两天，兽性发作的种族主义者就杀害了几百名非洲人。成千上万的人遭到逮捕。当地各监獄都拥挤不堪。一部分被捕者只得关在特設的集中营里，这是在該市的一个区內仓促建立起来的，而另一些人未经查問和审訊就惨遭杀害了。

葡萄牙人开始把精銳的武装部队源源不断地調往安哥拉。2月底，在安哥拉駐防的葡萄牙軍队已达两万人。士兵們占領了安哥拉首府各个最重要的中心地点。葡萄牙空軍陆战队的亡命徒不分昼夜拿着冲鋒枪在非洲人住宅区的街头来回游蕩，随时准备对他們认为可疑的任何一个人打出一梭子子弹。市內从晚八点三十分起实行戒严。在这时候，罗安达市欧洲人区和非洲人区交界地带就会出現坦克和装甲运輸車，来往巡視連接着这两个地区的一切街道。

尽管如此，安哥拉爱国者还是再一次攻击了罗安达的圣保罗监獄。2月10日到11日的半夜，他們再度攻打监獄，企图解救前几天被捕的同志。战斗延续了大約一小时。后来增援部队赶到，当局才打退了爱国者的进攻。劫獄者全都

隐藏了起来。

起义开始以来，葡萄牙当局就把安哥拉同外界严密隔絕开来。邮政局和电报局拒絕寄出或拍发外国記者报道騷动的消息。警察們得到命令：沒收外国記者的照相机，使他們的摄影胶卷曝光，如果遇到反抗，准其使用武器。但是消息仍然通过种种“未经許可”的途径继续从安哥拉向外滲透。这些消息使我們对安哥拉境內的情况得到如下的概念：

起义席卷安哥拉的整个北方。在西拉格恩达山上組成了一支起义軍，据突尼斯的“非洲行动”周刊报道，这支起义軍由許多中队組成，每中队有一百五十人，战士們装备优良、訓练有素。据这家刊物說，除此之外，解放軍还有五千名左右武装民兵的支持。他們的武器有冲鋒枪、长刀、木棍。3月間，在安布利兹、諾基、卡莫納（又名威热）、圣薩尔瓦多、圣安托尼多扎萊、馬盖拉迪宗博等城市，在安哥拉首府附近的罗安达圣保罗島上，以及罗安达市內都发生了非洲人的群众性騷动。

1961年4月，斗争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下面是几場主要的战斗：

4月初，爱国者攻打了貝拉—阿尔达铁路車站。

4月8日，罗安达街道重又成为爱国者和葡萄牙軍队作战的战場。

4月9日，一群非洲人进攻了距离罗安达三百公里的圣伊丽莎白葡萄牙种植园。

4月10日晚上，拿着步枪和馬刀的游击队襲击了庫伊铁克斯（安哥拉北部）附近的葡萄牙人的庄园。

4月12日，重要的铁路樞紐站烏庫亚受到攻击。同一

天，一支非洲人队伍还襲击了向罗安达供电的发电站。

4月13日，游击队在阿尔德奥一維柯薩村附近同殖民軍队打了一仗。就在当天，非洲人再度攻打烏庫亚铁路樞紐站。

4月末，起义者已把安哥拉北部的大片地区从葡萄牙殖民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他們控制了許多大居民点，其中有班貝、木卡巴、卢肯加、普利、薩康迪卡、基洛苏塔、基丹达等地。起义軍还围困了北部重要经济中心——威热和丹巴，还有卡莫納，努阿穆安刚果等其他城市。罗安达街上，爱国者的队伍同葡萄牙軍队打得非常激烈。起义的火焰向安哥拉的中部地区蔓延，游击队已经在那里拿下了許多居民点了。

葡萄牙宣称这个迅速发展的解放运动是一場眞正的战争。他們出动了步兵、装甲車、空軍来消灭游击队，还用凝固汽油弹来对付起义者。在許多地方，他們竟丧心病狂地在水源中放毒。葡萄牙雇佣軍由于屡次失利，变得暴怒若狂，他們不但残害起义者，而且还蹂躪和平居民。加納“晚报”記者从罗安达报道：“葡萄牙殖民者对居民采取了恐怖手段，他們消毁庄稼，残杀牲畜，放火焚烧或搗毁一座座村庄。上一个星期，在罗安达北面大約四百五十英里的瑪吉姆巴拉村內，殖民者的走狗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后来扫蕩者順着婴儿的哭声，找到了妇女和儿童躲藏的地方，就把他們統統枪杀了。”

近来安哥拉境內的恐怖暴行非常嚣张，大批安哥拉人被迫离乡背井逃奔国外，以免遭到葡萄牙討伐者的毒手。据美联社記者从刚果的馬塔迪报道（4月6日），“最近两星期，至少有三千人从安哥拉逃往刚果。”这个記者指出，难

民中有許多老头和儿童。这些人是沿着那些掩蓋在很高的杂草下面、并被灌木丛搞得难于辨明方向的、隐約可見的小道逃出国境的。

难民对記者說，三月中旬殖民軍的士兵曾用机关枪打死了几百名逃出国境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殖民者对和平居民施加的种种兽行表明他們的軟弱无能，表明他們无法扑灭在安哥拉越燒越旺的解放战爭的熊熊烈火。

安哥拉起义的回声传到了其他葡属領地。葡萄牙在莫三鼻給、圣多美和其他殖民地內采取的加强兵力的措施，尤其可以証明这种影响。显然，薩拉查政府在他的帝国的这些地区中也作了应付战斗的准备。葡萄牙殖民者在莫三鼻給的喉舌"新聞报"写道："安哥拉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这話是該报于"保安机关"在莫三鼻給逮捕了几名被控进行"反政府活动"的爱国者后的次日发表的。

## 給安哥拉自由！

世界进步人士对起义者所給与的支持，是起义者的勇气和对胜利的信心的一个源泉。各国的普通人民都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視着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制度的英勇斗爭。

沒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织主要成員国的庇护，葡萄牙未必能把安哥拉和其他殖民地人民这样长久地箝制在殖民統治之下。在安哥拉参加掠夺自然財富和剝削人民的美国垄断組织和其他外国垄断組织，也要对安哥拉的局势負不小的責任。美国黷武主义者的軍衣上占染了安哥拉和平居民的鮮血，就是他們把帶有"美国造"标記的武器送到葡萄牙殖民者的手中。

1961年3月25日到30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

大会，非常注意安哥拉的局势。大会总决議中說："大会在获悉三千名安哥拉人1961年2月5日在罗安达被鎮压部队杀害后，决定規定2月5日为对那些反对葡萄牙野蛮的殖民主义的全体人民和爱国者的声援日。"

安哥拉人民清楚地知道，如果要获得独立，除非通过斗争的道路，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加强战斗的爱国力量、提高对新殖民主义者阴謀的警惕、以及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非各国人民的积极和具体的支援的道路，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这是正在同殖民主义进行坚决战斗的安哥拉人民取得胜利的保证。

4月18日到21日，在卡薩布兰卡举行了首届葡属殖民地各民族主义团体的会議。安哥拉、圣多美、莫三鼻給和其他葡属殖民地的八个政党的代表聚集一堂，討論了这些国家的情况，并拟定了为摆脫葡萄牙人的压迫而进行共同斗争的纲領。会議指出，葡萄牙政府正用法西斯手段加紧迫害渴求自决和独立的殖民地各国人民。会議还号召各民族主义团体在争取"立即消灭葡萄牙殖民主义并把这些国家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采取一致行动。在会議上还拟定了葡属殖民地各民族主义团体加强合作的具体措施。

安哥拉发生的事件是殖民主义垂死掙扎的一种表現，是它必然彻底崩潰的明证。安哥拉人民一定会拋掉令人痛恨的殖民奴役的桎梏，走上許多非洲国家所走的自由和独立发展的康庄大道。

〔节譯自"鋒火中的安哥拉"（В·Сиденко, "Ангола В Огне"），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

# 安哥拉居民

A·И·索布謙柯

安哥拉大部分地区是高原，海拔最高达一千二百米到一千五百米。最高的中部地区是四条非洲大水系(寬扎河、庫內尼河、开賽河、三比西河)的分水岭；寬扎河和庫內尼河全部都在安哥拉境內流动，它們分别朝着西北和西南方向流入大西洋；开賽河及其支流关哥河、魁卢河等在利奥波德維尔以北流入刚果河；三比西河則单独注入印度洋。大西洋沿岸地区是平原。

安哥拉位于热帶气候区。一年中由两个旱季和两个雨季輪換更替。根据地区的不同，从9月或10月开始下雨，而到4月或5月停止；中間間断两个到四个星期(短旱季)，这个短促的旱季出現于12月到2月之間。

气候条件决定了植物区系。安哥拉北部广泛地分布着美丽的长着許多观賞植物的稀树干草原①，往南逐漸变成长着一人多高草类的稀树干草原，到了最南部与西南非洲相邻的地区，已成为植物非常稀少的半沙漠地区了。

安哥拉是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在葡萄牙人来到热帶西非以前很久(十五世紀末)，这里就建立过一个大国。十四世紀的时候，刚果河下游一带出現了一个刚果国，这个国

① 稀树干草原是热带的森林草原，有坚硬高大的草本植物，其中夹有零星乔木和乔木丛、灌木丛。多分布在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
——譯者

家的核心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都接近于巴刚果(Баконго)部族。刚果国的首都姆班扎—刚果(Мбанза—Конго)位于今日的安哥拉的北部，葡萄牙人侵入热带西非以后不久，把它改名为圣薩尔瓦多，一直沿用到今天。刚果国以南，在罗安达附近的寬扎地区，存在过安哥拉国。在安哥拉国以东是瑪坦巴(Матамба)国。据传說，安哥拉国是一位铁匠姆苏里(Мусури)把語言和文化方面近似的班崩图(Бамбунду)諸部落統一后建立起来的，这些部落如今仍然居住在安哥拉的这部分地区。

按照古代的传統，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新执政者必須懂得打铁，这是登上王位的主要条件之一。

十六世紀时，在現在的刚果共和国南部、英属北罗得西亚部分地区，以及主要是現在安哥拉的东北部，建立了一个广闊而强大的隆达国，在历史学著作中又称为穆阿塔—雅姆沃(Муато—ямво，即国家元首的称号)帝国。它是由一些在語言和文化上接近的部落：巴隆达(Балунда)、瓦乔科維(Вачакве)、瓦魯埃納(Валуэна)等組成的。

所有这些国家的居民，都以务农为主。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公社成員要对貴族和国家尽很多的义务。每个国家都分为若干省分，由最高执政者任命的地方长官管轄。

那时安哥拉和南刚果的生产力水平相当高。各种手工业相当发达，并已专业化。城市和大村落里已有了冶炼金属和打铁的专家、织布工人、修建房屋工人、木匠、皮匠等，甚至出現了手工业者的联合組织。

国内的和各国之間的交换，在安哥拉人民的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每一个国家在每星期的固定几天里都設有市場。市場上交换的物品有食物、金属制品、武器、装飾品、拉

非亚棕櫚纖維紡织品、陶器、象牙等等。銅、象牙和奴隶在国与国的交换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在奧維崩图部落商人的率領下由大批挑夫組成的商队，不仅深入安哥拉邻国的北罗得西亚和刚果，根据某些专家的推測，还到达了距离奔給拉高原二千公里的坦噶尼喀和尼亚薩湖地区①。

安哥拉国和刚果国有趣的特点之一是，执政者与他的母亲或妻子（后者通常就是他的姊妹）同掌政权。这反映了尚未根絕的古老的母系氏族制度。例如，在隆达国，除了穆阿塔—雅姆沃以外，被欧洲人称为"女王"的鲁科凯莎（Лукокеша）同样享有很大的权力。貴族会議在已故执政者的两个主要妻子的儿子中推选国王，并且在这两个主要妻子的女儿中选出鲁科凯莎。因此，穆阿塔—雅姆沃和鲁科凯莎永远是兄妹。选出的穆阿塔—雅姆沃要由鲁科凯莎批准，而选出的鲁科凯莎也要由穆阿塔—雅姆沃批准。

按領土（西非按部落）的特征划分国界，战胜者之間经常有意识地分迁被征服的部落（由国家的执政者們拟定）。由于国內和各国間交换的急剧发展，在那时就不断破坏着氏族部落关系，使各地的居民互相迁徙混合，使个别的語言形成和传播开来。由此可見，还在几个世紀以前，現在的安哥拉的几种主要語言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

現代安哥拉的民族构成状况是在許多世紀中形成的。安哥拉居民的民族构成状况首先证明安哥拉人民的民族历史是古老而复杂的。

---

① 参看汉布里："安哥拉的奧維崩图人"，原載自然史現場博物館古人类学丛刊（W. D. Hambly, «The ovimbundu of Angla»,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第329号，第21卷，第2期，芝加哥，1934年，第114頁。

安哥拉土著居民属于全尼格罗种非洲尼格罗人的三个支族：尼格罗人、尼格利罗人和布須曼人，而絕大多数居民是尼格罗人。关于安哥拉尼格罗人的人种学特点的报导很貧乏，远远不能令人滿意。巴隆达人和东北地区某些民族，同四周围的居民比較起来，皮肤的顏色最黑。安哥拉的尼格罗人有中等大的头形，他們身材的平均高度为一六二到一七〇点四厘米，最高为一八一到一八四点二厘米。尼格利罗人（皮格迈人）和布須曼人在人种学特征上显然不同于尼格罗人。皮格迈人男人的中等身材高一四一到一四二厘米，最高不过一五〇厘米。皮肤相当黑，但往往带浅黃或浅紅色澤；卷发；鼻头很寬，但鼻梁却窄而低；顎部远不如典型的尼格罗人那样突出；嘴唇的形状很特殊，很寬，但嘴唇比較薄。皮格迈人和尼格罗人还有一点不同，臉上的汗毛非常发达。布須曼人是地球上最独特的人种之一，某些特征（卷发，鼻子寬）近似尼格罗人，另一些特征（黃色皮肤和內眼角有贅皮）近似蒙古人种。布須曼人有許多不同于尼格罗种的特征。某些特点与霍屯托特人相同：例如臀部肥大。布須曼人的头顱中等大小，額部凸出，几乎沒有眉弓。身材平均高一五〇厘米左右。

現代班图人的祖先的迁徙，在安哥拉各民族的起源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看来，他們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东方、东北方和北方迁入現在的安哥拉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他們消灭、排挤和同化了更早地居住在热带西非这个地区中的皮格迈人和布須曼人，并逐漸向南部，向西南非洲边界推进。但是現在也能在安哥拉看到人数不多的、从事游猎和采集食物的皮格迈—巴特瓦族和布須曼人的部落。皮格迈—巴特瓦人居住在最东北部的开賽河上游的热带森林里，布須

曼人居住在最南部半沙漠的人烟稀少的威拉州。

几乎全部安哥拉居民(96%以上)都說班图語系的各种亲族語。最大的部族有說基崩图(Кимбунду)方言的班崩图人(約百万人)，讲鳥崩图(Умбунду)語的奥維崩图人(約一百五十万人)，巴刚果人(約五十万人)，乔科維—隆达人(Чакве—лунда，約五十万人)，甘古叶拉部落集团(Гангуелла，約三十万人)①等等。因此，約85%的安哥拉土著居民大体都說着广泛地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六、七种方言。

班崩图人居住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地区，东部从罗安达一直延伸到奎河和关哥河上游，南部几乎达到塞尔瓦波多。十六世紀时，班崩图人是前面提到的安哥拉国的核心民族，并且是武装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基本力量。

巴刚果人居住在靠近刚果共和国(首都利奥波德維尔)边界的安哥拉北部的刚果州。居住在这块边界領土、利奥波德維尔省、以及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維尔)南部的巴刚果人有一百多万名。

奥維崩图人居住在班崩图族以南奔給拉高原上的广大地区，分布在从大西洋起沿着奔給拉到加丹加的铁路向东伸延得相当远的地区內。

瓦乔科維人和巴隆达人居住在安哥拉东部和东北部。大部分瓦乔科維人居住在刚果共和国境內的加丹加省和开賽省。

瓦乔科維人和巴隆达人南面的邻居是甘古叶拉部落集团：瓦魯恰支人(валучази)、瓦魯埃納人(валуэна)、瓦果

① 語言学家把安哥拉东部在語言和文化上接近的瓦魯納、瓦魯恰支、瓦果別、瓦崩图諸部落列为甘古叶拉集团。

别人(валуимбе)、瓦崩图人(вамбунду)。最南部居住着畜牧部落瓦尼雅涅人(ваньянека)、奥瓦鲍人(овамбо)和奥瓦盖勒佬人(овагереро)。

安哥拉是个落后的农业国。直到如今，几乎全部土著居民都居住在农村之中。他們主要是务农。畜牧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繁殖羊、猪和家禽。由于安哥拉大部分地区都有舌蝇，妨碍了牛的繁殖。南部地区比較有利于畜牧业,所以那里的奥瓦蓋勒佬人和奥瓦鲍人大都从事畜牧业。

北部地区居民种植的粮食作物有木薯、薯芋、番薯和其他块根作物。采集野生油棕櫚的果实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因为它們可以用来制造棕櫚油，这种油在热带气候条件下极易保存。越往南方,在稀树干草原地区,种植块根作物的就越少，而种植谷类作物（玉米和各种黍类、高粱）的就越多。在安哥拉中部的奥雅崩图人居住地区，玉米是居民的主要食物。

安哥拉的农业至今还保持着伐林焚烧的休耕制。农民們主要的和最繁重的工作是用一种大刀清除地段。把砍倒的树木晒干后焚烧。在安哥拉中部草原地区则焚烧草和灌木丛。不論什么时候,草木灰都是唯一的肥料。

雨季开始前用一种两个柄的长鋤头刨地，雨季开始后栽种作物。每块土地播种三年到四年,然后停歇几年,同时就去耕种新的地块。按照传統的劳动分工，清除地段是男人的职务，耕作、栽培和收获是女人的职务。但是大多数成年男子都到欧洲人的种植园、企业去工作，或参加筑路、架桥等等地方工作,传統的劳动分工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一切农活,包括繁重的清除地段,現在都不得不由留在村里的妇女去做了。

安哥拉的村庄大小不等。例如，北部地区巴刚果的村庄，人数就比較少；而安哥拉中部地区奥維崩图人的村落，則往往多到三千人。东部地区巴隆达人和瓦乔科維人的村落也相当大。

安哥拉人民的村庄有几种布置的方式。通常是由若干組茅舍組成。每一組有几个茅舍，居住一个由丈夫、妻子或几个妻子、以及孩子組成的家庭。这些組茅舍排列成园形、正方形或平行的几排。依照布置的形式，在村子的中央或边上有一座召集会議的房子，男人們在这里聚会討論和村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重大問題，这里也是男人們在不进行农活和狩猎时节从事手工业或談論新聞的地方。近几十年来，由于农村中的男人大批被强迫充当契約劳工去修路或到南非联邦的矿山和其他欧洲人的企业中去做工，这个古老的风俗已经迅速地消失了。

（节譯自“苏联人种学”杂志1961年第5期）

# 莫三鼻給說話了！

Л·柯尔涅也夫

不久以前，堂堂的法国“外交世界周刊”上竟发表了一篇相当奇怪的文章。在这几頁附有彩色照片的文章里，編輯部居然对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統治后果大加頌揚，簡直把葡萄牙当局捧到天上！什么“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进步”，“文明传播者的使命”，“沒有种族矛盾”，“权利和机会均等”，“自由”——全篇都是漂亮的字眼。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安哥拉和莫三鼻給是葡萄牙最美好的非洲省！”

曾经訪問过葡属非洲的哥倫比亚大学人种学教授哈利斯斬釘截铁地說：“不！这是黑暗的殖民主义禁区，里面充滿了恐怖、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視！”

## 一个人卖五块美元

葡萄牙是第一个在非洲“猎捕黑人”的欧洲国家。安哥拉和莫三鼻給淪为殖民地的时期比非洲其他地区都早，所以遭受販卖奴隶的禍害也更深。三百年之間，葡萄牙船队一直把奴隶这种“活的貨物”从“黑大陆”运过大西洋；三百年之間，葡萄牙人一直在非洲各部落之間煽动仇恨，挑唆一个部落攻打另一部落，使一片片地区变得荒无人烟。到了夜間，他們把沉睡的村庄包围起来，搶走健康的男人和女人；对那些在坎坷的道路上无力走到海边的儿童和老人，就残酷地加以杀害。販卖奴隶的后果对莫三鼻給是极其沉痛

的。整个国家一蹶不振，因为它失去了最宝貴的財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劳动力。現在莫三鼻給的本地居民——非洲班图人，瓦馬庫阿、山加納、希隆加等民族总共只有六百多万人。在葡萄牙的控制下，一个过去很富饒的、比葡萄牙本土大七倍多的国家已經变得貧困衰落了。

尽管十九世紀初就已禁止販卖奴隶，但在实际上，莫三鼻給至今仍然保存着奴隶制度。那里甚至比安哥拉等其他葡属殖民地更广泛地使用强迫奴隶劳动。这是葡萄牙在莫三鼻給所奉行的殖民地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根据現行的法律，所有十八岁到五十五岁的非洲男子，实际上連儿童、妇女和老人都在內，如果他們无法证明，他們有自己的商店、在国家机关內或私人那里有长期工作，或是在最近六个月內曾在邻国做过契約劳工，全部被认为是"无业者"。一切"无业者"(絕大部分居民都是这种人)有义务被征調去修筑公路，或是到铁路、港口等处去做工。

"只有死人才不被触动，只有死人才能避免强迫劳动!"著名的葡萄牙民主主义者恩里克·加耳瓦奥对此曾說过这样的話。

为了便于查明莫三鼻給人的"就业情况"，所有莫三鼻給人必須随身携带"登記手册"，这种"手册"很像南非联邦种族主义者所規定的"身份证"。莫三鼻給非洲人的"在业"或"无业"，完全决定于葡萄牙官員的灵机一动。假如一个官員认为某一个非洲人逃避做工，就宣布他是"作弊者"，于是就像对待犯人似地强制他去做工。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弊者"是一文不付的。让犯人劳动而不付报酬，这在莫三鼻給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根据种植园主和各企业主的要求，殖民地官員把他們

所需要的人如数从农村赶到工地，根本不管其中誰“在业”和誰“无业”。付給这些劳工的工資，只有白种工人工資的十分之一。应該用来維持工人生活和支付工資的費用，很大一部分都被种植园主拿去賄賂政府官員，因为后者保证向他們的种植园供应劳工。

西德作家維尔納·克魯格把送契約劳工到邻国做苦工的現象叫做“一种最新式的販卖奴隶”。根据1928年簽訂的、迄今仍在执行的“莫三鼻給协定”，当局每年要把四十万莫三鼻給人卖給德兰士瓦的煤矿和金矿，或者运到罗得西亚和尼亚薩兰联邦去，每一个人的价格是五美元二角五分。据葡萄牙学者瑪尔切洛·卡埃塔諾說，在那些地方，这群“契約劳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是人类不能忍受的，所以劳工們成千成万地死亡。可是单靠出卖莫三鼻給劳工，葡萄牙政府就可以挣到五千多万埃士庫多。

由于强制招募劳工，野蛮地剝削非洲人，把莫三鼻給变得十分荒凉。据非洲大学生办的报紙“黑非洲大学生报”报道，現在的莫三鼻給的农村中，只剩下了一些“病人和残废者”。患軟骨病的、身体虛弱的孩子，睜着被热病燒得通紅的眼睛目送一艘艘漂亮的种植园主的快艇向三比西河的上游駛去……

## “因为唱歌就被装进箱子！”

莫三鼻給的奴隶劳动是依靠整套的横暴手段和恐怖制度来維持的。美国記者約翰·根室在“非洲內幕”一书中写道：“葡萄牙在非洲的領地都籠罩着一种沮丧和冷酷的气氛。出版物都要受到检查，秘密警察也很干练。纵然举行选举，这种选举也沒有任何意义。”哈利斯教授证明，葡萄牙

行政官是当地居民的主宰，他的不变的特征是手中那个残暴的刑具——“巴尔馬托拉”。这是一块装有短柄的厚厚的圓木板，板上钻有一些孔眼。这种刑具经常用来懲罰不尊敬或不服从当局的非洲人。每个人受到这种刑具的毒打以后，会长时間（如果不是終生的話）成为残废。哈利斯在他的“非洲的葡萄牙‘托管国’”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莫三鼻給的一切行政机关都备有“巴尔馬托拉”，用它来懲罰非洲人是家常便飯。最“不馴服的人”要受到犀牛皮做成的粗皮鞭子——“卡瓦尔馬里”的毒打，或者被宣布为“不良分子”，流放到圣多美島上去做苦役。根室写道：“葡属的非洲人害怕提起圣多美島这个地名是自有道理的。据說，如果一个人被送去以后，他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在莫三鼻給经常发生大批枪杀的事。据“苏格兰人报”駐尼亚薩兰記者报道，一名莫三鼻給的葡萄牙官員对控訴他枪杀三十名非洲人的事情表示憤怒的抗議。这个蓋世太保憤懣地說道：“你們怎么了！我們至少要枪杀二百人呢！”的确，1960年間在亚美利亚港附近发生“騷动”时，据該报材料证明，慘遭杀害的莫三鼻給人将近五百名……

葡萄牙人奉行着将莫三鼻給同外界完全隔离的政策，因而使他們能够掩飾种种罪行。隔离政策实行得非常严格，以致葡萄牙当局竟常常逮捕从邻国借道莫三鼻給过境的非洲人。“苏格兰人报”报道，最近有几个尼亚薩部落的人說，他們亲眼看到葡萄牙人由于怀疑一个非洲机械士唱了爱国歌曲，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把他装进木箱，釘上釘子，送到基利馬內附近的圣塔美亚监獄去……

## 佛朗哥、北大西洋公約组织、刺刀和公司

1960年6月，西班牙一座小城梅里达在沉睡中被装甲車的警笛声和严厉的叱喝声惊醒了。在尘土飞揚、破烂的小街道上，挤滿了身穿不同顏色軍服的軍人和宪兵。梅里达的居民簡直連在电影銀幕上都沒有看見过那么多五顏六色的金銀緞带、肩上的綬带和胸前的勛章。两个独裁者——讲究修飾的薩拉查博士和皮肤松弛的佛朗哥将軍聚集在这里举行会談。据报界透露，会談的主題是非洲局势。1960年6月23日出版的葡萄牙"里斯本日报"大声疾呼地号召"伊比里安团結起来"，呼吁西班牙对非洲的命运不要"置之不理"，它写道："葡萄牙和西班牙是由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联合起来的。把这两个国家的非洲政策統一起来，是个极重要的任务，梅里达会晤时无疑地討論了这个任务。"

由于"圣瑪利亚"号輪船上的起义和安哥拉发生的事件，面对着非洲葡属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长的憤怒，薩拉查及其党羽急忙把伞兵部队从宗主国調往莫三鼻給。在魯凑地区（葡萄牙人在三比西县的軍事前哨），守卫部队从原先的一个营增加到三个营。另有一个营調到了靠近北罗得西亚边境的卡佐姆波地区。1961年3月，"帕特里亚"号輪船又把四百名士兵从里斯本运到了莫三鼻給。

但是，薩拉查分子并沒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武装力量上面，他們同时也急于寻找其他殖民国家的支持。

过去当凶恶的帝国主义列强間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上和軍事上都很落后的葡萄牙曾在英国庇护下不但保持了、甚至还扩大了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葡萄牙在国內建立了軍事独裁制度以后，就同法西斯意大利亲近起来，以后又

同希特勒德国勾搭。1936年到1939年間，葡萄牙的正規軍曾經帮助过佛朗哥作战。而在第二次大战后的年代里，美国又成为葡萄牙的主要庇护者。1955年的美葡声明中，美国正式承认它支持葡萄牙的殖民政策。1960年5月，当艾森豪威尔总統訪問葡萄牙时，薩拉查曾請求他諒解葡萄牙在非洲的“文明使命”，还請求他准許葡萄牙在非洲大陆上使用美国武器。葡萄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织的成員国，这一侵略集团的参加国和其他許多西欧国家也都表示支持薩拉查的殖民地政策。

这里的奧妙是极其簡单的，因为葡萄牙在它的殖民地內早已不是主人了。它只在扮演着眞正主人——外国壟断組织——的监工和警察的角色。

莫三鼻給的外国公司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五花八門，在非洲的殖民地中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瑞典“阿凱維京·利拉斯公司”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龙吉尔公司”在莫三鼻給勘查矿藏。“莫三鼻給海湾石油公司”（美国）在勘察石油，还得到了四万七千平方英里面积土地的租借权。比利时的“三比西矿业地质公司”建立了一家采用葡萄牙名称“莫三鼻給煤矿公司”的新公司，这家比利时公司控制了其中60%的股票并在采煤工业中占据了統治地位。“莫三鼻給鈾矿公司”的45%的資本也是属于外国人的。种植西沙尔麻的十四家联合組织中，有三家是英国的，五家是西德的。通往莫三鼻給最大港口貝拉港的铁路也是由英国人掌握的。創建于1893年的“塞納糖业公司”的管理处設在倫敦；这家公司拥有八百万英鎊的資本，年产十万吨糖。在罗倫索馬貴斯和貝拉設有两家英国銀行——“南非标准銀行”和“巴克萊銀行”的分行。最后要提的是，一家瑞士公司拥

有种植着一百万棵咖啡树的种植园，而西德的技术人員在貝拉附近装备和建立了一家三合板工厂。莫三鼻給大部分出口貨物是运往英国、美国和西德去的；而这些国家向莫三鼻給提供的商品，也占其进口額的一半。薩拉查集团則在这种集体剝削莫三鼻給的事业中撈到一定的利潤。

至于这些富源的真正主人，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用"加納时报"的話来說，"被彻底地夺去了一切。他們遭到明目张胆的搶劫、皮鞭的毒打，还必須去作强迫性的苦役劳动！"

## "莫三鼻給，我亲爱的祖国……"

"呀，莫三鼻給，我亲爱的祖国！几世紀喘不过气的沉重的劳动，都沒有能扼杀你的心灵！"著名的莫三鼻給爱国詩人利里尼尤·米凱亚发出这样的贊叹。尽管环境比任何一个非洲殖民地都更加艰难，莫三鼻給的人民仍在坚持争取自由的斗争。莫三鼻給的人民越来越积极地要求独立，以回答压迫、剝削、"同化"政策和秘密政治警察"皮德"的恐怖行为。甚至許多"同化了的"莫三鼻給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参加了解放斗争。非洲殖民体系的崩潰、罗得西亚和尼亚薩兰联邦中的起义以及安哥拉人民的英勇斗争，对莫三鼻給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罗倫索馬貴斯几百名碼头工人和煤炭工业中心退特市铁路工人的罢工，以及領导爱国者争取解放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的产生，这一切都在說明这种影响。

1957年組成反殖民主义运动，莫三鼻給、安哥拉和其他葡属非洲殖民地的許多爱国团体都参加了这一反殖民主义运动組织。南非联邦"联系"双周刊报道，莫三鼻給人在1959

年1月用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狂风暴雨般的要求自由的传单"迎接了新任的葡萄牙总督。

1960年初在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成立了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这一組织通过了告全体善良人民书。其中談到："在非洲的各个葡属殖民地里，有将近一千一百万人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过着凄惨的生活。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給，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剥夺了非洲人过人类的生活的权利。但是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組织，并正在进行反对剝削者和劊子手的斗爭！"

据法国"国际論坛"报駐非洲記者报道，莫三鼻給的葡萄牙殖民者越来越经常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問題："在不久的将来，我們的命运会怎样呢？"

可以滿怀信心地說，他們很快就会得到答案。西方常常把莫三鼻給称为"沉默的地区"。但是最近时期的种种事件表明，"沉默的地区"已经开始說話了，人民憤怒的浪潮一天天变得更有摧毀力量了。

（譯自"今日之亚非"1961年第6期）

# „葡萄牙"的几内亚将成为非洲的几内亚

Л·柯尔涅也夫

不久以前，葡属几内亚总督佩索图·科雷亚在里斯本的美国午餐俱乐部里作了一次演說。科雷亚先生尽量不去注意在座商人們的尖刻的冷笑，他断言：

"葡属几内亚是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的典范，是西方文明的眞正堡垒。这里絲毫沒有种族歧視的迹象，土著人也完全沒有脫离葡萄牙共同体的願望！"

当安哥拉已经燃起不可扑灭的起义火焰、当世界公众对一般葡属殖民地刑訊室的可怕眞相已经非常了解的时候，这种話听起来簡直是对客观事实的恶意地嘲笑。即使那些通过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葡属几内亚泄漏出来的片断消息，也足以說明葡属几内亚本地居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們正在积极地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 * *

一个美国旅行家把葡属几内亚称为"名副其实的种族博物館"，这是有几分眞理的。殖民者把几内亚的領土分割成几小块的时候，根本沒有考虑到人种方面的界限，所以葡属几内亚就变成了一个使用着不同語言的多民族的国家。被划到边界以外的不仅有同一个民族的一些部落，而且往往还有同一个家庭中的一些亲人。例如，富尔貝族有十一万人居住在葡属几内亚，八十多万人居住在几内亚共和

国，大約二十八万人住在塞內加尔，还有很大一部分住在岡比亚和塞拉勒窩內。葡属几內亚的其他各民族，如巴兰特、曼賈克、曼丁哥、巴佩利[1]等民族，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葡属几內亚的本地居民，和薩拉查其他殖民地內的土著人一样，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都沒有任何权利。国內的全部政权集中在葡萄牙总督及其官員——各州和各行政区的长官的手中。政府机关中最低的官員——行政官成了他所管轄的非洲人的全权主宰。

法国女旅行家赫里斯丁娜·加尔內訪問葡属几內亚后，在1960年7月1日的“世界評論”上指出，葡萄牙的行政官同时也是市长，也是劳动督察員，也是审判官。他有权判处“同化的”非洲人六个月期限的徒刑，而对于一切属于“不文明”范疇的、占本地居民99.7%的非洲人，可以判处二十五年的徒刑！

在葡属几內亚，根本沒有使用本地語言出版的讀物，就是用葡萄牙語出版的也只有一份完全受当局控制的日报。非洲人的任何政治組织和工会全被严禁。一切合法的社会活动完全被薩拉查的秘密政治警察“皮德”严格地控制着。

小学生的人数（这里沒有别的学校）少得可怜，一共只有七千人。病床总共不到六百张，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病床是設在俾騷市“专收白人”的疗养院里……但同时由于舌蝇咬后得了睡眠病的病人，每年却超过八千人。餓死的人不断增加。科雷亚先生在海外保护人面前娓娓动听地大肆吹嘘葡属几內亚人的“幸福生活”，而葡萄牙铁蹄下的“幸福

[1] 在葡属几內亚，这些种族的人数相应为十五万四千人、七万二千人、六万四千人和三万六千人。1961年全国人口五十五万人，其中有二千五百名是长期居住的欧洲人，以葡萄牙人为主。——原編者注

生活"却是这样的。

現在我們簡单地談談葡属几內亚人的经济情況。葡属几內亚的情況和安哥拉、莫三鼻給不一样，和喀奔达也不一样，在那些国家，盘剝非洲人的主要方式是用强制手段把非洲人赶到殖民者的种植园和国家工程去作强迫劳动，而葡属几內亚首先是直接掠夺经营个体经济的当地居民。

葡属几內亚爱国者阿貝耳·賈西写道："許多工人活活地餓死了，可是七万农戶却被迫种植花生，并按极低的固定价格把花生卖給葡萄牙商人"（还有法国商人和比利时商人——作者）。葡属几內亚另一位著名解放运动活动家阿米卡尔·卡布腊尔指出："我們的人民处在经济、警察和軍事压迫之下。下面举两个经济压迫的例子吧：沉重的不合理的捐税，侵吞了非洲人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非洲人必須按殖民主义者規定的极低价格出售农产品（花生、棕櫚油、椰子等），而按高价购买葡萄牙商人的商品，其中包括大米（非洲人的主食）。"

非洲劳动人民曾試图用和平罢工的方法来改善处境，但結局都很悲慘。全世界都知道，1959年8月俾騷市碼头工人曾起来要求提高工資，可是結果又发生了流血慘剧。当时，总督科雷亚应葡萄牙"联合机械公司"托拉斯分店主管人員的要求，派遣軍队到那里去鎮压罢工的碼头工人。一个看到这場慘剧的葡属几內亚人，逃到科納克里以后說道："警察来了，像在各个葡属殖民地內通常发生的那样，他們不断地毆打所有在場的人。陷于絕望的工人就开始反击。于是发生了一場大屠杀。冲鋒枪噠噠地响了起来，被打死打伤的人紛紛倒下。五十一个人慘遭杀害，很多人被捕。"

俾騷市的血腥屠杀，激起了葡属几內亚各族人民的普

遍憤慨。有几个爱国組织出来領导葡属几内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組织的中心設立在科納克里（几内亚共和国）和塞內加尔。

在这些組织之中，威望最高的是由阿貝耳·賈西和阿米卡尔·卡布腊尔領导的葡属几內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1960年12月，非洲独立党向葡萄牙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它承认葡属几內亚和佛得角人民的自决权。

葡萄牙政府以加紧迫害爱国者和向殖民地增派部队来回答这个备忘录。薩拉查党徒对非洲大陆上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深感不安，他們觉得邻近的断然結束殖民主义的前法属几內亚会成为吸引着葡属几內亚人民的榜样，所以还在1960年7月，就把包括伞兵在內的二千多名士兵調往“自己的”几內亚。1961年4月，里斯本拨出二亿埃士庫多貸款，作为“保卫海外省”之用。据葡萄牙路西坦尼亚通訊社透露，这笔貸款主要是供給安哥拉和葡属几內亚使用的。同时又有三百六十名士兵增派到葡属几內亚去，还在殖民地的沿海集結了由五艘軍艦組成的“行动組”。在边境地区，当局把枪支分发給葡萄牙移民，并宣布成立一支由年滿十八岁的白种男人組成的民警队。

与此同时，偵緝队也日益頻繁地在城市的非洲人居住区和农村进行搜捕。1961年5月，有五十名爱国者被怀疑参加非洲独立党而遭到逮捕。

薩拉查党徒們除了揮舞皮鞭的政策以外，还采取了散布誘餌的政策，他們組织葡属几內亚的部落酋长到葡萄牙去旅行！在那里用殷勤的招待和廉价的礼品来拉攏他們。葡萄牙奴隶主居然对于在宗主国求学的非洲人发起助学金来了。

里斯本当局为了阻止殖民地內解放运动的进展，計划把几千家葡萄牙人送到葡属几內亚和佛得角去。薩拉査政府指望，这些移民将要像阿尔及利亚的白人那样成为殖民者对付非洲爱国者的支柱。政府还为葡属几內亚和佛得角群島特别設立了广播节目，任务是在不同种族之間制造不和，挑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

为了取得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盜的援助和支持，薩拉査政府最近千方百計地促使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到葡属几內亚来开发矿产。不久以前，薩拉査并非徒然地声称："在美国的有效領导下去同美国合作，是我們摆脫很困难的处境的唯一出路。"

除了自然資源以外，美国人还非常重視葡属几內亚有利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波拉馬島，因为它是連接欧洲和南美的航空线中的重要据点。北大西洋公約組织的軍事专家也很注意葡属几內亚的地理位置，他們认为葡属几內亚具有重大的軍事战略意义，所以在那里扩大机場和改建現代化的港口。

葡属几內亚的爱国者警惕地注視着这些新掠夺者的侵入。阿貝耳·賈西对新华社記者发表談話时，譴責美国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反对非洲的独立运动。他强調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統治葡属几內亚人民，正在排挤着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賈西指出，作为殖民主义国家的葡萄牙現在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从。賈西接着說："为了侵占我国的石油和其他燃料而来到我国的美国人，根本不是为我国人民着想，他們以老爷身份加强葡萄牙已經实行的种族歧視。"

面对着里斯本—美国—北大西洋公約組织等殖民势力

結成的陣线，葡属几內亚的爱国者正在把自己的队伍团結起来。在1961年7月12日到14日举行的达喀尔会議上成立的联合解放陣线，就是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驟。

达喀尔会議承认武裝斗爭是葡属几內亚爱国者为了达到重要目的——完全和立即清除国內的殖民主义——的唯一可能方法。为了执行会議的决定，葡属几內亚爱国者于1961年7月底展开了反对薩拉查党徒的公开軍事行动。1961年7月17日到18日的夜里，一群爱国者从塞內加尔进入葡属几內亚，对行政据点圣多明哥发动了武装进攻，他們割断了电話线，破坏了交通，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卡查滿薩地区的葡萄牙兵营也同时遭到了攻击。在此以后，葡属几內亚爱国者继续进行了許多次襲击，攻击了葡萄牙人的軍用汽車，还有一些突击队在沿海地区登陆。葡萄牙士兵和职員惊慌失措，紛紛丢下外圍地区中的据点，逃往俾騷市。

这就是一个葡萄牙殖民地內的情况。

尼·謝·赫魯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員会总結报告中指出："在亚洲和非洲仍然有千百万人在受着殖民主义的奴役，进行着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葡萄牙这个不大的国家，領土比我們的沃洛格达州还小三分之一，却奴役着面积差不多等于它的本土二十五倍的殖民地"。①

在葡属几內亚，爱国者和殖民者的斗爭还在方兴未艾。这場斗爭可能是艰苦而长期的。但是毫无疑問，这場斗爭最后将給葡属几內亚和佛得角的人民带来他們梦寐以求的自由。

（譯自"今日之亚非"1961年12期）

① 参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28頁。——譯者

# 附　录

##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第一次会議的总宣言和决議

### 总宣言

#### 統一、团結和合作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于1961年4月18日至20日在卡薩布兰卡召开，参加会議的有佛得角、几內亚、圣多美島及普林西比島、安哥拉、莫三鼻給和果阿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会議深刻地研究了仍处于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国家的情况。

会議认识到在这些国家中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鎮压方式的一致性。

考虑到葡萄牙政府政策的特点是鎮压这些殖民地的基本自由。

考虑到葡萄牙政府拒絕承认这些地方居民利益居于首要地位的原則，并违反人民的自决权，頑固地坚持"海外省"的神話。

考虑到葡萄牙政府沒有为这些地方的人民同殖民政府之間的冲突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反而对民族主义分子加紧

采取法西斯鎮压手段，派遣增援部队，实行种族灭絕，建立战爭策源地。

考虑到这种违反历史进程和良知的时代錯誤的态度，迫使人民群众采取有效手段来进行积极的自卫。

考虑到，葡萄牙殖民地人們热烈向往自决和独立。

## 合　作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在研究了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斗爭的现实必要性之后，决心有效地統一安排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从而通过了下列措施，以便立即执行：

一、通过公开呼吁向同情葡萄牙殖民地人民事业的組织征募基金；

二、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团体进行互助，以迅速改进它們的工作方法和行动手段；

三、加强每个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組织的团結；

四、呼吁沒有参加这次会議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立即遵守这次会議的原則；

五、取得自卫手段，以維持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抵抗活动；

六、使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受害者取得必需的医疗援助和生存手段；

七、采取行动以向葡萄牙人民說明殖民地人民斗爭的正确性；

八、具体支持葡萄牙民主运动，同葡萄牙民主团体建立有益的关系；

九、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经常宣传，动員世界輿論支持

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事业；

十、同各国的反殖民主义的民主运动合作；

十一、同各国进行交涉，以开展运动和发动群众示威来抗議违反人权的行为、抗議葡殖民当局的暴行，并争取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十二、采取有关在国际方面对葡萄牙进行经济和外交抵制的一切措施。

向所有为佛得角、几内亚、圣多美島和普林西比島、安哥拉、莫三鼻給、果阿和所有其他遭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領地的独立、正义和自由事业的胜利而斗爭的爱国者致敬。

相信迫切需要解放被葡萄牙殖民化的人民。

宣布民族主义团体以一切手段在斗争中行动一致，以立即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摆脱一切形式的压迫和获得解放。

鼓励葡萄牙殖民地所有爱国者在他們的民族团体中动員起来，加速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进程。

要求各派民族主义运动在統一斗争陣线中团結他們的力量，致力于当前的目标：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

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

认识到只有民族独立才能有助于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間的国际合作，

认识到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存在是发生糾紛的长期因素，

表明它忠实于世界人权宣言和万隆会議宣布的共处原則，

贊同全非人民大会和亚非团結会議通过的声明和决議，

宣布同全世界所有反殖民主义力量有效地团結，

呼吁所有亚非独立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禁止葡萄牙船只和飞机使用他們的港口和机場，重新考虑它們同葡萄牙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呼吁全世界人民抵制葡萄牙商品，

呼吁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拒絕为来往葡萄牙的海船卸貨。

鉴于联合国大会1960年12月4日通过的声明，

要求所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們支持仍遭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人民的正义事业，有效地反对在这些地方奉行法西斯的鎮压方法。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团体会議滿意地注意到1961年1月4日到7日在卡薩布兰卡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議的声明，这次会議在它的宪章中宣称"願意解放仍受外国統治的非洲領土，給予他們援助，清除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不鼓励建立危害非洲解放的軍队和外国基地，設法使非洲大陆摆脫政治干涉和经济压迫。"

## 团　　結

会議：

认识到对殖民主义的斗爭今天进入了最后的和决定性的阶段，殖民主义国家正在最后掙扎以維持它們在非洲和亚洲的主要经济和軍事权力而建立了一个眞正的陣线，

认识到这些国家常常采取像暗杀領导人这样的卑鄙手法，例如非洲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的事件，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重申同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爭的人民团結一致，

关于非洲，表示完全贊同1961年3月25日到31日在开罗召开的第三屆全非人民大会制訂的关于解放附属地人民的决議，

向争取民族解放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雄斗争致敬，

承认摩洛哥对伊夫尼、休达和美利拉的合法权力，

贊成卡薩布兰卡非洲会議通过的关于毛里塔尼亚的决議，

譴責对非洲撒哈拉的殖民占領，

譴責帝国主义者在刚果的阴謀，

譴責在南非盛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譴責南非在西南非的政策，

要求給予中非、尼亚薩兰、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以独立。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

考虑到果阿、达曼和第烏在人种、文化和传統方面是印度人民的一部分，

考虑到果阿、达曼和第烏是印度的一部分，仅仅由于人为的政治障碍而同印度分隔开来，

考虑到这些領地的经济是倚靠印度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地理的，

考虑到这些領地的人民一貫表示完全厌恶葡萄牙占領，

考虑到1946年的“不合作运动”和人民所进行的頻繁斗争以及主要是1954年和1955年使得数以千計的民族主义分子被送入监牢的和平抵抗显著地证明了这些地方的人民希望把他們的政治命运同印度的命运团結一致，

要求葡萄牙政府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表示声援果阿、达曼和第烏人民爭取摆脫葡萄牙殖民枷鎖而获得解放。

热情支持他們把他們的政治命运同印度的命运团結一致的願望。

## 关于葡萄牙反对派的决議

1961年4月18日到20日在卡薩布兰卡举行的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

认识到葡萄牙人民遭受一个法西斯政府的鎮压,

认识到这样一种情况不允許人們自由地得到关于葡萄牙殖民地問題的消息,

向葡萄牙人民保证它全力支持他們为了从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并爭取在葡萄牙建立民主政权而进行的斗爭,

鼓励葡萄牙的民主运动加强团結以使民主事业迅速得到胜利,

宣称在葡萄牙統治下的各地人民的斗爭不是針对葡萄牙人民进行的,而目的在于完全清除殖民主义制度,

宣称参加这次会議的团体願意在严地承认葡萄牙殖民地人民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的基础上,同葡萄牙民主运动的眞正代表举行建設性的会談并进行有效的合作。

## 关于联合国的决議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

认识到葡萄牙政府一貫拒絕执行联合国关于葡属殖民地的决議,从而有损于这一組织的威信,并且沒有任何可以接受的理由。

相信在联合国組织中一貫存在这种可恥的情况是由于

其他国家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而且由于在履行联合国关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决議方面一向缺乏考虑后果的精神。

恳切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具体措施迫使葡萄牙履行1960年12月14日关于殖民地人民取得独立的宣言，

表示葡萄牙殖民地人民对于联合国成員国行动的强烈憤怒，这些成員国沒有有效地证明他們立即执行关于葡萄牙殖民地的这一声明，

要求根据亚非国家建議成立小組委員会，以調查安哥拉局势，并授与全权，使它能自由地搜集葡萄牙殖民当局的野蛮行动的证据。

# 在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第一次会議上关于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島人民解放斗爭的报告

在1960年1月于突尼斯举行的第二屆全非人民大会上，我們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起，共同揭露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罪行，并就我們各地人民的处境和我們在特別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解放斗爭的具体形势作了报告。

那次大会通过了一項决議，譴責葡萄牙殖民主义，宣布我們各地人民的自决权和获得独立的权利，要求这种独立，呼吁独立国家給我們各地人民以援助，确定支援我們各地人民日（以后，根据我們的建議，由大会执行委員会确定为1960年8月3日）。

直到今天，沒有任何一个葡萄牙殖民地获得独立。因此，我們仍然处在葡萄牙万恶的法西斯殖民統治之下。但是，在这十四个月中，我們各地解放斗爭的形势起了深刻的变化，我們各地人民在走向尊严、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目前，这种形势的特点如下：

一、葡萄牙殖民鎮压在各方面的加强。葡萄牙殖民当局有进行垂死掙扎和无所适从的迹象。

二、我們人民爱国力量的发展和巩固。在我們党的領导下，我們人民爱国力量組织得越来越好，他們爭取独立的决心也日益加强。

三、葡萄牙法西斯殖民政府处于孤立。我們党在国际上进行着有成效的政治活动。

四、在組织国外現有的爱国力量方面取得具体的成果。为解放斗爭和将来准备了干部。

五、对分裂措施、机会主义者、部族主义者和破坏我們斗爭的人保持警惕。

## 葡萄牙政府的作法如何

葡萄牙政府不仅沒有采取果敢的态度来履行它对我們各地人民的义务，反而使用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加强和企图維持它对我們各地人民的統治。由政治警察策划、指揮的鎮压和恐怖浪潮使几內亚人民的生活与斗爭更加艰苦。同时，殖民政府通过增加大米的輸出，得以制造出一种新的实行压迫的武器——飢荒，使大部分几內亚人民身受其害。葡萄牙政府并不滿足于采取它那目的显然在于企图摧毀几內亚人民爭取从葡萄牙統治下解放出来的坚强决心的措施，还瘋狂地准备把人民的一切起义的尝試淹沒在血泊之中。

在佛得角群島上，除了殖民政府和政治警察采取的鎮压措施之外，葡萄牙政府去年又使数千人因飢餓致死。在1942—1947年的六年期間，佛得角人民有三万人因飢餓而死去，現在他們仍然被迫把自己的几千名儿童当作“契約劳工”輸送到葡萄牙其他殖民地的种植园去。

最近，除了警察和武装鎮压之外，殖民政府使用了非暴力的战术——送礼、收买一些人去干坏事、邀請传統的“酋长”訪問葡萄牙、設置助学金、为“土著人”开設特别的无线电广播、在各个种族之間制造不和与爭吵，其目的在于爭取

一部分人，以便"分而治之"。由于几內亚人民清除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坚定决心使殖民政府感到棘手，因此，在就"葡萄牙的存在"而举行的几次試探性会議遭到失敗以后，殖民政府就准备取消某些酋长轄区。它企图采取直接的行动，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并且通过給予某些非洲叛徒以特別权力，来压服人民群众。

葡萄牙政府为了爭取某些大国的支持，希图在几內亚和佛得角群島設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织的軍事基地以及該組织的某一大国的軍事基地，同时又考慮加强对付我們各地人民的鎮压手段。

葡萄牙政府还在制訂把数千个葡萄牙殖民者的家庭迁往几內亚和佛得角的計划，因为它认为，欧洲居民的增加能够遏止我們各地人民解放斗爭的发展。

最近，有几百名爱国者被捕，其中有：几內亚人农民保罗·龙巴，商业职工若昂·洛莎，行政部門职員馬賽里諾·戴尔嘀多，財政部門职員蒂托·瓦兹·費尔南台兹，行政部門职員金蒂諾·諾索里尼，女教师馬蒂尔特·西尔瓦，海关职員馬勒林荷，工人米盖尔·德·皮納，农民賽里佛·凱塔；佛得角人：行政部門职員阿基納多·沙洛馬奥，商业职工埃皮法諾·苏托·亚馬多和邮电部門职員費尔南多·佛尔特斯。在达斯·嘀林巴斯島（Ile Das Galinbas）上的强迫劳动集中营里，关滿了非洲的爱国者。

另一方面，明显的迹象表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开始了解到，他們将来不可能永远留在我們这里。建設工程，不論是国家的还是殖民者私人的，都停下来了。葡属几內亚总督甚至說，他可能是在我們这里的最后一任总督。我們正在尽力使这种預言在我們斗爭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現。

## 我們的斗爭形势如何

我們党进行的革命工作以及鎮压的加强使群众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解放斗爭中来。我們的爱国組织发展得非常迅速。依靠以我們党为首的一切爱国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团結統一和日益加强的領导，保证我們的斗爭逐步向立即清除殖民統治和一切外国統治这一方向发展。人民群众的行动和他們提出的要求具体地证明，我們各地人民，特别是青年，不顾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有步驟地进行的经济、警察和軍事鎮压，保证全力参加爭取自由和尊严的斗爭。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人民群众中日益孤立，他們現在是无所适从，毫无希望，只有利用武装力量来維持他們万恶的統治。我們在各个必要的方面进行着日益充分的准备，以实現我們的主要目的：爭取我們所要的眞正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族独立，正如我們党在致葡萄牙政府的备忘录中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辯駁的，即：不经过斗爭，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让步的。我們各地人民在采用一切正当的方法、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清除殖民統治的同时，不能无視这种現实情况。因此，为了进行这場由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强加于我們的决定性的战斗，为了赢得这場战斗，我們各地人民在我們党的領导下，正在进行着准备。

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特性为我們的解放斗爭提出了特殊的和具体的条件。人民群众的貧困，完全沒有公民权，最基本的人权受到蔑視，我們的爱国团体必需具有秘密性质——这一切都是表明了在葡萄牙統治下各地人民斗爭特点的具

体事实。这种形势造成了我們已经順利克服了的各种困难，特别是物质上的困难。这就是我們的斗爭取得更为有益的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尽管我們的斗爭有着种种困难，但是我們日益确信我們各地人民即将取得胜利，确信他們将摆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鎖而获得完全解放，确信我們将取得民族独立。民族独立是我們各地人民实現进步、建設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阶段。

## 国际方面局勢如何

今天，大家都知道我們各地人民的具体情况，知道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葡萄牙法西斯殖民政府所采取的立場越来越站不住脚，越来越显得荒謬。这是我們党的工作的結果，是我們各地人民斗爭的結果。

联合国托管委員会1960年11月12日通过的决議使葡萄牙代表关于葡萄牙占領地区的法律性质以及葡萄牙政府对这些地区的人民应尽的責任等等謬論归于破产。

对我們各地人民和我們党来說，证实了我們的論断并最終地埋葬了关于"海外省"的神話的托管委員会决議的被通过，是道义上的胜利，但这絲毫也改变不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本性。不过，这項决議反映了值得强調指出的这样一种現实情况，即絕大多数联合国会員国肯定都有决心寻求一項解决葡属殖民地人民和葡萄牙政府之間的冲突的办法。显然，某一些葡萄牙人和殖民者举行激烈的示威游行反对联合国，只会使葡萄牙政府更加孤立。同时，联合国第十五届大会关于給殖民地人民以独立的决議却加强了我們的地位。

眞理是不可否认的：和其他任何殖民主义一样，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寿命不长了，而且很快就会被消灭。对几內亚和佛得角群島来說，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命运就是如此，这特别是由于我們各地人民决意消灭葡萄牙殖民統治，不論采取什么手段。

不应該忘記，葡萄牙殖民地的各个爱国組织，尤其是我們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果阿大会党之間有效的和长期的联盟，对于在世界輿論面前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党在同其他政治組织的接触以及加强我們各地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民之間的友誼方面，进行了很多活动。我們今天可以指靠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无条件的支持。

在几內亚共和国人民兄弟般支持的基础上，我們党可以在組织我們各領地以外的爱国力量方面，取得积极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我們正在有組织地为我們各地人民的斗爭和前途准备各方面的干部。

显然，我們內部也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在揭露这些叛徒的同时，我們党对机会主义者、制造分裂的分子和部族主义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对他們进行坚决的斗爭，以便从現在起就避免在我們队伍中出現冲伯和蒙博托之流的任何可能性。

## 我們当前斗爭的前景如何

在国內进一步动員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把他們組织起来；准备更多的行政、政治和軍事干部；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国家人民的经验，如果这些经验的普遍性能够使它們

得以在我們这里运用；尽可能地利用在国外建立的組织，以便它們帮助和参加在国内进行的斗争；发展在国际上进行的政治工作，特别是通过加强同亚非各国人民以及同民主和进步的人民和組织的友誼与合作；在进行了适当的准备以后，利用我們能够利用的一切手段，尽早地对殖民主义直接采取行动；把这一行动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上，这就是我們的斗争纲领和目前我們在几个基本方面的前景。

严格实現我們党的格言——团結和斗爭，我們将战胜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我們各地人民的一切敌人。

一切爱国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团結一致，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爭取我們各地人民的完全解放。

为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爭，为正确地解决我們的内部矛盾而斗爭，为反对非洲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为实現我們党的纲領，为促进我們各地人民的进步和幸福而斗爭。

团結一致，为非洲人民和全人类而斗爭。

葡属几內亚和佛得角各島人民解放斗爭正在向前发展，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因为这一斗爭是我們时代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

几內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政治局
总书記阿米卡耳·卡布腊尔
(阿貝耳·賈西)
政治局委員阿·佩雷拉

#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党章和党綱

## 党　章

### 名称、地点、性质、目标

第一条——名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第二条——地点：安哥拉。

第三条——性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由不分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和居住地点的安哥拉出身的非洲人組成的一个政治組织。

第四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目标是：

在最广泛的人民联盟的范围内，同一切安哥拉爱国組织合作，为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統治和一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縛、为安哥拉立即获得完全的独立而斗争；

捍卫和实现所有受殖民制度压迫和剝削的安哥拉人民各社会阶层的要求，特别是几乎占全体居民总数的农民群众和劳动群众的要求。

### 党　員

第五条——任何同意本組织的纲領和章程并在日常行动中保证执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策的所有安哥拉的非洲人都可以成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成員。

第六条——每个安哥拉人，经一个小組两个党員的介紹，由小組会議通过并经上一級行动委員会批准，可以加入

小組。

## 結构和组织

第七条——小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基层組织。

第八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組织結构由以下几級构成：全国組织、地区、区和居民点。

第九条——全国組织設有指导委員会。

地区組织、区組织和居民点組织各設有自己的行动委員会。

第十条——代表大会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最高机构。

第十一条——指导委員会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区組织、区組织和居民点組织的行动委員会由相应的地区、区和居民点的代表会議选出。

第十二条——領导委員会和各級行动委員会对相应的上級执行机构負責貫彻(在自己活动中)上級机构的决議和实际执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路线。

## 各級委員会的任期

第十三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大会根据时局的要求确定各級委員会的任期。

## 工 作 方 法

第十四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工作方法的原则如下：

(一) 民主精神；

(二) 行动統一；

（三）責任心；

（四）批評与自我批評；

（五）互助。

## 经　費

第十五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经費的主要来源是：党員的党費和认訂党刊的訂費，还有捐款。

## 例　外

第十六条——出現了本党章和党纲未規定的情况，根据如下权限程序解决：

（一）根据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內总章以及

（二）領导委員会討論的决議。

第十七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內总章由領导委員会拟定，并由代表大会批核。

## 修改和解散

第十八条——只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大会具有修改党章党纲的权限。

第十九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准备在安哥拉各个历史时期扩大爱国斗爭，并把捍卫农民群众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安哥拉人民的福利和幸福作为始終不变的目标。

全国代表大会无权解散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只有代表大会的絕大多数（五分之四的代表）才可能作出关于解散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处理組织的经費和财产的决定。

*　　*　　*

目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是安哥拉人民的死敌。他們采用一切手段維持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統治和对安哥拉人民进行压迫和剝削——推行暴力，暗杀，詐騙，訴諸軍事力量，濫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制造愚昧。

## 最低纲領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实現以下最低纲領而斗爭：

（一）立即建立安哥拉解放陣线，在一个广泛联盟內团結安哥拉国內一切政党、一切人民組织、一切武装力量、一切著名人士、一切宗教組织、一切少数民族和种族、不分政治观点、貧富、性别、年龄的非洲人各社会阶层和一切安哥拉人，以便坚持进行斗爭。

（二）用一切方式进行斗爭，以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統治、一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縛的残余，爭取安哥拉祖国立即获得完全独立。

（三）始終不渝地捍卫农民群众和劳动群众（几乎构成安哥拉全部人口的两种最重要的居民）的利益。

（四）联合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爭取各国人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 最高纲領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爭取实現以下最高纲領而斗爭：

### 一、爭取尽快获得完全独立

——采用一切手段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統

治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縛的一切残余。

——在广泛的人民运动范围内，联合一切安哥拉爱国力量进行斗爭，爭取安哥拉人民掌握政权，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共和与民主制度。

——取消殖民主义制度給予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一切特权。

——安哥拉国家的主权将完全只属于不分种族、阶級、性別、年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哲学見解的安哥拉人民。

——安哥拉民族将拥有在政治、经济、外交、軍事、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自决权。

——修改葡萄牙在沒有安哥拉人民自由表达同意的情况下强加給安哥拉的一切条約、协議和联盟。

——建立人民联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和旨在破坏安哥拉独立、主权、統一和領土完整的一切行动和企图。

——在建立社会公平制度的基础上，在他国承认安哥拉独立、主权、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基础上，在安哥拉实現和平。

## 二、民族統一

——保证安哥拉一切种族的平等，加强它們之間的同盟和兄弟援助。

——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安哥拉人民的企图。

——建立促进成千上万的因殖民主义統治而被迫离开国家的安哥拉人返国的条件。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可以实行自治。

——每个少数民族或种族将有权采用自己的語言，建立自己的文字，保存或更新自己的文化传統。

——从整个安哥拉民族的利益出发，促进和发展安哥拉各自治区、一切少数民族和种族之間的经济和社会团結以及正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

——保证全体安哥拉公民在国家領土内的迁移自由。

## 三、非洲团結

——同争取自己独立的非洲各国人民、特别是同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和政治运动建立完全的团結。

——在尊重非洲人民的自由、尊严和他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权利的基础上，促进非洲大陆各国人民的团結。

——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和通过民主与和平方式，同非洲各国人民建立联盟。

——反击吞并或压迫任何人民的一切企图。

——在争取非洲各人民团結的过程中，捍卫每个国家的劳动阶級和农民阶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果。

## 四、民主制度

——为安哥拉建立共和的、民主的和世俗的制度。

——保障安哥拉人民的言論、良心、宗教、新聞、集会、組织社团、选择居住地点、通信等自由。

——每个安哥拉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別、社会出身、职业、财产地位、宗教信仰或哲学見解，自十八岁起将拥有选举权，自二十一岁起拥有被选举权。

——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制度。

——安哥拉人民議会是国家最高的立法权力机构。

——安哥拉人民議会由普遍和自由选举的方式产生。

在自由普选中，各合法政党可以提出候选人名单和个别候选人。

——安哥拉人民議会将制定安哥拉的第一部宪法。

——安哥拉人民議会全体成員享有議員不可侵犯权。

——安哥拉人民議会任命一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有效加强国内各少数民族和种族、各自治区、各社会阶层、各政党之間的团結，将眞正表达民族要求安哥拉自由和进步的意志，反对在政治、经济、領土或文化方面向外国让步。

——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将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权力机构。

——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将接受安哥拉人民議会給予的权力，就自己的政策向議会負責。

——每个自治区将有权根据自己特点作出决定，但是这种决定不应和安哥拉法律相矛盾。

——国家全部行政机构的干部实行非洲化。

——根据人权宣言，保障每个尊重国内現行法律的外国人的身体不可侵犯权。

## 五、经济改组和生产发展

——安哥拉经济实行按阶段发展和計划化。

——使安哥拉成为经济上独立的、工业化的、現代的、繁荣和强盛的国家。

——发展农业，首先取消种植单一作物的状况，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逐步实行农业工作的机械化。

——建立和逐漸发展国家的貿易和工业企业以及供銷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逐漸建立重工业和生产日用品的轻工业企业。

——国家掌握国内的动力資源。

——恢复和发展非洲传統商品的生产。

——取消殖民主义制度給予葡萄牙经济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的特权。

——发展邮电业和交通。

——鼓励为国家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私人工商业。

——外国人经营的企业应遵守安哥拉的新法律。

——保护促进改善安哥拉人民的生活、进步和加强眞正独立的外国经济企业。

——迅速发展城乡的经济关系，以便逐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有效实行同时照顾劳方和雇佣一方的利益的政策。

——建立国家銀行和发行国家貨币。防止通貨膨脹和稳定貨币。

——从全民利益出发对安哥拉的对外貿易实行国家监督。

——废除安哥拉对葡萄牙的所謂債务。消除安哥拉貿易赤字，使国家收支平衡。

——取消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实行的税收制度，实行新的公平合理的、簡便的税收制度。

——平衡和稳定物价。

——同投机倒把現象作斗爭。

## 六、土地改革

——实行旨在消除任何不公平現象、消除对农业消費

品生产的私人垄断以及实行土地归耕者所有这个原则的土地改革。

——把争取安哥拉尽快获得完全独立的人民运动的敌人和叛徒的土地，和独立民主的安哥拉国家的死敌的土地收归国有。

——根据各个地区的农业状况，規定私有土地的最大限額。

——在修改私有土地的限額以后，国家按公平价格收购超出法律所規定的最大限額的土地。

——将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

——按照法律得到分配土地的农民不給予土地的前主人和国家以任何报酬。

——保护农民在争取安哥拉独立斗争中所赢得的权利。

## 七、正义和进步的社会政策

——国家保护积极为安哥拉独立、安哥拉人民的主权和統一以及国家領土完整而斗爭的劳动者、农民和一切社会阶层的权利。

——立即废除强迫劳动制。

——尊重工会和劳动者合法組织的眞正自主权。

——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和逐漸实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新法律。

——国家規定劳动者的最低工資标准，切实执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取消因性别、年龄和种族而产生的任何歧視。

——保护法律所承认的教堂、宗教場地和信仰物和宗

教机构。

——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实行不分性别的普遍平等。妇女具有男人們的一切权利。

——在生产和哺乳嬰儿期間，国家給予妇女以照顾。

——实行社会保险。帮助无法生活的病人、失业者以及老人或残废者的生活。

——逐漸消灭失业現象。保障工人、职員和毕业学生的工作。

——由于积极参加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而成残废的一切公民受到特别的照顾。帮助为安哥拉祖国奋斗的烈士的家属。

## 八、发展教育文化和培育工作

——废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改革現行教育系統。发展为安哥拉人民的自由与和平进步服务的文教和培育事业。

——坚决和尽快地在国内消灭文盲。

——社会教育将由国家管理，并且在国家直接領导下举办。

——有效和逐漸地实行义务免費的小学教育。

——发展中等教育和技术及专业教育。举办高等教育。

——同外国建立文化关系。培养和深造为建設国家所需的技术干部。

——鼓励和发展科学、技术和文艺。

——在农村創建有效和充裕的条件，以便向农村居民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在全国平衡地发展医疗和卫生工

作。

——鼓励和支持全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 九、国　　防

——建立一支有足够人数的、紧密同人民联系的、只由安哥拉公民指揮的国防軍。

——武装和配备軍队，并立即进行严格訓练。在軍队中实行新的軍事操典和政治章程，并加以标准化。在官兵之間建立民主关系。加强軍紀。在軍队中发展和加强民族意识，并同各种地方主义傾向进行斗爭。

——禁止在本国領土上建立外国軍事基地。

## 十、独立与和平的外交政策

——根据以下原則同世界各国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則。

——不参加軍事集团。

——同安哥拉的邻国建立睦邻和合作关系。

——保护侨居国外的安哥拉人。

#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党章和党綱[①]

## 党　章

### 名称、地点、定义、目的:

第一条——名称: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

第二条——地点:罗倫索馬貴斯。

第三条——定义: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由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或居住地的莫三鼻給人組成。

第四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目的如下:

——在莫三鼻給完全清除葡萄牙殖民統治和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关系的一切残余;

——争取莫三鼻給立即和完全独立;

——捍卫和实現受到葡萄牙殖民制度压迫和剝削的各社会阶层的莫三鼻給人的要求，特别是农民和劳动人民群众的要求。

第五条——为实現这些目的,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

——动員、組织和团結一切莫三鼻給的爱国者;

——宣称莫三鼻給各派爱国力量必須联合起来。

第六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保留这样的权利:

——同在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其他国家进行反殖民主

①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成立于1960年，曾参加1961年4月在摩洛哥的卡薩布兰卡举行的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织会議。該盟主席是阿德林·格万貝。——譯者

义斗争的其他組织結成統一陣线，同葡萄牙殖民主义作斗争，以加速它的全部毁灭；

——加入非洲地区、泛非、亚非和其他以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为目的，以实現各国人民的社会解放的組织。

## 加入条件

第七条——一切年满18岁的莫三鼻給成年人，同意党章党纲，并保证在日常行动中执行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政策。

第八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每一个成員必須按期交納党費。

第九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每一成員加入一个支部。

## 結构和组织

第十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結构如下：全国—省—区—地区—支部。

第十一条——在全国范围，将成立一个全国委員会和一个中央委員会。省、区、地区各設一个委員会。

第十二条——支部是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基层組织，所有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区都应該建立支部。支部将設有一个书記处。

第十三条——代表大会是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最高机构。

第十四条——全国委員会和中央委員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五条——省、区和地区委員会分别由省、区和地区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支部书記处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六条——全国委員会、中央委員会、省、区、地区委員会和支部书記处对最高机构負責，而且負責具体貫彻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政策。

第十七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把流亡到各非洲国家的莫三鼻給人动員起来并組成小組，小組作为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在国外的支部进行工作。

## 委任期限

第十八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員会，各級委員会和支部书記处的任期。

第十九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結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它的組织的工作方法是由下列原則指导的：

(1)民主精神；(2)集体精神；(3)統一行动；(4)負責精神；(5)批評和自我批評；(6)互助。

## 財　政

第二十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经費来自党員党費、捐款、贈款和正当收入。

## 例外情况

第二十一条——本党章中的例外情况按下列順序解决：

(1)根据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内部总規；

(2)根据全国委員会的意見；

（3）根据中央委員会的意見。

第二十二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內部总規詳細确定了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作用。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內部总規由中央委員会詳細解释、由全国委員会通过，交由代表大会批准。

## 修改和解散

第二十三条——只有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代表大会才可以修改本規章。

第二十四条——只有由代表大会五分之四的代表宣布才能解散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

## 过渡措施

第二十五条——在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将由一个七人組成的中央委員会指导，七个委員是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和五位书記。

第二十六条——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地点临时設在坦噶尼喀达累斯薩拉姆。

## 党　　纲

一、联合和动員住在莫三鼻給和外地的各个阶层的所有莫三鼻給人，不分性别、种族、宗教或哲学信仰。

二、用一切手段为在莫三鼻給清除葡萄牙殖民統治和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影响的一切残余而斗争。

三、同莫三鼻給一切爱国力量一同进行斗争。

四、同为完全独立而斗争的各个亚非国家人民合作，特

别是同葡属殖民地各国人民和爱国組织合作。

五、同全世界所有进步力量合作，并争取各国人民对莫三鼻給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六、争取莫三鼻給祖国的立即和完全的民族独立。

七、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的和民主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所有的莫三鼻給人都将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八、成立一个民治、民有和民享的政府。

九、根据人民意願实現莫三鼻給国家主权。

十、莫三鼻給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以及任何其他方面享有实行自决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十一、莫三鼻給享有統一和領土完整。

十二、消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各种关系。

十三、经济建設和生产发展，以把莫三鼻給从一个殖民地和不发达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上独立的、工业的、发达的、現代化的、繁荣的和强大的国家。

十四、保卫莫三鼻給全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劳动阶級的利益：

——废除强迫劳动制度；

——废除規定莫三鼻給劳工外流到南非和其他国家的协議；

——废除把囚犯派往圣多美种植园和其他国家的做法；

——禁止在对其他葡属殖民地人民或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的殖民战争中使用莫三鼻給士兵；

——不分种族或性别同工同酬；

——保证适当生活水平所必要的最低工資；

——逐步提高经济生活水平。

十五、尊重世界人权宣言。

十六、清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和教育，进行教育改革、大力迅速地消灭文盲。

十七、为莫三鼻給人民的自由与和平进步而发展知识、文化和教育。

十八、建立同人民有密切联系的国防軍：陆軍、海軍和空軍。

十九、禁止在国土上建立外国軍事基地。

二十、不参加軍事集团。

二十一、在尊重非洲大陆各国人民的自由、尊严和政治、经济及社会进步权利的基础上，同这些人民团結合作。

二十二、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領土完整、不侵略、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人民合作。

二十三、尊重联合国組织宪章原則。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XzEwOTExOTYzLnppcA==",
"filename_decoded": "_10911963.zip",
"filesize": 9118668,
"md5": "7ac2818f961547c4258b28ccaac23a04",
"header_md5": "cd0a5b6a0081efa22722c5fe4c669cb7",
"sha1": "1d9dd9fdd4251ac92a62ca691552651104a2908e",
"sha256": "0226c68422061930863c9b11261c3038722d328e8650a9911dbf3eb3a3fbceff",
"crc32": 284859999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931502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35,
"pdg_main_pages_max": 135,
"total_pages": 141,
"total_pixels": 4649164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